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五朝作品选

 **eBOOK**
内网资料 免费下载

流氓

文/五朝

流氓，似乎已经成了啸的一个别名。女孩儿们几乎都这么叫他。其实，把啸叫流氓，实在是一种误会。因为，啸既不流，也不氓。他不过就是喜欢观察观察女孩儿的脚呀，脚腕儿呀和小腿什么的……

这么说吧……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漂亮一些的女孩儿，啸的那一双眼睛，总是先要盯住人家女孩儿的脚看上半年。如果这个女孩儿的脚长得很漂亮的话，他这才会慢慢地往上看……

不过，啸在看女孩儿的脚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用那种偷偷摸摸，或是色迷迷的眼光去看的。他总是用一种很纯净很专注的目光，大大方方地去看。看着看着，啸还会抬起头来，冲那位被看的女孩儿，很温柔，很纯洁，很天真地微微一笑……

当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那些被他用纯净和专注的眼光看过脚的女孩儿，最后回敬他那温柔纯洁天真一笑的时候，往往都只有两个字，要么是“有病”！要么是“流氓”！

……

那年快放暑假的时候，一次啸和菁，眉，两个女同学，下午偷偷地溜出校门去蹦迪。刚走出校门不久，迎面过来了两位长得很漂亮的姑娘……

或许是这两位姑娘，本身也知道自己长得很漂亮的缘故吧。走在路上，挺胸抬头，目不斜视，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显得非常的孤傲和冷艳……

菁和眉也都有些看呆了……悄悄地说，哇赛，真漂亮……

其实，菁和眉也都很漂亮。啸，在很早以前就说过，眉是一种传统的美--庄重而典雅。让人有一种想娶她为妻的欲望；而菁则是一种现代的美--清醇而性感。让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大概是发现了有人在注意她们……或者是，她们真的要等什么……两位漂亮姑娘走到菁和眉的跟前儿的时候，停了下来……当然仍是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似乎根本就无视菁和眉的存在……这种小小伎俩通常是一些漂亮的女孩儿，在对付和自己一样漂亮或者比自己更漂亮的女孩儿时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啸，仍同往常一样，从一开始就全神贯注地盯着两个漂亮姑娘的脚在看。这会儿人家姑娘停了下来，啸也跟着停住了脚步……

已经入夏了，天气很热。两位姑娘穿着两件几乎完全相同的墨绿色的长长的连衣裙。连衣裙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条窄窄的腰带，松松垮垮，很随意地系在姑娘腰以下大约五六公分，那个叫胯的地方。姑娘的脚上，穿着一双制作精巧，样式相同的高底凉鞋。这是那年夏季，在这个城市的女孩儿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款式。

走吧……菁对啸说。当心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

是啊，别看了。再看啊，我们菁姐可要吃醋了……眉也在一旁说道。

啸，没说话。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那两位漂亮姑娘，好像在无意间瞥了一眼啸……脸上随即有了一丝不解……她们先是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往

自己的脚底下看了看.....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用一种莫名其妙地眼神，望着啸.....

啸，仍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位姑娘的脚.....

两位姑娘又一次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她们似乎明白了什麼.....于是，异口同声地冲着啸轻声地骂了句，流氓！有病.....

旁边的菁和眉，也都捂着嘴笑了起来.....那两位姑娘的脸明显的有些红.....

.....啸抬起了头，对着两位姑娘微微一笑.....真美！

有病！流氓！两位姑娘狠狠地骂了句，转身走了.....

.....菁和眉，笑的几乎直不起腰.....啸啊啸.....看来啊，你这流氓的罪名，今生今世.....怕是再也难以洗刷干净了.....

啸笑着说，如果这样也叫流氓的话，我到是很愿意做这样一个流氓.....

.....真是有病呐.....

有病？呵呵.....这世上谁又没病呢？不是吗？我喜欢欣赏女孩儿的脚，和别的人喜欢欣赏女孩儿的脸啊，大腿啊，呵呵，还有屁股啊，胸部啊，有什麼区别？难道那些人就没病吗？况且那些人，通常都是用一种色迷迷的眼光，偷偷摸摸地去看.....不，应该是瞄.....我，呵呵.....比他们坦荡.....

嗨，你还有理了.....菁说：那你说说，女孩儿为什麼不骂别人流氓，而总要骂你流氓呐？

啸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般女孩儿的内心，都会有一种冲动，她们渴望被异性或者是同性所注视：这种冲动有时表现的很明显，有时则刚好相反.....

别扯那麼远，就说刚才的那两个女孩儿.....

啸笑了.....呵呵：更简单：她们也和一般女孩儿一样：知道自己的容貌和身材都很漂亮，很美.....但她们平时肯定忽视了自己的脚.....当然她们的脚其实也是很美的.....她们不会想到有人会去注意她们的脚：由于她们忽视了自己的脚，心里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准备.....所以，当她们发现有人在注意自己的脚的时候.....便会感到浑身的不自在：她们无法断定别人是在用一种什麼样的眼光和心情，在注意她们的脚：是欣赏？还是嘲笑？她们不能肯定.....因为她们对此，不是那麼自信：于是，她们脱口而出骂我一声，流氓：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菁说，你真会狡辩.....

眉说，没错，就是狡辩。

啸说，这不是狡辩：你想想，我要是盯着她们的脸看，她们还会骂我吗？肯定不会：非但不会骂我，呵呵，可能还会觉得很满足，很得意：洋洋得意之后：搞不好，还会冲我抛一个媚眼呢.....

做梦去吧.....

啸说，你别不信，很有可能：漂亮的女孩儿总是这样.....她们一般来讲，不会介意别人去欣赏自己的长相.....因为她们对自己的长相有自信：有时.....她们反倒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欣赏.....能被人欣赏，总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满足：人既然感到了满足.....那麼抛个媚眼嘛，就不会是什麼大的问题了.....

啸，我算是服了你了：眉说：现在我才明白，你是怎麼把我们菁姐给骗到手的.....

我说的都是真理。啸说，绝没有骗人的东西。呵呵，信不信由你们……一个腿有残疾的人，你如果老是盯着人家的那条腿看……人家肯定会不高兴……

行了，行了……不听，不听……菁捂住耳朵，对着啸直嚷嚷……

好，好……不和你说了。啸转过身对眉说，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眉，看了看菁……笑了笑，没吭气儿……

哈哈……眉啊眉，你可真是菁的好妹妹啊……好好。我也不问你了……啸又对菁说，刚才的那两个女孩儿身上唯一不足的是……嗯，皮肤太白了……

胡说！女孩儿皮肤白还能算是缺点？这次菁和眉几乎是异口同声质问啸。

哈哈，这个你们就不懂了。啸笑着，摇了摇头。

强词夺理……菁有些纷纷然……

别急。你们听我说。皮肤白的女孩儿，可爱是可爱。啸顿了顿……但不性感……

你说啥？眉睁大了眼睛……

皮肤白的女孩儿不性感。啸又重复了一遍。这可能是一个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问题……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为什麽……只是……一种感觉……

一个女孩儿，可爱一些不好吗？眉问。

好是好……但有时候，对一个女孩儿而言，性感，比可爱更重要……

谬论。纯粹是谬论。菁说。

呵呵，还是那句话，信不信由你。

那你说，为什麽还有那麽多的女孩儿，要想法设法漂白自己的皮肤呢？眉问。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啸说，女孩儿应该清楚，自己为谁而美。许多女孩儿都不愿承认自己是为异性而美。有的女孩儿是出于害羞不愿承认，而有的女孩儿不承认，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清楚……

眉说，我还是没听明白……

女孩儿只有明白了自己为谁而美，才能真正地美起来。应该记住，作为男人，最终爱的是那种，既可爱，又性感的女孩儿……清楚了吧？

眉，还是摇摇头……

不听，不听。一派胡言……菁拉起眉，径直往前走了……

哈哈，你们害怕真理……啸加快了步子，追了上去……

二

啸对女性的美，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女性身上最可爱的地方，在脚。其次是脚腕儿。下来是小腿。再下来才是脸蛋儿……

啸说，如果一个女孩儿，脚，脚腕儿和小腿长得好，完全可以弥补脸蛋儿的不足。而脸蛋儿长得好，却不能弥补脚和脚腕儿，以及小腿的不足……

亮说，你这是变态……

啸，笑了。宋代女人以瘦为美，清代女人以脚小为美，这些你都可以说，他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但唐代该不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吧？唐代的女人以胖为美，又作何解释呢？还有，现代的女人时尚减肥丰乳，又作何解释呢？难道这些也都是病态？

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亮作揖告饶。如果有两位女孩儿站在你的面

前。一位女孩儿的脚，脚腕儿，以及小腿长得好，而脸蛋稍逊一筹；另一位呢，脸蛋儿长的漂亮，而脚，脚腕儿以及小腿却长得不好。让你选择的话，你将作何选择？

啸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宁可要那位脸蛋儿，稍逊一筹的女孩儿。也决不会选择那位，只是脸蛋儿长的漂亮的女孩儿……

哈哈，我真服你了。亮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脚，脚腕儿，小腿美的标准是什麽？

啸呵呵一笑说，等毕业以后，再告诉你……

为什麽？

省得你现在就和我争风吃醋啊……

流氓，流氓，名副其实的流氓……

不吹牛，我能从女孩儿穿的皮鞋上，判断出这个女孩儿的脚型……

怎麽判断？

这个可以告诉你。啸有些得意。我是根据女孩儿穿的皮鞋的形状和她皮鞋上现露的皱褶，以及她的鞋底磨损程度，来判断的。而且，误差极小。信不信？

啸啊啸，你可真是个流氓……

呵呵，流氓就流氓吧。啸说，索性我就再给你上一课。给你讲一讲女孩儿的分类……

应该叫，一个流氓眼里的女孩儿。亮说。

啸说，一般来讲，女孩儿可以分为四大类，十六小类。六十四小小类……

亮说，靠，够玄乎的……

别打岔。啸说，先说四大类。一是漂亮的女孩儿。二是性感的女孩儿。三是既漂亮又性感的女孩儿。四是不漂亮也不性感的女孩儿……漂亮的女孩儿未必性感。而性感的女孩儿也未必漂亮……

没错。亮点点头。

对不同的女孩儿，你会有不同的感觉--漂亮的女孩儿，你想和她做朋友。性感的女孩儿，你想和她上床。既漂亮，又性感的女孩儿，你想把她娶回家入洞房。不漂亮又不性感的女孩儿，你对她没有任何感觉。有的男人往往把她们视为自己的同性。或者，根本就无视她们的存在。

老一套，老一套。亮说，来点新鲜的……

好吧……听好了，漂亮女孩儿，又分为四小类。一是……

啸正欲讲……眉，推门进来了……

亮，连忙起身……哈。眉来了……快请坐……

不坐了。我就给啸说一句话。眉说。菁让你去老地方。现在。

今儿的课，先上到这儿……

……

菁说的老地方，实际上，也就是校园里靠近人工湖的那片小树林。

啸老远就看见，菁一个人懒洋洋地靠在一棵小树上。他快步走了过去……

菁说，晚上有空吗？

啸说，有啊。

菁说，咱们晚上去那儿吧……

啸说，好啊……几点？

菁说，还那个时间。

OK.....啸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坏笑说，记着带上那个.....
人家有事找你谈.....菁的脸有些红了.....你就知道那个.....
哪个？啸，继续坏笑着问.....
那个！菁，也忍不住笑了.....
啸收住了一脸的坏笑，一本正经地说，哦.....那个。
装蒜．我先走了．晚上别让我等你啊.....
呵呵，我等你！
菁看了看四周说，亲一下.....
啸，轻轻地吻了菁一下。
还有这边.....菁又把另外一边脸，凑了过去.....
.....今天来给我们做模特儿的那个姑娘，真美．啸说。
菁一愣，收回了脸.....流氓.....转身，走了.....

三

.....火，渐渐地熄灭了．啸趴在菁的身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菁，也睡着了.....
天，已经黑了．还飘起了雨.....
过了许久，菁醒来了，她轻轻地说，啸，你压死我了.....
啸只是微微地挪了挪身体.....
菁说，死鬼，你想压死我啊？
哦，啸从菁的身上翻了下去，躺在菁的身旁，继续睡着.....
醒醒，醒醒.....菁捏了捏啸的鼻子。
醒.....醒.....菁边说，边对着啸的耳朵吹气.....
啸，睁开了眼睛，几点了？
快九点吧．菁看了看表说．差十分。
啸，轻轻地摸着菁的脸，下雨了？
下雨了．菁摸着啸的胸膛.....
真好.....
什麼真好？
下雨真好。
菁慢慢地趴起来，用嘴唇，轻轻地在啸的隆起的胸脯上来回摩擦着.....
啸也开始用指尖，在菁坚挺的乳头上，轻轻地划着.....
啸，我还想要.....菁附在啸的耳边，喃喃地对啸说。
啸，爬起身来吻菁的乳房．他用舌尖不断地拨弄菁小小的乳头.....
菁的呼吸，又变得急促起来.....
啸起身，换了个方向．头冲着菁的脚，伏下身来，把菁的早已膨胀的乳头，完全地含在自己的嘴里.....
菁在啸的身体下边，也用舌尖舔着啸的胸脯.....
菁和啸互相爱抚着，俩人的呼吸，都变得更加的急促了.....
啸的手，伸向了菁光滑的大腿.....
菁也用自己的手，抚摸啸的全身.....
啸用牙齿轻轻地咬着菁的乳头.....
疼.....菁呻吟般的叫了一声.....随即将自己的胸部高高地挺起.....
啸，心领神会地一口把菁的浑圆的乳房，全都含到了自己的嘴里.....
菁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她的两条腿，紧紧地绞在一起。

咬我……菁呻吟道。

你不是说疼吗？

嗯，我要你咬嘛……

啸用牙齿轻轻地咬着菁鲜嫩的乳头。菁的乳房不是很大，但很饱满。乳房的前半部，坚挺地向上翘着，显得极富弹性。菁的乳头，也是小小的。但，只要啸用舌头轻轻一碰，她就会立刻弹起来……乳头的四周，还会隐隐约约地显出许多小小的红红的疙瘩……

啸，我要你……

我也要你。菁……

来吧，啸。快点……

四

……火，又一次，慢慢地熄灭了……

啸这次没有了睡意。而菁却静静地睡着了，嘴角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啸起身，点着了一支烟，靠在床上，透过柔和的灯光，静静地欣赏着菁的身体……

菁的脚，白净细长。脚趾，笔直饱满。五个脚趾，由小至大，依次递增，没有忽高忽低。更没有那个趾头，出奇地长，或者出奇的短。脚趾尖微微地向上翘起。更让人有一种想亲吻她的冲动。啸说，这是一双完美的脚……

应该说，菁的身体，是无可挑剔的。修长而健美。尤其是那一双腿。这是东方人少有的一双腿--比上身长了许多。

啸始终认为，由于东方女性的腰部，普遍地比较长。因此，她们的臀部都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向下坠。而臀部的下坠，使得再高挑的东方女性，也都显得身长而腿短。看看那些时装模特儿。啸说，当她们穿着裤子或裙子的时候，很美。可一旦她们穿上泳装的时候，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记得第一次单独和菁在一起，也是在这里。当菁站在啸的面前，慢慢地抬起腿，羞涩地脱掉了身上最后的一件衣服的时候。啸惊呆了。他几乎马上就要推翻自己一贯所坚持的那种对东方女性腿的认识。

因为菁的腿真的是太完美了。笔直而柔和，尤其是菁的小腿部分，修长动人。啸说，只能用美妙两个字来形容。

我的腿美吗？这是菁脱完了衣服，说的第一句话。很显然，菁对自己的美，也是很清楚的。

美……美得不可思议。啸几乎是脱口而出。

当他们完成了他们之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之后。啸呆呆地问道，菁，你的家族，不会有异邦的血统吧？

什麼意思？菁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的腿……为什麼会那麼美呢？啸问。

菁天真地摇了摇头……

于是，啸便如此这般云山雾罩地给菁讲了起来……菁听得是目瞪口呆……啸……你怎麼净研究这些……

呵呵，这可是我的专业啊。啸喝了口水，接着说，你也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男性的身体……

流氓。谁要研究你们这些臭男人？菁有些不屑一顾。不过，我喜欢高高瘦瘦的男孩儿……

象我这样的吗？啸笑嘻嘻地说。

臭美 .别自我感觉太好.....菁吻了一下啸说 ,我觉得 ,男孩儿不能胖.....要胖了,就特恶心.....菁搂住了啸的脖子 .低声地问啸 ,你知道 ,男人最性感的地方在哪儿吗?

在哪儿?菁的这个问题,还真把啸给问住了.....

不知道吧?菁调皮地笑了笑,我告诉你吧.....是小腹.....和屁股.....嘻嘻.....不准笑我 .我说的是真的.....男人的屁股不能大 .要.....结实.....

没看出来.....还挺有研究的嘛.....还有吗?

嗯.....还有,就是嘴巴,鼻子.....

哈哈,你也是由下往上看啊?

菁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咬死你.....

咬,还是要?

菁,红着脸说,又咬.....又要.....你,真坏。

五

菁,翻了一个身,把手和腿搭在了啸的身上 .啸看了看表,已经十点多了。

喂,醒醒,菁 .啸摇了摇菁 .懒丫头,咱们该回去了,别让你们宿舍的那位老保姆发现了 .起来了,起来了.....

嗯,不.....菁伸出双手搂住了啸 .咱们今天就不回去了吧 .好吗?

啸想,这女孩子,一旦要是想开了,胆子啊,可真比男孩子大多了.....不行 .得回去 .别惹出什么事儿来.....啸说。

嗯,我不嘛 .你也不准走 .菁把啸搂得更紧了 .你怕了?嗯?菁睁开了眼睛 .管她呢.....

我不怕 .是怕你.....啸说。

嘿嘿.....我不怕 .菁调皮地笑了一下,伸过头去,亲吻啸的耳轮 .我就不怕.....

啸的心里,被菁潮湿的吻,撩拨的痒痒的.....你.....你真的不怕?

不怕!就不怕!菁翻身骑在了啸的身上,用自己的舌尖,在啸的脸上和脖子周围不断地划着圆圈.....

疯丫头 .啸说着,一翻身,把菁压倒了身下,开始疯狂地亲吻菁的乳房 .肚脐 .腿.....

菁,不断地喘着粗气,手在啸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那个.....没有了吧?啸忽然停了下来,问菁。

不要它了,没关系.....菁说。

那不行 .啸坐了起来。

嗯,不嘛 .菁又把啸紧紧地抱住 .我不管 .我要.....

不行,没那个不行 .绝对不行 .啸很坚定。

为什么?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没事,我刚刚来过.....

那也不行。

我恨你 .我恨你。

恨我,也不行。

不理你了 .我睡了.....菁扭过身去,真的不理啸了。

傻丫头,这是为你好.....

谁理你？

今天真的不回学校了？啸问。

不回了，不回了，就不回了。少烦我，我，要睡了。菁真的有些生气了。

还是回去吧。这样不好。啸摸着菁的脸，劝着菁……

少来这一套。我就要让别人都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你怕，我不怕。

听话，别这样。好吗？啸说。傻瓜。我怕什么呀？关键是你……

我不让你管。

起来！啸有些生气了。

菁还是没动……

起来！听见没？啸吼了一声……

菁有些吃惊，她转过脸来，呆呆地望着啸……

啸，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严厉了……他有些不安……对不起，菁……

菁坐了起来。一句话不说，开始默默地穿衣服……

生气了？啸边穿衣服，边问道。

菁，还是不说话……

两人穿好了衣服，走出房门……

雨，还在下着。虽不很大，但路边有些地方还是积满了水，雨点打在上边，溅起点点水花儿……

啸说，别生气了，好吗？

菁，不说话。

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不时地有几辆出租车停在啸和菁的身旁，司机伸出头来问一句，要车吗？啸摇摇手……出租车便一溜烟地开走了……

要不，咱们坐车吧？别着凉了……啸说着，脱下了自己的T恤衫，搭在了菁的头上……

菁，不说话。

对不起……

菁，还是不说话。

对不起……菁。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菁，还是不说话。

两人沿着路边的屋檐下，走着……啸，光着膀子，忽然觉着有些冷……

菁，我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菁没说话，只是停住了脚步……

一匹马，一匹骡子，并排站在一起。你知道那匹是马，那匹是骡子？啸一本正经地问道。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请你一定要回答。

菁没说话，默默地往前走着……

请到学校之前，一定回答我，好吗？

……

一路上，菁和啸，就这么默默地走着……

学校，已经快到了……雨，也下的越来越小了……

菁，别生气了，好不好？

菁停住了脚步……

对不起……求你了。啸的声音又有些高了……

哈哈哈哈哈……菁，突然笑了起来。转过身，一下子扑到了啸的怀里。哈哈……

啸，有些回不过神儿来……
哈哈，和你开玩笑呢……菁竟笑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菁，你要知道，这样会吓死人的？啸说：坏丫头……
对不起……菁，热烈地亲吻着啸的脸。对不起……快把衣服穿上，别着凉了……
哈哈，你可真是假惺惺的。看看，这衣服现在能穿吗？跟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啸，你真好……
啸和菁，在路边，互相亲吻起来……
好了，你先进去吧。菁。
好吧。菁刚转过身，要走……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转过身来……
怎么了？啸问。
我还没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呢……
不用了……
那，你告诉我……
好吧，听好了。啸说：马的旁边是骡子，骡子的旁边是马……
啊？你骗我？你坏……菁又跑回来，抱住了啸……
雨，又下大了……

六

啸躺在自己的床铺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下铺的亮上了趟厕所，回来小声问啸，嗨，哥们儿，今儿的感觉如何？
准保又多了一些经验吧？赶明儿，再给我上上课……
呵呵，这些经验，概不外传。
亮，笑了一下，躺下睡了。
雨点拍打着宿舍的窗户，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看样子，雨是越下越大了……
啸，躺在床上，迷迷糊糊，迷迷糊糊……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模模糊糊的女孩儿的身影，出现在了啸的面前……
看不清长相……
啸想，是谁呢？红红的裙子……有点像，茜；高挑的身子……却有点像……像……像今天新来的那位女模特儿……
她……怎么会来？
啸有些激动，他迎了上去……
女孩儿却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停了下来，女孩儿也跟着停了下来……
远远地望着他，好像还在微微地笑着……
啸，还是不能肯定这个姑娘是不是那位女模特儿。仅仅有点像……他想走过去……女孩儿，又离他远了一些……
啸不走了。他静静地望着……忽然，从女孩儿的背后，交叉着射出了两道白光。很强……
女孩儿身上穿的鲜红的裙子，也被照的有些发白了……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样，啸看到了一双红红的眼睛……
茜……是茜。一定是茜。那双红红的眼睛……
啸，不顾一切地奔了过去……他想喊，却怎么也喊不出声……
女孩儿刚刚待过的地方，隐隐约约的，只留下了一个鲜红的背影。眼看

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什麼也没有了……消失了，消失的无影无踪……

啸，想哭。想放声痛哭……然而，他却无法哭出来……于是，他只能干嚎……翻来覆去……

啸终于被自己的嚎声，惊醒了……他睁开了眼睛……

雨，还在外面不依不饶地下着……

茜。你在哪儿啊……还好吗……啸的眼睛，真的有点湿润了……

茜，是啸小学时的同学。后来两个人上了中学，虽同校，但不同班。啸记得，在他们小学同学的那几年中，茜，似乎从来也没单独和他说过一句话……

……上了中学，两个人不同班。彼此之间，就更没有说过什麼话了。甚至连碰个面的机会也都很少……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茜最后竟成为了啸的……第一个女孩子……

两个从表面上看，毫无一点关联迹象的人，却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时刻，并且是于漫不经心之间，彼此竟都为对方在其人生历程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啸没有想到。啸想，茜也一定不会想到。

别人都说，一个人一生中，第一次和异性的亲热是铭心刻骨的。啸想，我自己的第一次又是什麼呢？紧张？对，是紧张。紧张之后，便是深深的自责。而且，这种自责，可能会伴随我的终生……

也许少男少女们，在自己情窦初开的时候，都曾于紧张和羞涩之中，甜蜜地幻想过自己未来的第一次……都曾于冲动和迷失之中，精心地设计过自己未来的第一次……

纯洁……美好……浪漫……

然而，历经沧桑之后，才忽然发现，当初自己的那些幻想，那些个设计，都是那麼地幼稚……因为，一切发生的，都是那麼地突然，那麼地令人沮丧，那麼地无趣……

似乎，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或者说，都是在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时刻，突然间就发生了……令人那麼地无措……虽说，多了一些刺激……但，却缺少了一些想象中的精彩和美好……

于是，第一次，总是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遗憾……甚至是哀怨……

啸和茜的第一次，发生在他们快高中毕业的时候……

那是一个夏天。刚入夏。天气已经很热了……一天，一个非常偶然机会，让啸和茜，单独呆在了一起……

啸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天究竟是因为什麼，他和茜被数学老师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只记得，那天。茜，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很合身，也很漂亮。茜的脚上，穿着一双系带的黑皮凉鞋……

老师出去了，他们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着老师……

啸手里玩弄的钢笔，不小心掉在了茜的脚旁。茜和啸同时弯下了腰……好像两个人的头，轻轻地碰了一下……

两个人都笑了……茜的脸，红红的。笑的样子，很甜……

也许是有紧张，啸的钢笔又一次掉在了地上。在啸弯腰去拾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茜的脚丫，非常地好看……

他的脸悄悄地红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茜也有点莫名其妙……

老师和他们谈完话。啸和茜，出了校门。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第一次，

彼此之间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从小学时的轶事趣闻，一直谈到现在各自的高考志愿……

茜说，嘻嘻，我一直以为，咱们小学快毕业时，经常给我书包里塞纸条，约我看电影的是你呢……

啸说，向毛主席保证，不是我……

茜说，四年级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还给我的书包里，塞过一个小钱包……

你也怀疑是我？

茜，调皮地一笑……

哈哈，我没那麽流氓吧？

嗯……难说……嘿嘿……

啸说，我现在明白了，所以你就一直不理我，是吗？真是悲惨的世界……

不是你，那会是谁呢？

哈哈，我不知道。总之，不是我。千古奇冤……千古奇冤……

茜说，嘿嘿，你是窦娥……

啸，忽然觉得，自己有了一种令他不安的冲动……

两个人就这麽说着笑着走着……啸和茜都觉得很开心……

到了啸的家门口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分手的意思。于是两个人就站在楼道口接着闲谈……

四周很静……楼前的一片绿草坪上，有几只小鸟在欢快地跳来跳去……

茜不时地笑出声来。红色的连衣裙，映衬着茜娇嫩白皙的脸庞，显得格外的清醇娇媚……

啸说，我才发现，你的脚丫儿，长的那麽漂亮。

茜说，是吗？我怎麽没觉得呢？哪儿漂亮？

啸说，脚指头那麽直，还有些翘……

茜说，不都这样儿吗？

啸说，才不是呢。我们班的娜，她的那个脚，简直就是一个残废。大拇指朝里拐，旁边还鼓出那麽大一个包来。那种脚，就不要穿凉鞋……

茜说，你怎麽光注意人家女孩儿的脚呢？嘿嘿，真不害羞。还说自己没那麽流氓呢……

脚不是让人看的吗？啸说。

脚是用来走路的啊。茜说。

那脸呢？啸问。

不和你说了。我知道，你下来想说什麽。茜说。

要是有人开一个专门给女孩子的脚美容的什麽什麽店呀院呀的话，我想生意一定会不错。

神经病。脚就那麽重要？

当然你不觉得什麽了。因为你的脚长得漂亮嘛。可有许多人就需要给自己的脚美美容。对了，还有咱们数学老师的那双脚，那叫一个丑陋……

哈哈……茜大笑起来。你好坏啊。竟敢说老师的脚……哈哈……

茜，鲜红的连衣裙，在热风中，摇曳……

到我们家坐会吧。啸说。

你家里有人吗？茜问。

就我奶奶一人在。我爸我妈，今晚有事，可能很晚才回来。啸说。

那好吧.....

七

啸现在怎麼也想不起来，俩个人进了门之后，是怎麼发展到互相开始有了亲昵的举动.....

是谁先主动的.....是茜.....还是我？

啸只记得，他是站着把茜拥到自己怀里的。他的身子不住地颤抖，似乎马上就要到下去。根本无法控制。茜也一样。只是颤抖地更厉害.....

后来，啸笨拙地亲吻了茜的嘴唇。茜，微微地张开了嘴巴，还把自己的舌尖儿，送到了啸的口中。啸发疯般地吮吸着茜带着丝丝甜意舌和唇.....

茜，颤抖地更厉害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啸突发异想，他用激动的声音说，茜，把你的口水给我吧。我要.....

茜便温顺地把自己的口水，一点一点，流进了，啸的口中.....

于是，俩个少男少女，更加地激动了.....

茜，把啸搂的紧紧的。紧紧的.....

许多年后，啸仍然能清楚地回味起，当时茜嘴里的那种淡淡的甜味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要一看见那种有点甜的矿泉水，马上就能想起茜.....

.....啸把茜放到了自己的床上。俩人亲吻着的嘴始终也没有分开.....

啸，隔着衣服，感觉到茜了的胸脯.....鼓鼓的.....他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手，一点一点地放在了上面.....

茜的身体，微微地一抖.....啸的手，一动也不动.....就那麼放着.....茜的心跳，在加速。啸的心跳，也在加速.....

啸和茜，都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他们开始有点不安，有点害怕了.....

茜说，啸，别这样.....

啸说，好，别这样.....

茜和啸，都坐了起来。低着头。都有点不敢看对方.....

对不起。啸轻声地说。

茜，没有吭气儿.....

两人就这麼坐着，沉默了许久.....

.....茜，我.....啸说。我还想亲你一下.....

茜，没有吭气儿.....

啸，慢慢地把自己的手，搭在了茜的肩上。茜，也不由自主地把头一歪，靠在了啸的肩上。微微地闭上了眼。丝丝香气，从茜微微张开的嘴里飘出.....

啸，轻轻地吻着茜.....

茜，闭着眼.....

啸说，茜.....你真香.....

茜，悄悄地把啸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上.....

.....茜的这个举动使啸像一头被放出笼的野兽.....他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茜的乳房上用力的抓了起来.....

茜，闭着眼.....啸，轻点.....你真坏.....

啸，把自己的脸，贴在了茜的乳房上。隔着衣服，用鼻子贪婪地嗅着，从茜的身体上发出的阵阵清香.....

茜，闭着眼。像一只羔羊.....

啸说，我快疯了……
茜说，我……也快……
啸，又一次，紧紧地抱住了茜……
茜，用自己的腿……缠住了啸……
茜，我想……把你的衣服……解开……
别……别……茜闭着眼……
不，我就要。啸说。
我不……茜闭着眼……
就看一下。求你了。茜……
茜，不吭气儿……
啸，把茜的身子，轻轻地搬了起来……他准备，去解开茜红色的连衣裙……
别……茜闭着眼……
茜的连衣裙，被解开了……啸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才能脱下茜的连衣裙……
茜闭着眼，似乎是下意识地，稍稍转了一下身……
于是，啸趁机把茜的那件红色的连衣裙，从茜的上身脱到了茜的腰际……
一条洁白的乳罩显露了出来……这是啸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麽近的距离，看见女孩儿的乳罩。他有些目眩……
茜仍然闭着眼……在啸脱下自己连衣裙的那一刹间……茜只是用一双手，下意识地护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啸，温柔地拿开了茜护在自己胸前的双手……隔着洁白的乳罩，如痴如醉地吻着茜的乳房……
茜再未作任何的抵抗……她扭动着身子，发出了一阵阵的呻吟……
……茜的身体，是那麽地洁净……那麽地无暇……温热……馨香……
啸忽然一把掀开了茜的乳罩……也许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去掉茜的乳罩，所以他只是把茜的乳罩往上掀了开来……
茜，这一次没有再用手去护自己的胸……而是本能般的抱住了啸，紧紧地。紧紧地……
这时的啸，已经真的发疯了。他推开茜……
于是，他又一次，惊呆了……茜的乳房，完全地裸露在了他的眼前……
茜，乳房上的那两片粉红色的花瓣和花瓣中间的蕊……那麽地醒目……那麽地娇嫩……
他现在已无法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他当时的那种复杂的感觉了……
他只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心里的那团火已经熊熊燃烧……无法遏制了……
他要撒野……他要不顾一切地撒野……他要把茜完全地融化在自己的心里……他要吞噬茜……他要吞噬茜的一切的一切……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茜的乳房……他的手在不住地发抖……他用嘴，吮吸茜鲜嫩的乳头……他的嘴，也在不住地发抖……轻轻地……轻轻地……他唯恐自己不小心，弄破了什麼……
茜的身体，是一付完美的画……不。比画，更美丽，更动人……
茜，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的反抗的能力了。她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或许她原本就不准备做什麼抵抗。她，闭着眼。温柔地抚摸着啸的头发，还不时

地亲吻一下.....她的手，在发抖。她的嘴，也在发抖.....

啸不断地亲吻着茜的颈项.....双乳.....小腹.....肚脐.....就像一只贪婪的猛兽.....

他的手，也在不断地搓揉着，茜的双臂.....茜的双乳.....越来越猛烈.....

茜，忽然，浑身一机灵.....她觉得，有个什么东西紧紧地顶住了她的下身.....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想反抗.....可，已经没有了力气.....她只能把自己的两条腿，紧紧地绞在一起.....

她觉得，啸在用力的，想扒开她的腿.....她抗争着，努力地抗争着.....但，她没说一句话.....她觉得，自己已经快顶不住了.....她觉得，她的腿，已经被啸扒开了.....

这时，她竟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她的心里一阵松弛.....她知道接下来还会再发生些什么.....她的心里甚至渴望接下来能再发生一些什么.....

她觉得，啸开始在手忙脚乱地脱她的内裤了.....她又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她想反抗.....但她明白反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茜的内裤，已经被啸，脱掉了.....茜飘飘忽忽的，内心里又是一阵轻松.....轻松的她，甚至在啸把她的内裤褪到自己的脚踝的时候，竟下意识的轻轻地抬了一下脚，帮着啸完成了这一步.....

.....

啸，喘着粗气.....手，哆哆嗦嗦.....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什么想法了。他的脑子里，充满了一种欲望。一种男人的欲望。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恐惧。有的只是一点点疑惑，一点点对自己的疑惑.....自己行吗.....

就是这一点点的疑惑，使他有过一瞬间的迟疑.....而这一瞬间的迟疑，也使得他更加地手忙脚乱.....他已经是汗流浃背了.....他寻找着.....象只无头的苍蝇.....他忽然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泄气了.....于是他更加慌乱地去寻找.....

啊.....！茜惊叫了一声.....

啸，听见了茜的惊叫，他吃了一惊.....同时，他也感到了一阵轻松.....他觉得自己成功了.....

疼.....

啸，发疯般的亲吻着茜.....他的心里，充满了幸福.....温热的感觉。这种在梦中曾有过的感觉.....让他陶醉.....他觉得.....自己飘了起来.....于是，他僵硬地挺着，一动也不敢动.....他怕过早地失去这种美妙无比的感觉.....

疼.....茜的声音，大了一些.....

啸，疯狂了，彻底地疯狂了.....茜.....茜.....茜.....啸的嘴里不停地喊着茜的名字.....他几乎要流泪了.....

啊.....！

疼.....茜使劲地弓起自己的腿.....一双手，拼命地抓着，啸的头发和啸的后背.....

啸.....

八

.....这就是啸和茜的第一次。记得那天完事后，茜哭了，哭得很伤心.....看到茜哭了，啸的脑子，翁的一下，就大了。已经冷静下来了的他感到

有些无措。他不知道该对茜说些什么……

当茜哭着去卫生间的时候，啸发现茜刚才呆过的地方，有一小团鲜红的东西……看上去，像一瓣红色的玫瑰……

啸，真的慌了……

茜，在卫生间里呆了很久。啸隐隐约约地听见了茜压抑着的抽泣声……低沉哀怨……

啸觉得很难受……他，呆呆地坐在床边……他害怕，他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恨自己。他恨自己刚刚为什么要那么干。他甚至想，如果茜不能够原谅他，他就会去死……

他真的很害怕……

年迈的奶奶，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了。啸听见奶奶在敲自己房间的门……他没有应声……然后他又听见奶奶嘟囔了句什么，就又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

已是下午五点多……

卫生间里没有任何声响。啸想进去看看……茜会不会在卫生间……那里有爸爸剃胡须用的吉列刀片，还有妈妈用的小剪刀……还有……

啸，越想越怕。不行，我得进去看看……

茜，出来了。脸上已经没有了泪痕。眼睛红红的。她一句话也没说。当她看见床边的那朵红红的玫瑰的时候，只是略微地迟疑了一下……

啸看见了，茜的眼睛中，又盈满了泪水。但，茜就是没有让它流下来……

啸说，对不起。

茜，轻轻地摇了摇头……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啸说，我恨我自己……

茜，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啸说，茜，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茜默默地拿起自己的书包……然后，又看了看床上的那朵玫瑰，转身去开门……

茜……啸叫了一声……

茜，扭过头来，茫然地望着啸……

啸，看见了一双红红的眼睛……

两个人，就这麽互相地望着，谁也没有说话……

茜，慢慢地走了过来，双手抱住了啸……

啸，哭了……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

茜，也哭了……

啸，没有说话……

茜，也没有说话……

……茜，穿着红色连衣裙的茜……在出门的时候，回头又望了啸一眼……

啸，又看见了，茜的一双红红的眼睛……盈满了泪水。但没有流下来……

……

……在以后的日子里，茜有意地躲避着啸……在学校，甚至在茜的班里，啸找过茜许多次。但，茜总是有意地回避着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啸苦苦地等过茜。但茜总是不和他说一句，就离他而去……

……多少次，啸说，茜，对不起……我会对你负责的……

茜，总是用一种哀怨的眼神望着啸……仿佛在说，啸……别说了……求

你.....

.....从此，啸和茜，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

再后来，俩人都毕业了.....啸考上了本地的一所有名的艺术学院，茜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从此啸和茜，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当初的那段时间里，啸经常做梦，梦见茜.....

.....茜红色的连衣裙.....

.....茜留在床边的那朵鲜红的玫瑰.....

.....茜饱满坚挺的乳房.....

.....茜娇嫩可爱脚丫儿.....

.....茜红红的眼睛.....

每当茜那红红的眼睛，出现在啸的眼前的时候，泪水就不由自主地从啸的眼睛里涌出来.....于是，他的耳边便会响起茜的声音.....那麽亲切.....那麽震撼人心.....

.....茜爽朗的笑声.....

.....茜急促的呼吸声.....

.....茜娇人的呻吟声.....

.....茜撕心的喊声疼.....

.....

茜的一切，都是那麽地真切，仿佛就在啸的眼前.....有时，啸甚至能闻到，从茜身体上发出的那种特有的温香.....茜舌尖的那种柔涩，常常令啸不能自己.....

那个时候，啸，经常失眠，他一方面深深地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茜，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他想和茜再一次地亲密.....为此，他神魂颠倒.....

他幻想着，幻想着和茜在一起的情景.....也许是由于过分地想象，他已经不能清楚地记起茜的乳房，乳头到底是什麽样儿的了，他只知道，茜的一切，都是美的.....

他在梦中，在幻想中，不断抚摸着茜，亲吻着茜.....达到亢奋的顶点.....然后，便又是无尽的悔恨，无尽的自责.....他甚至为此而瞧不起自己.....于是，在啸的心里，有了一片乌云，这片乌云，有时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想茜，越就深深地感到，对不起茜.....

茜，无言的离去，离去时，茜那双红红的眼睛，那一汪没有流下的泪水.....更加深了啸对自己的谴责.....想起茜，啸，常常禁不住，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茜把她自己一生中，最最宝贵的东西，给了他.....他觉得，自己欠茜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今生今世怕也难以偿还，虽然茜并没有要求他偿还，甚至连让他偿还的意思都没有.....但啸明白.....自己这一生，会永远地欠着茜.....

啸心里的这片乌云，一直到菁，突然间闯入到他的生活中之后，才有点散开了.....

九

啸，躺在床上，打开打火机，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我是流氓吗……啸在心里，第一次这样问自己……

……

茜，啸会永远，永远祝福你……啸微微地闭上了眼睛……泪水竟不知不觉地从啸的眼角流了下来……

雨声，从窗外传进来。哗……哗……

啸忽然觉得自己这样，好像有点儿对不起菁了。他擦干了眼泪……心里默默地说了句，菁，原谅我……

啸和菁，对于彼此而言，都不是第一个。更不是第一次。这一点，菁和啸都明白……啸从没问过菁，菁也从没问过啸……

菁，是那种长的非常性感的女孩儿。当然，也非常漂亮。活泼开朗。啸和菁第二次亲密接触的时候，啸，曾对菁说，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有一种想和你上床的欲望。而且非常强烈……

……

上大一的时候，美术系和表演系的同学们在一起联欢。啸和菁，就是在这次联欢会上认识的。菁非常大方地邀请啸和自己跳一曲舞……

菁问，看你的样子，怎么有些忧郁？

啸说，嗨，好厉害的眼睛……

散会后，菁，走到啸的身边，悄悄地塞给了啸一件东西。冲着啸做了个鬼脸儿……

啸回到宿舍，打开菁送给他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一块精制的巧克力……

第二天，菁的老乡，也是啸的同班同学眉，给啸送来了，菁写给啸的一张纸条--嗨。哥们儿，今晚八点，在小树林歪脖子树下见。菁。

眉说，你可一定要去啊……

啸，点点头……

……

那天，菁和啸一起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酒吧……里边的客人不多。气氛很好……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啸，不会喝酒。喝一点，脸就通红。但那天，啸喝了很多酒……

……

我……有时很坏……啸说。

小伙不坏，姑娘不爱……菁说。听眉说，你特喜欢研究女孩儿的脚……

哦，我是流氓……

那，你看我的脚，长的怎么样……菁把自己的脚，伸到了啸的跟前……

嗯，还不错……啸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

哈哈，才是还不错啊……我可要伤心死了……

你穿着袜子嘛……

那我给你脱了……说着，菁真的就要脱袜子了……

别……别……啸有些窘……

哈哈，跟你说着玩儿呢……看把你吓的……

……以后穿袜子……要选择那种浅浅的肉色或是黑色的袜子穿……

为什麼……

嗯……性感。

性感……哈哈……

你.....本身就.....很性感.....

是吗.....从来可没人这样说过我.....

那是别人不敢说.....或者是，别人没有发现.....

哈哈，有意思.....

天，渐渐地黑了.....酒吧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由于酒的作用，啸的脸，已经开始红了.....性感，对一个女孩儿来讲，是很重要的。能不能有效地保持性感关系到一个女孩儿是否能持久地吸引异性.....有人认为，男女之间的友谊取决于是不是志同道合。我认为，这是扯淡。志同道合，绝对应该位于性感之后。或者说是性感之下的志同道合.....啸开始滔滔不绝了.....

啸，我觉得，你特有意思.....

岂止是有意思.....简直就是变态.....

我.....我可不是那个意思.....菁急忙分辨，显得很天真.....

是也没关系.....我不在乎.....

我.....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好吧，好吧。我相信你。啸笑了笑说。

啸，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你怎麽没完没了了.....我还是接着给你上课吧.....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性感.....有人常常把性感简单地理解为就是袒胸露怀。这种认识非常浅薄。简直就是荒谬愚蠢。性感，是一种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屁股大胸部高，不一定就性感。小屁股低胸部，有时一样性感.....

啸的脸已经很红很红了.....从他敞开的衣服的领口处，菁发现，啸的脖子也红了.....啸，你真的不能喝酒啊.....

是不是.....我的脸.....像猴儿的屁股.....

听人说.....喝酒脸红的人，心肠好.....菁的脸，也有些红.....

.....

那天，啸和菁在酒吧里，一直待到很晚很晚.....后来，他们一起去了啸的小姨以前居住的小屋.....小姨去年和姨夫，一起移民去了美国，她的这间小屋也就空出来，没人住了.....

啸有些迷糊.....菁把他搀扶着进了小屋.....帮着他脱掉了鞋子。然后，就让啸躺在了床上.....菁坐在啸的旁边，静静地望着啸.....

啸，睡不着.....

他总是这样，只要一喝酒，就会睡不着。不像有的人，一喝酒就会呼呼大睡.....啸就那样，闭着眼，默默地躺着.....菁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那种感觉，真好.....

过了许久，菁站起身来，关上了灯.....

啸，预感着，要发生什麼事了.....他有些紧张.....自从和茜那次以后，啸虽然也渴望能再一次体验那种令他颤栗的.....但他却又.....不能再看见.....女孩儿的眼泪和女孩儿红红的眼睛.....

菁慢慢地低下头.....啸嗅到了从菁的头发上，飘来的一股淡淡的清香.....菁吻了一下啸的额头.....

啸觉得，菁的嘴唇，和茜的一模一样，柔软温和.....

啸拉住了菁的手，紧紧地握着.....菁，就像只小鸟儿，安静地依偎在啸的身旁.....

菁，把台灯打开……啸说。

台灯打开了。一缕柔和的灯光，照在了菁的脸上……菁，愈发地……美丽……性感……

菁，你真美……

菁，紧紧地抱住啸……啸，我爱你……

啸，热烈地亲吻着菁……菁把自己的舌尖缓缓地顶入了啸的口中……两人互相吮吸着舌头……

啸，我爱你……

菁，把啸的上衣，慢慢地拉了上去……菁伏下身，亲吻着啸的身体……

菁……菁……啸喃喃地叫着……

菁站了起来……啸惊讶的看到……菁正在慢慢地脱去自己的裙子……

……

一切，就这麽发生了……

十

菁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几个月以后，啸陪她悄悄地去做了人流……

菁，毕竟是菁……全然没把这事当一回事儿。她，仍是那麽地开朗，那麽地纯真……然而，菁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却使啸产生了一些不安……尽管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因为什麽而不安……

……

天，已经大亮了……雨，也停了……

哥们儿，你可真行啊……亮说，一夜没睡……

睡不着……

今儿，那位可爱的女模特儿，还要来……哥们儿，该不是为了这个才失眠的吧……？亮拿着牙刷，脸盆，边走边和啸打着哈哈……

靠。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

……

上午，第一节课是人体素描……

啸，早早地来到了画室，选好了位置，支好了画架……准备停当以后，他坐在地上……心里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忐忑……

他说不清这是为什麽……但他明白，自己的忐忑肯定和就要到来的女模特儿有关……他觉得不安……

按说，他已画过不少女模特儿的身体了，当初的那种好奇与不安，应该说，早已淡漠了……现在的他，面对女性模特儿全裸的胴体，已经可以心无旁骛，完全地沉浸于艺术的神圣的氛围之中……

然而，自从上次画完了这位新来的女模特儿……啸的心里竟有了一丝杂念……

同学们陆陆续续进了画室……彼此点点头，没有任何人大声喧哗，更没有人嬉闹。每个人的神情，都显得很庄重……

……

……模特儿，穿着一件长长的睡衣，从更衣室出来了……看不出她有丝毫的慌乱……

同学们做起了准备……指导老师，在一边轻声地给大家说了些什麼……啸没听清楚……

.....模特儿走到了铺着深红色平绒布的台上，缓缓地脱下了身上的睡衣.....然后，斜躺在台上.....自然，松弛.....

在啸的眼睛里，她.....就是美的化身.....脚，脚腕儿，小腿，大腿，小腹，胸脯，脖颈，嘴，鼻子，眼睛，眉毛，脸庞.....哦，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麽地完美无缺.....她是那麽地神圣.....

同学们开始动笔了.....

.....模特儿的眼光，平视着前方.....

啸特别地看了一眼她的眼神.....那里.....没有丝毫的游移和不安，只有专著和平和.....

.....模特儿台上的一支辅助光的灯泡，忽然灭了.....她，似乎并没有发觉，仍保持着那种自然松弛的姿势.....

指导老师检查了一下灯光.....然后，对模特儿轻声地说了句什麼.....模特儿坐了起来，穿上了睡衣.....

啸感到了一点沮丧.....他已经画好了轮廓.....模特儿进了更衣室.....他没有停笔，仍在继续画着.....

.....

灯光，终于修好了.....模特儿，走出了更衣室.....同学们又都接着画了起来.....

.....不对，你刚才的手，不是这样放着的.....啸忽然这样对模特儿大声说了句.....

同学们都微微一愣.....啸也马上感到了不妥.....指导老师有些责怪地看了他一眼.....肃静.....

.....对不起.....是这样吗？模特儿望着他轻声地问道.....

啸，不安地点点头.....他发现，模特儿的眼中，没有丝毫责怪他的意思.....仍是那麽地温柔，平和.....

他妈的.....啸在心中暗暗地骂了一句自己.....

.....

哥们儿，今儿也忒投入了吧，中午吃饭时，亮笑着对啸说。

啸呵呵一笑，有些自嘲地说，面对如此之美，若不投入，岂不是对美的亵渎.....你们这些俗人，哪懂这个.....

说话间，眉来到了他们的桌前.....啸，刚才我碰见菁了，她说有个电视台，想请她去演一部电视剧.....她们老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

呵，好事嘛.....啸说，死丫头，竟敢对我保密.....

菁有明星相，我早就对啸说过.....亮说。

据说，那个剧组的阵容很强.....导演好像是冯.....什麼钢.....眉说。

哇塞，这回菁一定能一跑走红.....啸，你可得当心了.....

呵呵，我有什麼好当心的.....

眉默默地看着啸.....菁可能一会儿就要找你.....和你说这事儿.....

呵呵，咱们的眉，才有明星相呢.....啸说。

胡说，少拿我开玩笑.....眉的脸有点红.....我这麽丑.....

眉，你说这话，还打算让我们这些已经有点对不起观众的人活不活了.....亮说。

本来嘛.....不理你们.....眉走了。

.....

吃完了午饭，啸和菁又来到了小树林……
……你真的同意了？菁说。
啸说，好事啊，我怎么会不同意呢……
这个礼拜，可能就要去剧组报到了……菁说。
……大概得多长时间？啸问。
不好说，估计得好几个月……
啸，没有说话……
你会想我吗？啸……
……大概会吧……
大……概……？菁有点生气……
呵呵，又生气了……
你说，到底会不会想……
呵呵，当然会想了……
嗯，这还差不多……
高兴了？你就不怕我说的是假话？
我才不管你真话假话呢……我爱听，就行……
那你可得当心了……
我当心什么？
上当受骗啊……
谁敢？
我敢……
你敢？
我是流氓，我怕谁……
你真坏……菁搂住啸，用头使劲顶着啸的胸脯……啸，明天咱们……还
去那儿吧……
哪儿？
那儿……不理你了……
……

十一

菁，去了剧组。刚开始的时候，啸还不觉得有什么……一个星期以后，
啸就开始有些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了……他，真的开始想菁了……
虽然，有时他们还能通电话，但由于彼此都有些不太方便，所以，通
电话的时间，也就没个准儿……啸对菁的思念，便与日俱增……
电话里菁说，我非常非常非常……想你……
啸说，我非常非常非常……不想你……
……
这些天，啸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创作了……这样也暂时缓解了一些她对
菁的思念……
他已经构思好了……而且，老师对他的构思也非常赞赏……
啸，准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创作一组以女性身体为主的
美
的系列。他要通过对各种不同女性身体的描绘，来诠释他对美的认识。他
说，要尽可能地以一种哲学的理念来表现女性的美……
……

啸，有菁的消息吗？眉问。

那个死丫头，还想她干什么？她可能早把我们忘了……

你就不想……我不信……

呵呵，想又有啥用？所以，还是不想的好……

啸，晚上有空没？

准备请我？

想的美，我想让你给我的作品，提提意见……

行啊……眉这么好的一个妹妹，谁能忍心拒绝……

我说真的……

我也说的是真的啊……晚上我去宿舍找你……

你直接去画室吧……女生宿舍，最近查的紧，不让男生进……

那好吧……

……

眉，是个很有灵气的姑娘。她的画也一样。无论从构图，色彩的运用，以及表现的内涵上，都显得，灵气十足。有一种大家闺秀所独有的典雅的气质……

真不错……啸说。背景的色彩，要能再暗一些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

但我觉得……背景再暗……嗯，好像就不太柔和了……眉说。

还是暗一些好……不过……这只是我的看法，也许……和你们女性的看法不同……男女总是有别的……

……

啸，你真的很爱菁吗？眉问。

嗯，我想是吧……啸说。干吗问这个？

哦，随便问问呗……眉显出了一些慌乱……菁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儿……

是不错……

眉，默默地望着啸……啸，你觉得，亮怎么样？

是个很不错的男孩儿……哦，对了。他对你，可是非常崇拜的啊……

别瞎说……

我绝对没瞎说……

人啊……想起来也真怪……想得到的，往往得不到；不想得到的，却偏偏……眉像是在自言自语。

没错……我也深有同感……

真的……？

真的……

……

眉……你觉得，我是不是特流氓？

没有啊，我觉得你挺好的……

真的？

真的……眉的声音里，明显的带有了一种异样的东西……

……这种异样的东西，使啸感到了某种不安。时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啸说。

眉，没说话……她低着头，似乎在想着什么……

眉，咱们走吧……

眉，抬起了头……

啸发现，眉的眼里，有一点亮光，一闪一闪的……

啸……能……吻我一下吗？眉的脸红了。眼睛里的那点亮光愈发的晶莹了……

啸，有些慌乱……傻丫头……啸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我是……不是真的有点傻……眉的声音低的几乎无法让人听见……

傻丫头，不傻不傻……来……哥哥亲一下……

眉，抬起头……眼睛里的那点亮光，终于滑落了下来……

啸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他径自凑过去，轻轻地吻了一下眉的脸……

让啸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刚吻完眉的时候……眉竟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抽泣了起来……

傻丫头，别这样……

对不起。啸。我……我没别的意思。我……我只是想……让你抱抱我……

好……好……哥哥抱抱……哥哥抱抱……

眉，在啸的怀抱里，哭得很伤心，很伤心……这的确令啸大感意外……

……

啸！你他妈的真是流氓！我操你妈！随着一阵叫骂声，画室的门匡的一声被人一脚揣开了……

啸和眉都大吃一惊……他俩几乎是同时松开对方。定睛一看……

亮，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一付气急败坏的样子……啸，你他妈的，吃着碗里的，还要占着锅里的……

你干吗呢？亮，你这是干吗呢？倒是眉先缓过了劲儿，开始冲着亮不依不饶地嚷嚷开了……

亮不吭气儿。他用眼睛，狠狠地盯着啸……

亮。你听我说……啸这时也反应过来了。他走过去，想对亮说些什么……

啸，甭跟他解释……没见过这号的……眉一把抓住了啸……

亮，你听我说……

去你妈的。甭给我来这套……

亮，你真的误会了……

算我他妈的瞎了眼。和你这种流氓交了朋友……

亮，你有完没完？眉是真的生气了……眉毛一跳一跳的……

算你恨！啸！亮说完，一摔门，走了……

神经病……眉说。

他很喜欢你……眉……

眉，不说话……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啥？我明白啥？眉，突然高声地嚷嚷起来……谁让他喜欢了？谁让他喜欢了？

啸，又一次感到了吃惊……

不想让他喜欢……就不想让他喜欢……眉，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你们都是神经病……

啸，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劝眉，只好呆呆地站在哪儿……

你们都是神经病……眉说着，扑向了啸……趴在啸的肩上，哭得更加地伤心了……

啸，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默默地用手轻轻地拍着眉的后背。他的眼睛，也有些酸了……

……

十二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啸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考试……

前些天，菁来电话，说她在剧组过得很好，很开心。电视剧拍摄的也很顺利……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和她开始谈下一个剧本的问题了……

啸和菁，在电话里聊了足足有一个小时……最后，菁说，她现在要和她的老师通电话，谈一些重要的事情……和啸就不再多聊了……

挂断电话之后，啸忽然觉得有些空空荡荡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感，使啸倍感烦躁……

出了什么问题……啸想着……哦，是菁……是菁似乎出了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不清……但又好像能感到……妈的没出息……啸暗暗地骂了自己一句。小心眼儿。靠。

啸，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些无聊的问题了……他觉着自己是在无事生非自寻烦恼……然而，他最终无法抗拒自己的思想。他，没办法不想……他妥协了……索性就做一回没出息小心眼儿的东西吧。他这样对自己说……于是，他就接着想……到底是那里不对劲了呢……

啸，想啊想……他把菁刚刚在电话中所说的话重新地回忆了一遍……慢慢地清楚了……菁对他，好像没以前，那么热情了……对。问题就在这儿……菁，竟连一句表示亲热的话都没对他说……甚至对他的近况，连问也没问……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找到了问题所在，啸也就不像刚才那么烦躁了……他平静了下来。于是，他又开始去为这些个出现的问题寻找可能的理由……菁可能的确是太忙了……忙的她已经顾不上别的事情了……所以她疏忽了……菁决不会是有意的……这不，菁还没忘了给我来电话嘛……

啸寻找着各种有利于自己的理由。而且，他努力地使自己去相信自己所寻找的这些个有利于自己的理由……然而，最后他发现，虽然经过了许多努力，他却还是不能真正地相信自己寻找出来的这些个理由……他感到沮丧……

菁，会不会是……啸，实在不愿再这么无聊地想下去了……他觉得，再要是这么无聊地想下去，连他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了……也许，天下本无事……是我他妈的多心了。像个小娘儿们……既就是真的那样了，自己又能怎么样呢……靠。爱谁谁吧。是自己的永远跑不了，不是自己的永远得不到。啸啊，啸你要再这么没出息……我就操你妈……他拿起了自己搭在宿舍里一条铁丝上的游泳裤，准备去游泳……忽然从游泳裤中飘飘扬扬地落下了一张小纸条。他打开一看，里面写着这样几行字……

……啸，对不起。我为那天自己的冲动向你表示道歉。更为那天我对你的误解，深深地悔恨……眉，让我告诉你，她谢谢你的理解和关怀。今年暑假，我准备带眉，到我老家去玩儿。眉已经答应了。再一次向你表示道歉……妈的。啸，你要是条汉子，就原谅我。你还要拿哥们儿当哥们儿，就他妈的，祝福我和眉吧……亮

啸，看完后，笑了……去你妈的。谁她妈的有那么多闲功夫生你的气？我他妈的只为眉祝福。靠。我这是怎么了……这么多的脏话……我他妈的真

成流氓了……靠，流氓就流氓……

走出宿舍门……嘞，忽得又感到了一阵酸涩……

……

傍晚的时分，嘞，游完泳回来，快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觉得眼前一亮……浑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住了……他不敢相信，这个常常出现在自己梦中的景象，现在竟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

一位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姑娘，背对着夕阳，正朝他缓缓地走来……象一幅陈逸飞的油画……他看清了……这回，他是真的看清了……那女孩儿，就是那位令他怦然心动，魂牵梦绕，漂亮高雅的模特儿……

嘞觉得自己有点手足无措，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该怎么办，是迎上去……还是……

姑娘，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姑娘望了他一眼，随后，眼睛一亮……

嗨，你好……嘞，没有任何犹豫，对着姑娘招呼道，嗨，还记得我吗？

姑娘笑了，你……就是上次，在课堂上，吓我一跳的那位……

呵呵，那天，真是……对不起……嘞的脸，开始红了……一直想找个机会，对你说……可就是……一直……也没有……真的……我不骗你……嘞有些语无伦次了……

姑娘，笑的更开心了……没关系……

嘞，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真蠢……

干吗去了？姑娘问。

哦，游泳……

你们……不是快毕业了吗？

哦，是的，嘞觉得，自己从来也没像现在这么口笨舌拙……下个月，我……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呵呵，恭喜你啊……

你，你……现……现在……有……空吗？嘞竟然口吃了起来……

有事吗？姑娘的脸冲着嘞一歪……接着，就又笑了……你别紧张啊……我很凶吗？

我……我想……请你喝杯咖啡……刚说完这话，嘞就觉着恶心……想吐自己，这时，地上要真有个缝，他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这句话，模仿的痕迹，也太他妈的明显了……真他妈的丢人……

嗯……好吧，谁知姑娘竟爽快地答应了……

十三

嘞领着姑娘，进了学校门口的那家小酒吧……俩人找了一个靠墙角的地方坐了下来……

嘞，有些拘怩不安……

干吗那么紧张……姑娘微笑着问嘞。

我没紧张……我只是感到……你更像一位……女神……维纳斯那种的……真的。

是吗？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

酒吧里又进来了一些客人，有些吵吵嚷嚷的了……

姑娘说，咱们这样吧，从现在开始，都不准用嘴说话，一人拿一支笔，再找一张纸，咱们在纸上谈话，好吗？

好……可我没带笔和纸啊……

我这儿有……哦，差一支笔……没关系，让服务小姐给咱们拿一支……姑娘从自己的手提包里，取出了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

……服务小姐，又送过来了一支笔……俩人准备好了……姑娘打开笔记本，对啸说，还是从你开始吧……

啸用笔在本子上写到……你叫什么？

姑娘一笑……

……茵，你呐？

……啸，在你面前，我是有些紧张……

……为什么？我很凶吗？

……不，因为……你很美。

……真的？嘿嘿……我很高兴。

……茵，给我谈谈你……好吗？

……好吧。茵，女，天蝎座，两年前毕业于第二外国语学院，现在一家国际旅行社做导游工作，本人从小酷爱艺术，但因天资不足，所以，终未能踏入艺术之门，半年前经朋友介绍，开始在两家艺术学院，兼职做人体模特儿……现在该轮到作自我介绍了。

……啸，男，巨蟹座，即将毕业的一名学生，我想，我该叫你一声姐姐。

……很高兴有了一位弟弟，真的，前些天，我去参观了你们的毕业作品展，你的作品

美

的系列很不错，真的很美。

……谢谢姐姐夸奖，主要是姐姐很美。

酒吧里的客人，走了一些……气氛，开始变得好了许多……

有服务生，不时地从啸和茵的身旁经过……看着他们两人不断地用笔交谈，脸上不免流露出一丝诧异……啸看到几位小姐在一边悄悄地交头接耳……他在本子上写到……那几位小姐，准以为咱们俩是聋哑人。

……有意思，不过，她们不会认为我是聋哑人，因为我刚才开口向她们要过一支笔……你就倒楣了，她们可一直没听见你说话，嘿嘿……

……那我现在就大喊一声……

……别，那会吓坏她们的，嘿嘿，她们可能还以为我是位医生正在给你治病呢。

……这样的话，我就更要喊了，我要让她们知道，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我这聋哑人，今天也说了话。

啸，现在已经完全地松弛了，他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许多话要对茵说，也许是因为他长久以来，都是在居高临下地对女孩子们说话的缘故，他现在和茵在一起，竟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想仰着头，向茵诉说的愿望，诉说自己所有的一切，然后，再趴在茵的怀里痛哭一番……

……茵姐姐，我想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事，但你不准笑我。

茵，这时也感到，眼前的这个大男孩儿，的确很可爱……另外好像还有些多愁善感……

……姐姐怎么会笑弟弟呢……

……我从小，父母和老师都很喜欢我，对了，我那时长的还是满可爱的，学习也不错，而且特喜欢运动，学校开运动会，我也总是班里的主力，短跑能远，是我的长项，后来，还差点进了市体校，老师和家长不同意，他们希望

我，好好学习。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一直在班上当班长。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

啸，写在这儿，稍稍停顿了一下……他看了一眼茵……

茵，静静地注视着啸……

……不过，那时，我也有许多的烦恼。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吧。我对同年级的一位女孩儿，产生了好感。常常幻想着，能和她单独在一起。甚至想从后面抱抱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一到学校，第一个愿望，就是想见到她。如果见不到她，我就会觉得很难受。坐立不安。我想和她说话。但我不敢。同时，我还非常害怕班里的同学们发现我心中的这个秘密。只要一有同学提到那个女孩儿的名字，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我经常苦思冥想，怎么样才能和那个女孩儿单独在一起。怎么样才能让她知道我喜欢她……我想啊，想……有一天，我终于做出了决定，给她写信……

写在这儿，啸的神情变得有些激动……

啸，你没事吧……茵，似乎也发现了啸的神情，有些不大对劲儿。她关切地问道。

……我在信中，先告诉她，我是谁。然后约她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方见面。信写好了，我就发出去了。可，到了我信中约定的那天，她没有去。我想，她会不会是没有收到我的信。于是我决定再给她写一封信。信又发出去了……我急切地盼着那一天……可就在我的第二封信发出后的第三天晚上，我的父母把我叫到了跟前问我，是不是给那个女孩儿写过信……听到这话，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第二天到了学校，我觉得同学们看我的眼神儿好像都不一样了。其实，那时他们还都不知道这件事。但那个时候，我以为他们都知道了。我强迫自己做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便留下了一块心病。很重的心病。实际上，一直到小学毕业，始终我都没和那个女孩儿说过一句话。甚至到现在，我也没和她说过一句话。事情败露后，我只要一看见那个女孩儿就会飞也似的逃开。只要一听见她的名字，我便心惊肉跳，面红耳赤……

……很久以后，我的父母，才告诉我，我给那个女孩儿写的第一封信在发出去之后的第二天，信，就被那位女孩儿的父母收到了。于是他们就告诉了我的老师。老师当时看了信还不相信是我干的。她认为，可能是其他大一些的孩子冒用了我的名字做的这件事。等我的第二封信，又一次落在了女孩儿家长和老师的手中的时候，老师还有些半信半疑。但老师最终还是告诉了我的家长……

啸，看了看自己写的这些个东西。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把它递给了茵……

茵，细心地看了起来……

啸在写完这些东西之后，心里感到了一些轻松……

茵，看着看着，微微地笑了一下……

啸的心，忽然又有些忐忑……姐姐，先给我吧……啸说。

茵，抬起头来，清澈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不解……

我……还没写完……一会儿姐姐再看吧……

茵，笑了。好吧。姐姐理解你……

.....应该说，我确实属于那种早熟的孩子。早熟，使我在内心里遭受了不少的磨难.....我喜欢女孩儿.....我喜欢她们的一切。但由于有了小学的那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使我对自已产生了怀疑。在女孩儿面前，我的表面看似孤傲，实际上内心却有着很强的自卑。我不敢主动去和她们说话，因为怕被她们拒绝，更怕.....男孩儿们笑话。我越是这样，女孩儿们就越发地觉得我很高傲.....她们也就对我更加地敬而远之.....我便更加地痛苦.....于是，我就得去寻找另外的一种途径来满足自己想和女孩儿接触的心理.....

.....上了中学，在班上，甚至在整个学校，各方面我都是很优秀的。这一点，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但在我的内心，我有着别人所不能理解的痛苦。当别的男孩儿，大大方方地约其他女孩儿看电影跳舞，甚至是谈情说爱的时候.....我却一次也没有和女孩儿单独在一起呆过。可以说连话都很少说。许多年以后，当我对以前的同学说起这些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的。她们说，你那时在学校是风云人物还会那么老实？我只能独自苦笑.....再后来，我也知道了，曾经有过不少的女孩儿暗恋过我.....

.....那个时候，我常常独自一人，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我曾拉过一位坐在我身旁，我根本不认识的女孩儿的手.....想想，我那时，也是真够大胆的了。我先是把自己的手悄悄地和她的手放在一起。她感觉到了，但她没有把自己的手挪开，于是我就慢慢地握住她的手.....我们都不说话，看完电影后，各走各的.....这样的事儿，在以后还发生过多次。有一段时间，我对这种事情，是又怕又想.....但更多是怕.....我觉得，自己是在堕落，是在犯罪.....在做那些事的时候，自然也没少被女孩儿骂自己是流氓.....

.....这些话和这些事儿，我发誓，从没有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些话这些事儿，一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幻想着能有朝一日，面对一位我所信赖的也能理解我的姐姐，痛痛快快地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说出来.....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

.....姐姐，你看过我写的这些东西之后，将会对我，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是流氓吗？我不需要你回答我。我只需要你看它就行了.....

.....姐姐，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有一个姐姐.....我会有吗？我的梦想能实现吗？姐姐.....

.....姐姐，我不是流氓。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有的只是震撼.....没有一丝一毫的龌龊卑鄙的念头.....在我的眼睛里.....不。在我的心里.....姐姐，你就是我的女神.....

 啸，写到这儿.....抬头望了茵一眼.....

 茵，静静地关注着啸.....

.....姐姐，我走了.....再见。你的弟弟啸

当啸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鼻子一酸，一行眼泪夺眶而出.....洒在了茵的本子上.....散开来，像一朵梅花.....

茵给啸递过去了一张面巾纸.....然后又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

 啸，把本子慢慢地递给了茵.....

十四

已是傍晚时分了。夕阳西下。天气，仍然很热很热.....

啸，离开了酒吧，回到学校。刚进校门，发现传达室门口的公告牌上写

着自己的名字。他仔细一看……原来有自己的一封挂号信……

他有些纳闷……谁来的信呢？菁……她不说很忙吗？那还有时间写信？要真是菁来的……那麽，十有八九……对自己不会是什麼好事……

啸，进了传达室。拿出自己的学生证，签了字。接过了那封挂号信……肯定不会是菁写的。因为不是菁的笔体……他，再一看落款处……北京。内祥……

北京……北京……他的心忽然一沉……难道是她……茜……他拿着信，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宿舍……

他用颤抖的手……慢慢地打开了……那封从北京寄来的挂号信……啸感到，自己的心，马上就要蹦出来了……

啸打开信，只看了一行字……他就断定……是她……没错……茜……是茜……

……鲜红的连衣裙……

……鲜红的玫瑰花……

和茜那一双红红的眼睛……

……

啸，拿着茜写给她的信，急急忙忙地赶向了学校门口的那间小酒吧……他要去告诉茵……告诉茵他和茜的一切……他进了酒吧的门……然而，却没能找到茵……

茵，已经不在……小姐说，她走了……

……

流氓！一个女孩儿高声大叫……接着，啸听见啪的一声，坐在女孩儿旁边的那个男子的脸上，被那个女孩儿，重重地煽了一巴掌……那男子呆若木鸡……

……

啸，默默地走出了酒吧……他，有些惆怅……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能看见厚厚的灰色的云团正在天空中，快速地聚集着……又要下雨了……

……迎面走过来了两位漂亮的女孩儿……

啸眼睛一亮，头又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

真美……啸，自言自语……

……两位女孩儿走到啸的跟前的时候，说了句，莫名其妙……

啸听见了……他笑了笑说，没错，我是莫名其妙……可……谁又不是莫名其妙呢……

起风了……风中夹杂着点点雨滴……看不见，但能感到……

……有病……

……流氓……

女孩儿，走远了……

雨，下大了……

消亡

文/五朝

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

—

刚走到巷口的时候，啸就发现，这里的变化真的是太大太大了。除了街名儿没变之外，好像一切都变了--变的让啸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凭着印象，啸细心地寻找着以往的蛛丝马迹……

巷子口那家小杂货店儿，似乎还没变。仍是以前的那个模样儿。远远望去，啸隐隐地觉得，他的存在，已明显地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了。像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可怜兮兮地矗在那儿。那把微微有些倾斜的身子骨，仿佛稍遇碰撞就会倒下去似的……墙皮早已开始剥落，许多地方已露出了里面有些发白的土坯。几块棕色的木门板歪七扭八地斜靠在墙上。门板上依稀还能看出“壹贰叁肆……”的字样儿来。可能是因为经常漏雨的缘故吧，铺着青瓦的房顶上，凌乱地覆盖着几张油毛毡。整个小杂货店儿的外观看上去，仿佛就是为了给人们诠释两个字--颓败。唯有……屋顶上那一簇簇在青瓦的缝隙中顽强地生长着的叫不出名来的，然却异常茂盛的杂草，为这座破旧的小平房，增添了一点点生机……

啸，有些惆怅……

小杂货店儿里，用的还是以前的那种笨重的木柜台儿。柜台儿上，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瓶子。瓶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蜜饯糖果。柜台上镶嵌的玻璃雾蒙蒙的有些毛。已经很难从外面看清楚柜台儿里边的东西了……从前，在柜台上放着的用来包糖果糕点的一沓沓黄黄的麻纸和一卷卷用麻纸拧成的线绳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薄薄的塑料袋。那个黑色的盛酒的陶瓷坛子也没了踪影。啸记得，以前经常能在这里见到一位鼻子红红的老人，斜靠在柜台上，手里端着一个酒杯，慢慢地喝着从酒坛子里打出来的那种散酒。什麼也不吃。就那麼一口一口地喝着。喝完了，嘴一抹。晃晃悠悠地走了……

“哦？这个东西还在……”啸，眼睛一亮，他发现那台曾经令他羡慕不已，朝思暮想的三洋牌四喇叭双声道的收录机，还像从前一样，依然占据着三尺柜台的一角。只是现在已经很旧很旧了。而且上面落满了灰尘，有点儿脏……

啸还清楚地记得，大约在十多年前，这种款式的收录机可是件非常时髦的东西。颇有点像……时下那些有钱人有事没事都要握在手中的那种形似砖头块儿的大哥大。那时，录音机这玩意儿也经常被那些留着长发，戴着迈克(蛤蟆)墨镜，穿着花格衬衣，喇叭裤的新潮青年们，用手拎着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很有点儿招摇过市的味道。

现在想来是有些滑稽，可那时就兴这个啊。啸盯着那台收录机不由自主地笑了。十多年前，啸还正上中学。一次，他替奶奶到这家小杂货店儿里打酱油，发现了这台收录机。从那以后只要有空，他准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听听歌曲。正是从这台收录机里，啸知道了邓丽君，张弟，刘文正，等等歌星的名字。于是他嘴里也会时不时地哼几句，诸如“哦……她比你先到。她……温柔又可爱，她……美丽又大方……”之类，当时的流行歌曲。

真有意思……啸想。也不知道当年那位唱“迟到”的哥们儿现在干嘛呢？还唱不唱歌了？哦，对了。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邓丽君呢？为什麼也没了踪影？她唱的“美酒加咖啡”，“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爸爸爸爸”，多好啊……啸，入神地想着，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摸了摸那台收录机……

小店儿里的那位大妈，这会儿正躺在一张藤椅上，闭着眼睛安详地养着神儿……

啸，发现收录机的卡座里还放着一盘录音带。他忽然间有了一种想打开收录机，听一听那盘录音带的欲望……“大妈，大妈……”他，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轻轻地呼唤着那位正在闭目养神的大妈。大妈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大妈，我想听听这里边的歌儿……”

“……你听吧。”

“谢谢大妈。”

“不用谢……”

“……这台破机子，已经有好长时间没人听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听……”大妈说完，又闭上了眼睛……“哦，声音放小一点啊……”

啸接上了电源，打开了开关。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摁下了卡座下面的按钮……收录机上那一排排小小的红灯，开始一闪一闪的了……接着从那台破旧的机子里，传出了一首非常熟悉的歌儿……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翻来覆去，就这麽一句词儿。唱歌的那位哥们儿声嘶力竭地在吼叫着。然而，那曲调却又分明地透着难以掩饰的无可奈何……

“大妈，别的地方都拆了，您这儿……”“也快了……下次来啊，你可能就再也见不着喽……”

二

小街，已不是昨日的小街了……啸，离开了小杂货店，走到了那条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小街上……这里，已没了从前的那份悠闲和静谧……

“钉茶壶来，钉碗碗……”啸的耳边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句吆喝声。他四下一望……原来是自己的一个幻觉。”那位肩挑长凳整日里走街串巷修茶壶钉碗的老人，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啸的心头，掠过了一丝的酸楚……

……那位老人，牙齿都掉光了。嘴巴像个勺子。个子本来就很低，还拘漏着腰，就更显得低了。街上的小孩儿，每天只要一看见他，就会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学他吆喝。老人从来也不生气。总是笑呵呵地对孩子们说：“呵呵……叫爷爷。”有些调皮的孩子，跟在老人的后面，不时地用手拽老人肩上扛着的的凳子。老人走走停停，边走边吆喝……“钉茶壶来，钉碗碗。叫爷爷……”那些调皮的孩子听到这里就会异口同声地答应一声“哎……”然后，便嘻嘻哈哈地跑开了……老人仍然不恼，继续吆喝着……

“钉茶壶来，钉碗碗……”啸边走，边在心里默默地吆喝着。他有些心酸……一片不大的街心花园，出现在了眼前……

这个花园，以前是什麽呢？哦，是一家小人儿书店儿，那家主人叫什麽来着？对了，叫三才。他家的小人儿书可真多啊。记得那会儿，附近学校的红卫兵们抄他家的时候，光在在马路当间烧他们家的那些小人儿书，就烧了整整一天呐。老三才那天真给吓坏了。他进进出出，一抱一抱地往马路中间的火堆里扔自己的小人儿书。扔着扔着，竟连自己家的户口本也给扔了出来……幸亏被街坊们发现了，老三才的户口本才没让火给烧了。

那会儿，三才大约有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吧。孤身一人住在街口的一间宽约一米五，长约四米的门面房中，经营着自己的小人儿书铺。三才是一位看上去很老实很本分的人。平时说话，有点结巴。待人非常客气。尤其是对小孩儿……啸那会儿大概有五六岁。没事就跑到三才的小铺去看小人儿书。有

时一看就是一天。由于两家住的是隔壁，再加上三才也很喜欢啸。所以，啸在三才那儿看小人儿书，基本上不用付钱。那会儿，看一本小人儿书，要两分钱……

三才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要是活着，也该有八十多岁了吧。三才，真是个好人。但愿好人都能长命百岁。啸坐在花园的小石凳上，默默地想着。花园里盛开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月季花和黄色的菊花。有几个小女孩儿，在走廊上玩儿着那种丢沙包的游戏……

“妈妈，那是什麼花？”

“那个呀，那个叫菊花……”

“菊花只有黄色的吗？”

“菊花，有很多种颜色。黄色的菊花，代表着思念……”

花园的旁边，是一座很高很高的楼房。啸数了数一共有二十四层。那个位置原先是个四合院儿。也就是啸在十多年前住过的那个四合院儿。那时叫向阳院。啸记得这个名字是根据当时的一本很有名的小说的名字起的。小说叫“向阳院的故事”。谁写的，啸已经不记得了。后来这本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著名演员浦克主演的。啸在这个电影中饰演了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儿。大概有二三十个镜头吧……

那时啸七岁，刚刚上小学。电影厂的那位长相很凶的导演来他们学校挑演员。啸的老师给他推荐了啸。他看了看觉得还算满意。于是，啸就去了电影厂……

……拍完电影后，啸回到了学校。同学们都很羡慕他，整天围着他转……老师也更加地喜欢他了。这一切让啸也着实地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啸还演过好几个电影。像“渔岛怒潮”，“阿夏河的秘密”等。尽管镜头都不太多。但啸那会儿确实也算是个小小的“星”了……老师们都说，啸的前途不可限量。啸不懂老师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觉得，老师的这句话，一定是一句好话。老师是在表扬自己……

啸，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盒烟。刚准备点上……“喂，同志，这儿不能抽烟！”一位戴着红袖章的大妈走了过来，对他说。他点点头，连忙把烟放了回去……

“对不起。大妈……”

“在这儿抽烟，是要罚款的。二十……”大妈说着，走开了。

天，是蓝的。显得很高很高。向南望去，远方的终南山依稀可见……

在那座很高很高的大楼的最底层，开着一家酒吧。酒吧的名字叫——“世纪末”。啸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好。“世纪末”……看见这几个字，会给人一种非常复杂说不出的感觉……

啸，走了进去……

三

酒吧里的光线很暗。啸的眼睛，一时半会儿的还有些不太适应。他定了一下神儿。然后，径直地朝吧台走去。吧台那块儿的光线，能稍微的亮一些……

“先生，喝点儿什麼？”

“哦。先来一杯汤力水吧。”

啸在吧台前，坐了下来……

这家酒吧的装潢很有特点。几乎全用的是原木原石。没有任何雕凿的痕迹。更没有刻意的掩饰。原木仍是刚被劈开时的原木，原石仍是刚被砸开时

的原石。就那麽东一块儿西一块儿，很随意地贴在墙面上和屋顶上。地面上铺的也是那种毛毛糙糙的原石。无论是墙面地面屋顶，只要盯着它看的时间久了，你就会惊讶地发现那上面竟隐藏着一个个怪兽。有些像那个预言中的……神秘的大王。他的形状还在不断地变化着……

真他妈的有一种世纪末的味道……”小姐，给我来一扎生啤……”

这个地方，应该是以前院子的后院儿吧。啸的眼睛在四处张望。那位小姐坐的那个地方，以前应该是厕所吧。没错，是厕所。肯定是厕所。她和他男朋友……嗯。那位男士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好像……年龄有点大……管他呢。反正他们现在坐的那个椅子下面，就是茅坑。啸想笑……

啸以前住的那个四合院儿里，有一个很大的后院儿。那里种了许多的花儿。靠墙边的那块儿，还长着一棵很粗很高的大树。每到秋季里，那棵树上就会结出很多很多的红红的果实来。大人们说，那果实原来叫毛桃。因为他紧靠着厕所，所以又叫臭桃……是不能吃的。院子里有一帮和啸一样大小的孩子……据说，他们都曾偷偷摸摸地吃过从那棵树上掉下来的果实……不好吃。他们都这样说。

……四合院里的厕所，是那种老式的旱厕。夏天很臭很臭，苍蝇也很多。尽管大人们常常给厕所里面撒石灰粉，但作用不是很大。依然很臭……

由于后院儿的那块儿地方很大，所以尽管很臭，啸他们那帮小孩儿也还是愿意在那块儿玩儿的。拍拍三角儿，拍拍纸包子，弹弹球，玩沙包，打仗，踢足球等等等等。那时，啸也就五六岁。院子里大约一共有八九个孩子。年龄也都相差不了多少。其中，只有两三个是女孩儿。其余的都是男孩儿。

和厕所一墙之隔的另外一个院子里，也是一个厕所。那边据大人们说，是一个医院。和那边厕所紧挨的就是医院里的太平间。因此天只要一黑，小孩儿们便一个个急匆匆地回家去了。就连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晚上也是万万不敢自个儿去后院儿上厕所的。

啸，算是在那帮孩子里比较胆大的一个了。他经常爬在后院那道和医院相连的墙上，全神贯注地观察医院里的……那座被人称为是太平间的小屋子。那间小屋的门窗，似乎永远都是紧关着的。啸也从没见小屋里面亮过灯。从外边看总是黑咕隆咚的。那会儿他就经常想，那间小屋为什麼老也不开灯呢？是不是因为那里面的鬼怕见灯光呢？尽管他每次观察的时候，心里都会感到害怕。但他还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墙去……小伙伴们常常为此，而对他敬佩不已……

“小姐，请再来一扎……”

“好的。”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啸发现，和自己后院相连的那个医院的厕所……是个女厕所。因为那个厕所没有小便的地方而且从那里面出来过女人--他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其他的孩子。孩子们都为这个发现感到兴奋。只有那几个女孩子不以为然……

没过几天，啸在后院儿的那道连接厕所的墙上，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小洞……他趴在小洞上看过去……那边的厕所一览无遗……这是谁干的？于是，他们开始相互怀疑。但没一个小孩儿承认。女孩儿们说，这是流氓干的。然后，就回家告诉了家长。家长们就用泥巴糊上了那个小洞。

可是没过多久，那个被糊上的小洞，不知道又被谁无情地捅开了。这次

家长们都生气了，每家每户都在严厉地审讯着自己家的小孩儿……但结果令人沮丧。第二天家长们碰在一起的时候，都摇摇头。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家孩子干的。于是他们又一次用泥巴把那个小洞糊上……

后来院子里有人发现，啸一个人从后院儿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捅火棍儿……然后，那人又发现后院儿墙上的那个小洞又被人捅开了。

消息传开之后，小孩儿们都不和啸在一起玩儿了。院儿里的那几个女孩儿见了啸，还总要骂上一句，“流氓”。这一切，令啸非常地伤心……“不是我干的！真不是！”他，不止一次的申辩。然而，没人相信他。再到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申辩是那样地有气无力。于是，他决定，不再申辩了。一直到啸离开那座四合院儿，搬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啸没再和他的那些小伙伴儿们正面说过一句话……

后来，过了许多年，啸已经上了中学。一次在大街上，他碰见了一个以前也住在四合院儿里的女孩儿。于是，他们又一次提起了这事儿。当然，他们这时的心情已同当时的心情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那时他们都不过六七岁……

“真不是我干的……”“那是谁呢？”

“说实话，我那天是想去干来着……可到了那儿，就发现那个洞，已经被人捅开了。当时，我有点儿害怕，就连忙从后院儿跑了出来……谁知，却……被人……”

“呵呵……真是个谜啊。”

“可不是吗？对你说来，是个千古之谜。对我说来却是个千古之冤……”

“你也不冤……”

“为什麼？”

“你不也有动机嘛……而且，也行动了啊……”

“但……我……未遂啊……”

为什麼自己当时会有那样一种冲动呢？仅仅是好奇吗？啸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问过自己。那时我才六岁啊……怎麼就会有那样的一个冲动呢？捅开墙上的那个小洞，我到底又想干什麼呢？恶作剧吗？啸承认，自己趴在那个洞上的时候，心里曾经有过一个让他难以启齿的期盼。这个期盼，至今想起，仍让啸羞愧难当--他期盼着能在那里看见女孩儿……当然，他最终也没能如愿……

啸的脸，已经红了。是酒精的作用，抑或是别的什麼……可能都有吧。

啸也曾自己开导过自己，怕什麼？院儿里的别的小孩儿不也和我一样吗？最起码，那个先我一步把洞捅开的小孩儿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其他的小孩儿，也未必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四

酒吧里，缓缓地响起了一阵悦耳的背景音乐……

啸是个乐盲。他曾经愚蠢的认为，那些在听音乐的时候摇头晃脑，目光呆滞的人，要麼是有病，要麼就是装模做样。而且他对音乐的理解也常常和别人不一样。显得非常的弱智。别人觉得悲伤的，他觉得欢乐；别人觉得欢乐的他却又觉得悲伤。为此很多人常常在背后说他有病……

许多年以前，啸在看那个电影“本命年”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个镜头印象特深……那是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姜文在一个公园里站在人群中，好像是在看相声表演吧……当四周的人群哄堂大笑的时候，他用一种莫名其妙地眼神儿望

着四周；而当四周鸦雀无声的时候，他却大笑起来……结果自然引来了四周人们惊异的眼光。那眼光分明是在说，嗨，哥们儿，你有病呀？

啸觉得自己特能理解姜文的这个在别人看来非常怪异和不可思议的举动。就冲这一点，编剧导演演员就他妈的高家庄的高。啸当时就这样想。在生活中，啸常常就是这样--当别人感到好笑的时候，他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好笑。相反到了别人不觉得好笑的时候，他却忍不住地要笑……

……许多人说，啸要麽是有病，要麽就是故意装出来的。为的是与众不同，哗众取宠。啸觉得，自己很冤枉。因为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装的。更不是什么为了哗众取宠与众不同。说他有病，也确实也怀疑过自己……为此，他曾去过精神病院。并且，很认真地研究过许多精神上有病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最后，他不得不对自己说，我……目前还没有病。以后嘛，那就不好说了……

啸明白自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有时胆大包天，有时却胆小如鼠。有时循规蹈矩，有时无法无天……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人。无论是“胆大包天”“胆小如鼠”，还是“循规蹈矩”“无法无天”，这些都是自己真实感情的流露。决不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啸觉得现在酒吧里放的这段音乐，有点滑稽的意味。他不知道这是谁的作品。他也不想知道。反正每次听贝多芬的音乐的时候，不管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估计这个曲子八成也是贝多芬的……

“先生，啤酒还要吗？”

“哦，再来一杯……”

吧台里的那位姑娘，怎么这么眼熟……那不是以前同院儿的那个……燕吗？

“小姐，那位在吧台里站的女孩儿，是不是叫燕？”

“没错啊。她是我们的老板。先生认识她？”

啸，笑了笑……

“哦，不认识……别告诉她……好吗？”

“……？”

都长这么大了……啸想着，忽然觉得自己很无聊。我他妈，不也长这么大了吗？兴我长，就不兴人家长了？

“先生，一个人吗？”一位打扮得很耀眼的姑娘，走了过来，笑眯眯地问啸。“要不要我来陪你？”

啸抬头打量了一眼姑娘。姑娘长得不错。就是妆化得有点儿重了些。显得有一点点夸张……有点像现在正放的这首曲子……

“要不要我来陪你？”

“哦，坐吧……”

“谢谢，先生。”小姐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喝点儿什么？”

“不好意思啦。就来一杯XO吧。一小杯。嘻嘻……”

“XO……？”

“嘻嘻……先生不介意吧？”

“哦，没什么？”

“谢谢。小姐……来一杯XO”

“先生……哦，不。老板，在哪儿发财啊？”

“哦，刚失业……”

“嘻嘻……老板真会讲笑话。”

“真的……”

“老板……真的也下岗了？”

“没错，自愿下岗……”

“为什麼？”

“烦……”

“呵呵……老板真有性格。”

“这也叫性格？”

“那……我还是换一杯饮料吧……”

“为什麼？”

“这……这儿的 X0 是假的……”

“你怎麼知道？”

“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知道……小姐，X0 不要了……”

“那……你要喝什麼？”

“呵呵……来一瓶可乐吧，小姐，来一瓶可乐……”姑娘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儿。啸感到，姑娘这会儿，好像比刚看见时又漂亮了一些……

“小姐，做这行……多长时间了？”

“呵呵……半年多吧。”

“以前呢？”

“以前……？以前……在家待业啊……”

“待业……多长时间？”

“有两三年吧……别老问我啊，老板不是本地人吗？”

“是本地人……不过，最近两三年不在本地……”

“去哪儿了？”

“去深圳打工……”

“哦……第一次来这儿吗？”

“已经十几年没来这儿了……”

“十几年？”

“哦……十几年前，我就住在这儿……”

“在这儿住？你是……”

“不行……我有点儿喝多了……”

“要走吗？”

“对不起，我得走了……小姐，买单……”

“哎……好的，请稍等。”

“哦，对了，小姐，再拿一瓶 X0……”

“一瓶？”

“对，一瓶……给这位小姐。”

“给我……？”

“对……”

“为什麼？”

“因为……你喝了可乐……”

“喝了可乐……？”

啸结清了账单，出了酒吧的门……那位打扮的非常耀眼的小姐扶着啸，

把他送到了门口……

“谢谢你，先生……”

“别客气……都不容易……”

“我……”

“好了，你进去吧……再见！”

“再见，先生，你……真好……”

“哈哈……你又要上当了。我不好，但善良，你也一样，再见！”

五

已是黄昏时分……

一阵清风吹来，啸觉得自己的头有点隐隐作痛……他走了两步便蹲了下来……不远处，几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正在打开地下的一个井盖儿……一个小伙儿打着手电，顺着梯子下去了……怎麼这麼巧？

……十多年前，就是和酒巴里的那个燕吧。啸想着……那时也是一个黄昏，啸和燕在门口玩耍，几位身穿蓝色劳动部工作服的工人，打开了啸小院儿门前的一个井盖儿。啸和燕站在井口往下看……

“哇……下面真大。”

“哇……下面真大。”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这样说道。

“下面一定特好玩儿……是吗？啸……”

“肯定……”

“我都想住到下面去了……”

“我也想……”

“那咱们俩就住到下面去吧……别给别人说……”

“好吧，咱们带好多好多吃的和玩儿的东西……”

“咱们把井盖儿盖的严严的，谁也不让发现……”

“对，就咱们俩，连我爸我妈也不让他们知道……”

“好吧，咱们拉勾……”

“拉……”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后来，俩个人还躲在大门后边，悄悄地亲了一下嘴……

不知道燕还能不能记得这事……啸站了起来，踉跄一下竟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那栋高层建筑中……登上了电梯，便直奔最高一层而去。转眼间，二十四层就到了。他走出电梯间，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又顺着梯子爬上了天台……

夕阳西下，一片桔红色……非常的壮观。远远望去，终南山愈发的清晰了……

啸感到心旷神怡……好久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坐在了天台上……整个城市仿佛一下子离他很远很远了。他轻松极了。轻松地想放声痛哭……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啸，似乎又听到了这个歌声……西边的云彩，越来越红了。象燃烧起来了一样。这歌声还是从那台收录机里传出来的吗？啸问自己。他站起来，走到了楼边，向下望去……那座小小的杂货店显得更加地小了……从上面看……他的确是该拆掉了。因为他实在太破旧了……

微风不断地吹着……啸竟有点糊涂……我今儿到这儿是干嘛来了？想寻找些什麼？啸想不起来了。怎麼也想不起来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弄明白……

“你想明白什麼？”一个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啸吃了一惊。他四处张望。除了自己，四周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太阳马上就要落下去了。天上已经能看见淡淡的一轮圆月……

“你想寻找什麼？”又是那个声音……

啸手捂胸口。那里有一个正在跳动的东西。啸想把自己的耳朵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但任凭他怎麼样儿去努力，他仍然无法做到。他不甘心，他仍在努力……

“愚蠢的人啊……千万别自欺欺人了……”还是那个声音……

“滚你妈的……你管呢？”啸，破口大骂起来……“哈哈……你更加愚蠢了……”

啸，不骂了。四周一片寂静……

“哈哈……我知道你想明白什麼……”

“我想明白什麼？”

“你想明白你是一个什麼样的人……”

“你怎麼知道？”

“哈哈……我还知道你想寻找什麼……”

“我想寻找什麼？”

“你想寻找已经逝去了的碎片……”

“你怎麼知道？”

“但……我要告诉你，这是徒劳的……”

“为什麼？”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是什麼样的一个人。就如同你永远也无法找回已经逝去的碎片一样。一切都是虚的。唯有自以为是的人，才会认为他是真的……”

“你说什麼？我听不懂……”啸，大叫起来……

“哈哈……我也不明白，你又怎麼能明白呢？”

“你是谁？”

“我就是我。如同你就是你一样……”

“我是谁？”

“……这就对了。我不认识我，但我却认识你；你不认识你，但却应该认识我……”

“可我不认识呀……”

“没关系……当你说出“我是谁？”之后，你就会慢慢地认识我了。”

“你在那儿？”

“在你的心里……”

“心是什麼？”

“一块儿肉……”

“两颗心能合在一起吗？”

“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

“为什麼？”

“你的就是你的。他的就是他的……”

“世上有爱情吗？”

“有，但都很短暂……当你想把两颗心合在一起的时候，爱情就开始消失了……”

“爱情是什麽？”

“爱情，是由性爱产生出来的一种胡思乱想……”

“胡说八道……”

“……信不信由你，所谓的爱情，都是用来自欺欺人的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不明白……”

“时间会让你慢慢明白的……”

“为什麽人们都在追求爱情……”

“正是因为他的虚无飘渺……一般小孩儿都爱玩儿这种自以为是的把戏。”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到我这儿来吧……你会明白的……”

啸，有些烦躁……他甚至想笑……

“我怎麽去？”

“想想吧……”那个声音说道。

太阳，已经完全地落下去了，天空中只留下了一道金色的边儿……

晚风吹来，啸的头又剧烈地痛了起来……他用手使劲儿地拽着自己的头发……楼下，人来人往，街心花园中，那几个玩儿丢沙包的小女孩儿早已不在了，那个小小杂货铺，还是那麽可怜巴巴地矗在那儿……啸的心里，这时竟有点讨厌那个小杂货铺了--那麽丑陋，那麽无耻，死乞白咧赖在那儿……

“跳吧……你会融化在蓝天中……”

“靠，这是谁说的？”啸想了一会儿……“这不是“追捕”里的那个谁说的吗？”那个电影真好……现在，我要是从这儿跳下去会不会融化在蓝天里呢？哇，太高了……跳下去的时候，肯定很难受，很难受，傻逼才跳楼呢……

这时，啸的心中涌来了一种熟悉的感觉，对了，这种感觉，就是小的时候在后院儿墙上爬着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呵呵，久违了，久违了……

这不是在拍电影吧我……怎麽会在空中我……的头怎麽这麽痛我……的身子怎麽这麽轻我……真的跳下来了是真的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行……我要飘到那个下杂货铺的上面撞毁他撞毁他……

“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嘭……”的一声闷响，掀起了一片灰尘……啸后悔了……他趴在地上，痉挛般的抽搐了一阵，腿一蹬……

六

“……刚从上面跳下来的，这是谁呀？”四周的人们，如同惊弓之鸟，在一边叽叽喳喳……

矣？我怎麽又到了空中？哇，我的身子好轻好轻啊……我会飞了？哈哈……我会飞了……那不是……那个燕和那个陪我喝酒的那个女孩儿吗？她们在说什麽呢？过去听听……

“我……刚就觉得这个人，不大对劲儿……”

“他……我认识，刚进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你认识？”

“很早以前，我们俩一个院儿的……”

“我说嘛，他说他十几年前在这儿住过……”

“小的时候，他用捅火棍儿……捅人家女厕所……”

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有……啸使出全身的力气在说这些话……可怎麼也说不出来……

“是吗？原来是个……流氓啊！”

“真可怜……有啥想不开的，要这样儿……”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啸真想飞过去，亲吻那个陪他喝酒的姑娘。他真的一下子飞过去了……他，轻轻地亲吻了姑娘一下。怪事？姑娘好像没什麼反应……哦。姑娘流泪了……是为我流的吗？啸感到一阵欣慰……

那个杂货店里的大妈……怎麼还在那儿躺着呢？门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出来看看？真不够意思。唉。啸……有点儿遗憾……

“五啊……五啊……”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了起来。啸看见一辆白色的急救车停在了他的身旁。然后，又从车上下来了几个穿白大褂儿的人……他们……要干什麼他们怎麼把我抬到了车里我不去我不去……放下我……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怒吼而且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操你妈你们抬的那是我的身体你们听见没有快放下我操你妈……

救护车又拉响了警报，远去了……

操你妈你们拉走了我的身躯我还要去寻找我还要去弄个明白谁也拦不住我我他妈现在会飞了想到那儿就去那儿想爱那个姑娘就爱那个姑娘谁他妈也管不着……

“轰隆”一声巨响……啸发现，那个破旧的杂货铺倒塌了一个角儿。里边那位大妈，还在那儿躺着，一动也不动……

柜台儿上放的那个收录机，不知怎麼搞的，竟自己转动了起来……

“今儿个咱们老百姓啊，真呀麼真高兴……”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

1999/07/14/匆匆

零食和大餐--一个弱智的问题

五朝臣子

武侠小说是零食还是大餐？瞧，《**晚报》出的这题目--浑身上下，怎就透着一股弱智味儿！要不，就是有人在逗你玩儿。

鲍鱼算不算大餐？鱼翅燕窝算不算大餐？算？可这些个东西，到了李嘉诚儿子的嘴里，还不都变成了零食？MMD，锅巴算不算零食？干脆面薯条算不算是零食？算？可这些个玩艺，到了俺那儿子的嘴里，还不都变成了大餐？WC，你那是比喻？俺这何尝又不是比喻？再问，《红楼梦》算不算是大餐？算？可天底下多少被人治的人，不是也兴致勃勃，偷偷摸摸地寻找着里面的一些“精华”，当自己的零食吃，以求意淫？其实，对于这一点，零食大师鲁迅先生早就知道；王朔的作品，算不算是零食？算？可天底下多少治人的人，

不也把王朔的作品当成大餐，羞羞答答地藏在被窝里美食偷着乐？同样，对于这一点，大餐厨子王蒙先生，也早有察觉。

大餐和零食，有什么区别？！明者说，还不都是填饱肚子的一种东西？什么？零食磨牙大餐充饥？浑说！吃饱了，撑的肚圆，你再磨磨牙，试试看。甭管你用来磨牙的东西，有多么美味，你不吐出来还算见鬼了。什么？大餐高雅零食低档？错！二锅头够低档了吧？可就有不少的富豪就好这一口。什么五粮液茅台爱克斯欧的，在他们眼里，统统不是个玩意儿，还就这二锅头了，喝到嘴里，那叫一个爽。二锅头就是琼浆玉液。说到这儿，俺还到真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故事来。想那慈禧，该算是那时的天下第一富婆了吧？饿极了，还不照样把个洗锅水喝的有滋有味？这就叫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懂吧？

知道在狗眼里，人是个什么东西吗？不知道吧？不知道，就别急着把人说成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最聪明的动物。没准啊，狗还认为，自己是最高贵最聪明的呢？呵呵俺那把锅巴当大餐的儿子八岁时，就曾语重心长地教导过我：狗比人聪明！

报人出身的金庸老先生当了北大的教授，很正常嘛！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先生不，也当了全国政协的主席了吗？黄脸婆难看？哈哈，那只是你的偏见。诸葛孔明没你聪明？黄脸婆在他眼里，赛过天仙；你的情人，就真的那么漂亮高雅？还是你的偏见。我怎么就看着跟癞蛤蟆差不了多少？嫉妒？也许吧。林依伦长的挺平常的一个人嘛，可俺媳妇，偏就如痴如醉地喜欢；俺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杨玉莹还不错。谁知俺媳妇，竟杏眼一瞪--WS 你的档次也忒低了一些吧？

说武侠小说是大餐还是零食，这样的题目有些弱智。主要是因为，他有点像让盲人去摸象。当然了，俺自认为，尚不算愚钝。它的本意，无非是想让人们给武侠小说定个位。看看武侠小说到底是高雅艺术，还是通俗艺术。这个俺明白。可是，有这个必要吗？在这里俺引用俺老师(阳得鸣)的一段话：“不客气地说，所谓的‘高雅艺术’，不过是一群文化骗子缝制的一件‘皇帝的新装’”。俺在后面再加个“而已”两字。

俺的结论--大餐即零食，零食即大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是也不是。世上本无零食和大餐之分。在你眼里是大餐。而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零食。换一句话说。你认为是美味的东西。一定也会有人认为，那是臭狗矢。因此别再拿零食和大餐这种弱智的问题来蒙人，或者是逗人玩儿了。何司长教训还不深吗？搞什么定位？！

记住喽，这世上除了死人，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定位！如果有人给你，或者给他自己，再或者，给其他的什么人，什么事定位，你千万别信！那都是蒙事呐！只有蠢人，才那么喜欢搞定位！

八十年代初，刚开始兴朦胧诗，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画和意识流小说的那会儿。俺的许多同学和朋友，赶时髦写了不少的朦胧诗，也画了不少稀奇古怪的画让俺看。嘿嘿，说实话，俺看球不懂。可俺也有虚荣心呀，怎么办？不懂装懂呗。于是，俺一次次地红着脸，装腔作势地做出一付付各种各样的深沉状。咳你还别说，真唬住了不少人。不过，从此俺也落下了一个病根。那就是特崇拜，也特畏惧那些自己看不懂的东西。那时，俺甚至认为，只要是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就一定是高雅的东西。

有一天，俺的一位许多年都没见过面的学生，拿来了他写的一些朦胧诗，

让俺指点。看来看去，俺就像看天书。还是没看懂。不过，那时俺的脸皮已经练厚了。于是，俺从容地和上天书，特深沉特内行地对他说：“高，实在是高！比北岛写的好！”

这位学生走后，有老师告诉我，那个学生，因为用脑过度加之失恋，得了很严重的精神病。MD，听了这话，俺立马感到，俺的脸像猴腩一般。俺喃喃自语自我解嘲：“呵呵，朦胧诗嘛，就讲个朦胧劲儿。精神没病，又怎写的出来？”“嗨，没料想，俺此言一出，竟博得掌声无数。有人甚至说，俺的话，是至理名言。我的妈呀！一不留神，俺怎麼就随口说出了，这一辈子都梦想说出，而没能说出的至理名言呢？俺那时真有些种下跳蚤，收获龙种的感觉。可这实在也忒突然了一些吧。另外，也不是俺的本意呀。不过俺还是有些得意。也许，世上所有的至理名言都如这般，得来全不费功夫吧？哈哈，俺不禁仰天大笑--莫不是俺也疯了？

京城的那位痞子王，江湖上，人称朔爷。是俺最崇拜的一位码字好汉。他说过些什麼来着？俺记得他说(大意吧)，人应该寂寞一些，空虚一些。因为，只有这样，人，才可能去思想。人，要是整天都忙忙碌碌的，充实到是充实了。可也就没有了时间，去思去想了。这话，俺觉着，说的真是太好了！呵呵，当然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说了这许多，只是因为俺感到，一个人能活到这世上，真是太不易了。没见计划生育每天都得做掉多少生命？所以，俺不想被人骗，也不想去骗别人，更不想骗自己。好了，就此打住！爱谁谁！

1999/03/03

身边的伪球迷

五朝臣子

(一)

家妻自幼喜欢唱歌，不善运动。对足球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不幸地是，月老让她最终遇上了我--一个狂热的球迷。婚前，我曾对她信誓旦旦，决不干涉她的爱好和自由；对于我的狂热爱好，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予以改变或有所收敛……

于是，她心满意足，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地嫁给了我！说实话，对于我的婚前诺言，我压根就没好好想过在婚后如何实现--所以，婚后让妻称心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蜜月过完，我便故态复萌原形毕露了……只要电视里一有球赛，今晚这电视就随了我的姓--谁换台，我跟谁急--有时还气急败坏语无伦次……刚开始，妻还委屈万分地唠唠叨叨，据理力争，不依不饶……有时难免面红耳赤--无奈我是滚刀肉，软硬兼施我行我素--当然，道理也还是要讲的--“我为什麼要看球？因为……”当我把这些不知道已重复了多少遍的道理，讲给妻的时候，妻总是一脸的惊愕，半晌才咬牙切齿地憋出一句：“有病！”遂缴枪认输，该干嘛干嘛去。

以后，这种事情多了，妻也渐渐地懒得和我较劲了。只要一有球赛，她便早早地躲在一边。边干活，边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上当呀上当……骗

子呀骗子....."不亦乐乎.....

再以后遇上这事，妻平静了许多，也不唉声叹气了。偶尔还挨着我坐下来，不声不响地瞄上两眼电视上那让她一时半会还看不懂的球赛.....

再再后来，在我的花言巧语软硬兼施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下，哈--功夫不负有心人--妻竟然痛改前非喜欢上了足球--这结果，真让我喜出望外.....

有一段时间，妻看球赛的热情，比我还要高，甚至可以说有些走火入魔.....只要有中国队的比赛，妻便显得异常兴奋。饭也不吃了，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焦急地等待着--还不时地看看表，喃喃自语：“.....不会改时间吧？”

不久，我发现了妻看球时的一些异常--有时，球赛刚开始，妻没看两眼，便面露沮丧.....随后起身就走--时间长了，我不由地有些纳闷---"你那麽着急地等着看球。球开始了，可又不看了--这是为什麽？"妻似乎在掩饰着什麽--".....没意思嘛。”

有一天看球时，又发生了这种异常情况.....我再也忍不住了，又一次问道：“.....为什麽？”妻看着我，眨着眼，沉默了一会.....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你吧，傻瓜！到现在，我也没喜欢足球--我只是--喜欢黎兵和郝海东....."闻听此言，如雷轰顶.....我心中的醋意大发--这次轮到我一脸的惊愕了--可不是嘛，妻说没意思的那几场球，黎兵郝海东不都没上场嘛.....哈哈，我真蠢！"吃醋了吧？这也算是我对你不信守诺言的一点小小的惩罚吧.....说来也怪你--谁让你引狼入室呢？"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从此以后，妻便被我冠以"伪球迷"的雅号.....妻也乐意接受。我们相安无事至今.....只是后来，在妻喜欢的中国球员中，又多了孙继海和李金羽；曼谷亚运会后，杨晨，也进入了妻喜欢的球员名单中--现在妻看球赛，始终立场坚定地坚持着两个凡是--凡是有他们几位参加的比赛，妻一场不拉；凡是没有他们几位参加的比赛，妻一概不看！

我也不知道，妻现在是不是能看懂足球！不过.....“一场球踢多长时间？”到是妻现在还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偶尔，我问问她什麽是越位，妻回答我的一准是她一脸的茫然.....面对此情此景，我还能说什麽呢？

女人嘛，可能都这样--爱屋及乌--尤其是对女球迷来说。不过话说回来--只要她们能爱，就已经足矣！管她伪不伪的--我还奢望什麽？没准儿她要成了真球迷，我会受不了的.....

1998/12/30

(二)

犬子生于八十年代末的那个多事之秋。取名潇潇。头很大，很聪明，也很可爱--嘿嘿，儿子是自己的好嘛。现在潇潇已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一直在班里担任班长。学习很不错(比我那时强--都是"四人帮"害的)，前一阵参加市里奥数竞赛，还得了个优秀奖。两年前，潇潇还参加了市业余体校的游泳训练班。现在蛙，自，仰，蝶各种泳姿，已是样样精通--这一点又比我强。唉，真是不好意思.....

其实，潇潇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踢足球。在他的房间里，各式各样的球星卡随处可见，什麽"肯德基"世界杯球星卡，什麽"小虎队"球星卡.....真是应有尽有。墙上也贴满了世界著名球星的彩照，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起球星来，潇潇总是兴致盎然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从球员所经历过的球队，到球员在球队所踢的位置，穿几号球衣，有什麽嗜好.....仿佛没有他不知道的--

真是气人！哦，对了。别看潇潇小小年纪，可至今已踢坏了三只足球。那球鞋被踢坏的，就更没数了。在学校和同学踢；节假日还要缠着我，让我和他一起踢--当然，论踢球，我的水平比他可高多了。尽管他也受过高人的指点--在踢球上，你还别说--总算没让我这做父亲的掉价儿。相反到让我在儿子面前，找到了一些做父亲的尊严--有时在一起踢球，看着他毕恭毕敬虚心求教的样子，我的心里那个美呀--嘿，我还真像那麽回事儿--球王似的--我常常这样想。

儿子平时喜欢踢守门员的位置--自觉能镇关守寨，而威风八面。当然偶尔他也客串一下前锋之类的角色。他的话这叫体味一下摧关拔寨的滋味.....下来问他，前锋的感觉如何？他总是一脸的不屑，悻悻地回答--不好！每当这时，我就不由地在心中暗笑--呵呵！怕是你的水平不行吧？

潇潇爱看球赛，和我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把球赛放在了第三位--第一位是周星驰成龙；第二位是动画片.....这让我很是恼火--只要电视里一有周星驰或成龙的电影，球赛在他的眼里，简直就不算什么东西了.....在这一点上，潇潇比妻更显得霸道。或者说，二者就无法相比--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今年法兰西世界杯期间，由于大多数的比赛，都在深夜或凌晨转播。因为无法看，潇潇很是气恼。有时下决心，晚上不睡了--把自己的毛巾，用水沁湿--困了，就擦一把脸.....可遗憾的是，尽管费尽周折绞尽脑汁，还是没有一次能坚持到球赛结束--有时，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球赛开始.....一分钟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乎乎大睡了.....这一招儿不灵，他就另外想办法--临睡之前，问清楚球赛开始的时间，上好闹钟。然后再三叮嘱我，到时一定叫醒他.....球赛开始了，闹钟也响了，再看潇潇，全然是一付无动于衷的样子--躺在床上，纹丝不动.....第二天起床还要再三地埋怨我--为什麽不叫醒他--话音中透着委屈和气愤--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后来有一次球赛开始后，我犹豫再三最终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他硬是从睡梦中，拽了起来.....潇潇经过一阵艰难的思想斗争，睁着一双睡意朦胧的眼睛，坐在了沙发上。眼睛忽而不由自主地闭上，忽而又竭尽全力地睁开.....如此这般，反反复复，复复反反.....好不容易捱到了中场休息--他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爸爸，我明天再看吧？我的眼睛不舒服.....---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从此他按时作息，再没看过一场世界杯的现场直播。每天清晨起床，见到我，也总是羞羞答答地问一下昨晚的战况。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委屈，更没有了对我的埋怨.....由此看来，犬子潇潇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叶公式的伪球迷--只是他还小--那就还有希望.....

哦，差点忘了--前些天，他突然对我说--爸爸，你们别在报上埋怨江津了。你知道吗？当个守门员有多可怜吗？他整天都少不了挨骂受气.....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小小年纪，他会不会是"同病相怜"--我心里不由得一阵辛酸.....

1998/12/30

枫叶的故事--献给中国足球和球迷朋友

五朝臣子

我父亲是学美术的，画了一辈子的画。虽然，最终也没能画出什麼大的名堂。但在我的眼里--父亲永远都是最好的画家。

我的童年，是在父亲讲故事中度过的。岁月流逝，斗转星移.....童年的我，到底听过多少父亲讲过的故事，现在已无法记起了；父亲讲过的故事，绝大部分也早已在我的脑海中随风而了.....然而，父亲讲过的这么一个“枫叶的故事”（这是我为故事起的名字。父亲讲故事时，从不为故事起名，他总是信口开河，张嘴便讲.....），却在我的心里留下的极深的印象。尽管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但对于这个故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甚至连父亲当时给我讲这个故事时的神情--现在想来，都还历历在目，如同昨天一般.....

那还是我上小学怀毕业的时候。有一年秋天，我突然得了急病，高烧不退.....医生诊断，需住院治疗。于是我住进了医院。离开了家，离开了我熟悉的环境，医院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是那麽的新奇，好玩儿.....刚住院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如果不是在这里每天还要吃药打针，那麽，这里简直就可以和天堂相媲美了--睡懒觉，没人管；不用上学，当然也不用写作业；父母亲也不用去上班，整天都可以陪着我呵护着我；同学和老师也会隔三岔五地到医院来慰问我；更重要的是，病房床头柜上好吃的东西，可以按需所求，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一切，哪是在家里可以比拟的？就连医院里为病号做的大锅饭，我当时都觉得非常地美味而可口。家里做的饭菜，根本就无法和这里做的相比.....

可谁知时间一久，那股新鲜劲儿就过去了。新鲜劲儿一过去，烦恼就趁虚而入.....终日里躺在床上不能玩儿。时间长了，这真要我的命！这就是我烦恼的根源所在--烦恼首先让我拒绝吃药打针，继而拒绝吃饭喝水.....人常说，无事生非。这话一点没错。对此，我深有体会！由于我的无事生非胡搅蛮缠，使得原本已快康复的身体，又出现了反复。且有加重的趋势.....面对自酿的苦果，即日趋严重的病情--那时的我，真的是沮丧极了，整天郁郁寡欢。有时甚至感到了绝望.....

一天晚上，外面刮起了阵阵秋风.....父亲来了。像往常一样，他坐在我的病床旁边。换走了母亲，他望着我无精打采的模样儿，摸摸我的脸，半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吧--我想听不想听地睁开了眼睛.....

从前，有一个病人，和你一样，也在医院里住着。他病的很重。整天吃药打针，也不见好转。一年过去了，他的病，还是没有好转。他慢慢地开始绝望了。他认为自己好不了了。

他逢人就说，我就快要死掉了。别人怎麼劝他安慰他，他都不听。因为他已不相信自已会好了--我睁大了眼睛.....

一天清晨，他在病房里，写好了遗嘱，穿好了衣服，闭上了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这时，他的一位好朋友来看他了。他的朋友是一位画家。这位画家朋友对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仙人对我说，你的那位得重病的朋友，如果他能坚持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的病就可痊愈。我问仙人，有什麼好办法，才能让他坚持到明年春暖花开？仙人微微一笑.....”这时，病床上躺的那位病人，睁大了眼睛.....“仙人说，他的病房外，有一棵枫树.....”病人扭头朝窗外望去，不远处一棵枫树，在秋风中，摇摇曳曳，一身通红--我的窗外也有一棵枫树。父亲点点头，接着讲--“如果那棵枫树上的叶子全掉光了，你的那位朋友的生命就到头了；如果枫树的

叶子还有，哪怕只剩下一片，那麼你朋友的生命就还有救……说完，那位仙人飘然而去……梦醒之后，我就赶到了你这里。信不信由你吧！

我走了！”

说完，他的那位画家朋友起身就走了……这时，那位病人挣扎着爬起来，打开窗户，怔怔地望着那棵枫树。……虽然已是深秋季节了，但窗外的那棵枫树，仍然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看着那团火，病人突然感到有了一线生的希望。他把遗书悄悄地收了起来……心里开始相信那位画家朋友讲的故事了……

从此，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要去看一下，窗外的那棵迎风站立的枫树……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天气慢慢地变的寒冷起来。枫树上的叶子，也开始一片一片地往下落了……他的心也开始紧张起来……下雪了，北风呼呼地刮着……枫树上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少了……这时的他已完全相信了那位画家朋友所讲的故事。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紧张--我躺在床上，也开始紧张起来……

天越来越冷，风越刮越大……枫树上的叶子，早已是稀稀落落的了……他每天抚着窗户，开始一片一片地数叶子了……只剩下十片了……他紧张到了极点，他甚至没有了勇气再往下数了……但他想起了那位画家朋友给他说过话：“只要枫树上，还有一片叶子，就有希望！”于是，他又感到了希望！他接着往下数--九片--八片--七片--这时的他，已完全豁出去了--六片--五片--四片--三片--两片--只剩下一片了……他已变得非常镇定了--他什麼也不害怕了，也不紧张了。他对自己，比以前更有信心了--为什麼？

因为他已锻炼出来了！窗外，刺骨的北风吹的那片鲜红的叶子，东摇西晃，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他每天清晨，都要对着那片摇摇欲坠的枫叶，在心底默默地给自己鼓劲，我还有希望！我一定会战胜病魔！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那片鲜红的枫叶，依然顽强地挂在枫树上……这时他已对自己完全充满了希望。……春天来了，枫树开始发新芽了……那片鲜红的叶子，在蒙蒙的嫩绿之中，愈发显得醒目娇艳……--他的病好了吗？

当然好了呀！--后来呢？嗯，后来……父亲思忖片刻--以后再告诉你吧！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二天清晨，我挣扎着趴下了床，来到了窗前--窗外的那棵枫树和父亲讲的那个故事中的枫树一模一样--满树的枫叶，在秋风中，红的像一团火……

没过多久，我的病渐渐地好转了。出院的前一天，我和父亲一同走出了病房，来到了那棵枫树下。这时已是隆冬季节，树上的枫叶，早已凋零了……仅存的几片叶子，也早已没了以前的那份光泽，在凛冽的北风中显得异常的灰暗……突然，我在残存的枫叶中，发现了一片异样的枫叶--她面朝着我病房的窗口。虽然，叶子已被风吹得破破烂烂了，但叶子上的叶茎仍坚挺地长在树干上，一动不动。我要求父亲给我摘下来--父亲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给我摘了下来……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那片早已是破破烂烂的枫叶时，我惊呆了--这不是一片真叶，这是一片画的叶子--我父亲画的……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拿出那片父亲精心画的枫叶时，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那是父亲的爱啊！

我当时，一直到后来，也没问过父亲为什麼要画那片叶子。父亲也从未告诉过我。对于父亲讲的那个枫叶的故事，年幼的我，当时也并没有太深太多的理解--也许故事本身的内涵，还应该有许多许多……

很久以后，从母亲的口中，得知了一点小小的背景。……父亲当时之所以要讲那个枫叶的故事，当然，这主要是因了我的原故。但同时父亲也是在讲给自己听--因为父亲当时，正在遭受着人生的一次重大的煎熬和冲击--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

如今父亲已离我而去，西游仙行三年了……三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他--我慈祥的父亲--我爱他--永远！我想一个人如果能有来世，那麽我一定会为父亲，精心地画一片枫叶……真希望匆匆西行的父亲，在冥冥之中回过头来，听一下，看一下……

父亲也是个球迷。因此，我想把这个真实的故事，献给父亲钟爱一生的中国足球！献给那些至今仍痴心不改的球迷朋友们--愿中国足球和中国的球迷永远不要丧失自己的希望和信心；愿普天下的球迷朋友都能拿出自己的爱心，为了中国足球的明天，去精心地画一片鲜红的充满希望的枫叶……

1999/01/04

过年了，想给母亲送一条红腰带

五朝臣子

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有个习俗，每逢自己的本命年，是一定要在腰间系上一条红腰带的。据说这样做可以避邪。

记得我第一次系红腰带，是在文革的末期。那时母亲由于受到运动的冲击，独自一人，被勒令从西安下放到了陕西省岐山县境内的五丈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母亲当时的年龄与现在的我相仿，也就三十多岁。父亲，是个画画儿的，免不了也同样受到了冲击。那时被文化界的造反派们划为了另类，受到管制。时不时地还要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批斗。当时母亲由于环境所迫无法和父亲商量自己下放的事情，考虑到她走之后，父亲被限制自由，不能回家。家中便只剩下几近花甲的老奶奶和尚年幼的我。今后如何生活？的确是个难题。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毅然地自己做出了决定，将我的户口，随她一同转到那个将要去的陌生的地方。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虽然没有下雪，但天是阴的，也很冷。院子里的积雪都结成了冰，地上显得脏兮兮的。房檐上挂满了粗粗的冰溜。我早早地被母亲叫醒，起床后和母亲一起准备着行装。年迈的奶奶趴在桌前，提着毛笔，在一张张白纸条上，写着母亲的名字。然后，又一张张小心翼翼地贴在母亲要带走的行李上面--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奶奶的的字，怎会写的那麽漂亮？

不一会儿，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接着又进来了几个陌生的人。母亲对奶奶说：车来了该走了！奶奶点点头，什麼话也没说。只是站起身来拉着我，不断地摸我的头，摸我的脸……当所有的行李被搬上汽车后，奶奶拉着我的手仍不愿松开……当时的我，可以说，没有一点离别的痛苦感觉，相反到有一种急切而兴奋的冲动--车就要开了，我和母亲上了车。

我好奇地看着车上的一切……。突然我发现母亲流泪了--当我把手伸出车窗，对奶奶说再见的时候，我发现奶奶也哭了……。我不理解她们为什麼要

哭。当时的我没有丝毫想哭的感觉。

唯一让我有些许难过的是没能再走之前见父亲一面，对父亲说一声再见。……

不知汽车走了多长时间。坐在车上的我，觉得走的路很长了，离家也很远了。不知怎麼搞的，我开始有些烦了。我不停地在心里念叨着，快点到吧，快点到吧！到下午的时候，车终于停了。司机对母亲说，到了。五丈原，说是五丈，其实何止五丈。它到底有多高，我至今无法准确地说出。总之沿着一条蜿蜒向上的土路，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行路的艰难。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感受到了下塬时的艰难。塬上的土路坡度很陡，上塬的时候，尽管累一点，但慢慢上，走走停停也就不觉得有多累了。下塬的时候可就艰难多了。你要想慢慢地下，走上几步，你就会觉得腿上的关节发僵，继而感到腿好像已经不由自己了。不一会儿，你准会觉得腰酸腿痛，头也会被颠的隐隐作痛；你要想疾步快下，那麼，你就一定要做好摔无数跟头的准备。因为你只要放开脚步，你马上就会觉得你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它已经失去了你的控制。摔跟头也就在所难免了。长大以后，凡听到有人说上坡容易下坡难这句话的时候，我总是对说这话的人报以深深的敬意。有时竟有拥抱他（她）的冲动……五丈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在塬上有一座非常著名的祠堂--诸葛祠。在中国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现在在这里，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诸葛亮，有关三国的民间故事……

母亲和我，被当地政府安排到了原上的一间破旧的窑洞里。这里周围没有一户人家。窑洞内黑漆漆的一片--墙是黑的，土炕是黑的，窑洞顶也是黑的--由于到这儿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所以愈发的显得凄凉和荒芜--很明显这个窑洞许久都没有人住过了。我对这个新家真是失望到了极点--这时我才想哭；这时我才更想我的父亲；这时我才更想我的奶奶；这时我才更想我原来的那个家；这时我才有些理解母亲和奶奶在离别时，为什麼要哭了……

等母亲和几位送我们上塬的农民伯伯，一起收拾完这个新家，天已经完全黑了。旷野的黑暗和我以前所经历的黑暗，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它透着一种莫名的阴森和恐惧。

这里没有电，四周也没有一丝地炊烟。不远处隐隐传来几声凄厉的嘶鸣--当地的农民伯伯说，那是狼在呐（音：LA）喊。他们用白灰在窑洞外面的墙上，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他们说，这是防狼的--狼看见白圈会害怕……

收拾完窑洞，我和母亲到被人领着到很远的一户农民家吃完了派饭，打着手电筒，往我们的新家里赶。一路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黑暗，听着一阵阵狼叫--我的心里充满了紧张和害怕。我拼命地大喊大叫--有时自己却被自己那不熟悉的怪声怪气所吓住。于是就更加地害怕和紧张……。母亲不断地鼓励我，狼，不是怕圆圈吗？我用手电光，不停地画圆圈，狼就不敢来了！可我仍然害怕，仍然紧张。我和母亲，走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终于回到了家--母亲进了窑洞，点上了小小的煤油灯，给我铺好了床，然后笑着问我：吓坏了吧？我脸憋得通红使劲地摇摇头！我那时真的感到，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躺到床上，我更加想念我的父亲，我的奶奶，我的那个家。我想哭，可又不能哭。母亲也躺下了，她拿出一本书，就着昏暗摇曳的油灯，像在家里一样地给我慢慢地读了起来……那是一本苏联小说，作者是谁已记不清楚

了。但书的名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草儿历险记》--故事讲的是有一位小孩儿，叫小草儿一次和父亲出门，结果走失了。于是，小草儿的家人，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寻找的历程。我那时真恨死那个小草儿了。我觉得他不听话，是个大笨蛋。记得我当时在我的日记里愤怒地写下了在当时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打倒小草儿！

第一夜，我和母亲就这样地过去了。

以后的每天，母亲都带着我到处走。不是开会，就是学习，下来就是轮流在农民家去吃派饭。闲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背着背篓去拾柴，以备晚上烧炕用。有时在塬上我望着塬下的公路上偶尔开过的一辆辆汽车，折下一根树杈，趴在塬头瞄着那唯一活动着的小东西做出射击的样子。到也其乐融融。后来渐渐地我也认识了不少塬上的小朋友--刚开始我有些听不懂他们说话。他们管"蚂蚁"叫"蚍蜉"，管"喊叫"叫"呐(LA)喊"；骂人时就说"怪我(EU)儿难(LAN)日的".....母亲告诉我，这里人说的话，其实是很典雅的。我慢慢地也学会了他们的说话.....

母亲当时是抱着从此扎根农村的决心，或者说是无奈，来到这里的。我的学习问题自然是母亲必须考虑的一家大事。一天母亲带我来到了这里唯一的一所学校，五丈原小学。在塬的半腰上有一间很破烂的房子，像是一座破庙。学校里仅有一位年过花甲的男老师，整个学校只有一间教室。教室里零乱地砌着几张泥桌泥凳。老师姓郭，个子不高，很消瘦。黝黑的脸上架着一付茶色石头镜。总戴一顶黑色的解放帽。郭老师用嘶哑的声音介绍说，这里只有八九个学生.....母亲决定，让我过完春节，就开始在这里上课。郭老师听罢，似乎显得有些拘谨.....

下了几场雪后，转眼间就要过春节了。这时母亲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她来这里之前就被告诫不能回家(西安)过春节的。而父亲在单位也是被告诫不允许乱说乱动的。看样子，这年的春节，注定我们要分开过了。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也没有炉灶。塬上缺水，这里的井都很深，打上来的水非常苦。母亲告诉我，春节带我下塬，到高点镇上去吃岐山面.....

当母亲把那本厚厚的《小草儿历险记》给我读完的那一天晚上，正好是那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在油灯下，母亲看着我，第一次问我爱不爱这里？我想了好长时间说，有点爱，有点不爱。爸爸和奶奶在我就爱。母亲不说话，半晌，又问我：你不会恨妈妈吧？我拼命地摇头！母亲又哭了，哭的是那麽伤心。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那麽伤心地哭。望着母亲的眼泪，我也不由自主地哭了。尽管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为什麽会那麽伤心地哭，我甚至也不理解我为什麽也要哭！母亲哭了一会儿，像是想起了什麽重要事儿似的，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纸包，对我说，差点忘了，这是给你的--我当时想，一定是母亲给我的过年礼物！我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麽礼物，但我想一定是我喜欢的礼物！我夺过来打开一看--我失望，我生气--原来是一条红要带。这时我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委屈！我想到了从前在家的时候，每逢过年我都有新衣新裤新鞋子，父亲总要给我买鞭炮，奶奶总要给我压岁钱.....可现在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面对着黑漆漆的夜晚，空荡荡的窑洞；冰冷的炕昏暗的灯.....我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这次哭可能是自从我懂事以来，哭的最为酣畅淋漓的一次。我无所顾忌地哭着，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任凭母亲怎麽劝，也丝毫不起作用。人可能就是这样的，钻进牛角尖，越往伤心处想，就越觉得伤心，就越一发不可收拾。

仿佛这世上就自己是最伤心的了！母亲一边给我擦泪，一边拿着那条红腰带对我说，乖，戴上吧！明天就是你的本命年了……"我不戴！"没等母亲说完，我就犯了邪。这一声就好像是吼出来的一样。母亲被我的吼声惊呆了，她也从来没见过我竟敢用这种口气和她说话。母亲愣到哪儿，很久很久不说话……我仍在不依不饶地哭着。后来母亲默默地收起了那条红腰带……。

三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母亲终于被落实了政策，又重新回到了西安。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带着我恋爱已久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到父母家里，和母亲父亲奶奶一同吃完了饺子，看完了电视里的春节文艺晚会，放完了一挂万头的鞭炮，准备送我的女朋友回家的时候，父亲对我说，等一下，你妈要送你一样东西。母亲小心翼翼地从小柜子里拿出了一条红腰带--我惊呆了！母亲轻轻地对我说，明天是你的本命年。戴上它吧！我茫然地接过了母亲递给我的红腰带。这时，我的脑子里迅速地想起了十二年前的那个夜晚--我早已忘了很久很久了的那个夜晚。我系上了红腰带，脑子里好像又空空如也了……好像母亲在对我女朋友说了一句什么：“……我一直想给他……"出了门，天上落下了雪花飘飘扬扬。街头不时有阵阵鞭炮声响起……女友挽着我轻轻地说，你妈真好！摸着腰间红腰带，我的心头，一阵酸楚和苦涩……

这一晃又过去了许多年。世态炎凉我已经过。当我初尝沧海桑田的时候，父亲也已故去三年了……现在母亲一个人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我不知道，以前母亲每次过本命年的时候系不系红腰带；我也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每次母亲过本命年的时候都给母亲送红腰带。自从父亲故去后，我仿佛才真正正地长大了！也就是从父亲闭眼的那一瞬间起，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父母原来被我无意中疏忽的太久太久了；我也才深深地感到了父母对自己孩子的那一腔的爱，是那麽的无私，那麽的真挚，那麽的滚烫……而我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爱，又是那麽地随意，那麽地简单，那麽的……

兔年快到了，年迈的母亲饱经风霜之后，又该到自己的本命年了。没有了父亲……我想，替父亲送母亲一条红腰带……

1999/01/27

村头的那眼泉水已枯竭

五朝臣子

下乡的第二年刚开春，公社领导到五丈原大队检查工作。检查完这里的工作，公社领导和母亲长谈了一次。他们具体谈了些什麼，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谈完话，没过多久，我和母亲就离开了五丈原，被公社安排到了原下的东星大队。

东星大队位于五丈原脚下。村口有一眼清泉，常年四季哗哗地流淌着。水很甜。我和母亲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喝过这麽清甜的水了。这里的农民以种植小麦为主，同时由于当地的水利资源较为丰富，因此这里的地里也种植了不少的水稻。离这里不远，有一条大河，可能是因为这条河的河床全是卵

石的缘故吧因此叫石头河。石头河上有一座浮桥晃晃悠悠的。没走过的人走到上面一定会觉得心惊胆颤。石头河的旁边不远处，就是高点镇，每逢集市，这里便热闹异常。

应该说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相比五丈原，那就更是天上地下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唱戏。当然那时也只能唱那几个样板戏。什么《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我当时几乎可以全本地背唱下来。后来县里的广播站，还几次把我请去录制我清唱的样板戏唱段。我不知道我究竟唱的怎么样，反正每次县里的广播站播放的时候，我是不敢听。不过听许多人说，还不错。只是不知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另外，这里的许多人，字都写的非常漂亮。尤其是用宽排笔写的那种黑体字和仿宋字。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和母亲，被村里安排到了一户农民家里落户。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农家大院。院子很大。空地上，种满了许多蔬菜。主人在院子里，还养了不少鸡。这里的男主人，姓孟。当时估计有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身体很强壮。只是脸很黑而且上布满了皱纹--从这些刀刻般的皱纹上，让人很容易地就想起，在课文里刚学的那个词--饱经风霜。主人只要一有空闲，嘴里就总叼一支很短，但很粗壮的旱烟锅。烟锅上，挂着一件很旧，但很精致的绣花烟袋。一支可能已用了很久很久、火镰别在腰间。男主人平常话不多，但很和蔼。女主人，当时可能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也许是这里的水养女人吧。所以这里的女性都很漂亮。女主人自然也不例外。这个家除了地里的活以外，全靠女主人操持--院子和房子里总是干干净净的。虽然她的家里，也没什么像样的家什。但总能给人一种温馨的家的感觉。母亲经常对我和别人说，这家的阿姨真能干。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老大，长我一岁。是个男孩儿叫拉熊。拉熊长得很瘦小。那时已不上学了，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老二和我同岁，叫来熊。也是个男孩儿。

脸红红的，很结实。后来我和他在一个班上课。老三是女孩儿，十岁左右，叫什么名，我已经忘了。老四也是个女孩儿，那时好像尚在吃奶。这是一家非常善良非常厚道的人。

我和母亲，就住在主人特意给我们腾出的一间小房里。下乡以来，只有在这里，我才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好。现在每每想起，仍觉得格外地温暖。平时我和主人家的老二一起上学（这里的学校要比原上的那间学校好多了，最起码不是泥桌泥凳），一起玩耍。每天母亲出工回来，我们总能吃上阿姨作的热菜热饭。尽管主人家的人不太爱吃大米，但听说母亲爱吃大米，她就时常给母亲做米饭。有时还偷偷地煮他们都不舍得吃的鸡蛋给我吃。有时自己家的孩子发现了，眼巴巴地望着我手中的煮鸡蛋，阿姨总是顺手递过去一根红萝卜，把她打发走对我说，你吃吧。他们不爱吃！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不爱吃，但我知道阿姨从没给他们吃过。阿姨要用这些鸡蛋，在集上换钱来养家糊口。阿姨的手很巧，做的饭菜，特别好吃。一支普通的红萝卜，她能切的像头发丝一样。她熬的苞谷棒总是那么香甜，喝完以后，盛稀饭的碗总是干干净净的，几乎不留一点稀饭的痕迹。她做的岐山面，我每次都能啖下许多碗--离开那里以后，我一直没能再有过吃饭时，如狼似虎般的感受了。那种香甜的感觉，看样子只能永远的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暇的时候，我就和主人家的老二一起去麦地里挖野菜，去塬上捡柴禾。麦地里能吃的野菜有两种，一种叫荠菜一种叫麦萍还有一种野菜（名字记不

请了)，据说有毒不能吃。由于它的形状和麦萍有些相似，所以经常被误挖回来。阿姨总是细心地把它一个一个地从菜筐里捡出来，然后，耐心地给我讲两种野菜的不同之处。捡柴禾是我最爱干的一种活，因为能到处转游。当然转的多了也不时地闯一点不大不小的祸。又一次我竟然把人家在地里种的小苹果树苗，连根拔了起来，当柴禾装到我的背篓里带了回来。回到家不一会儿，就有人找上了门问谁把他家的树苗拔了，阿姨连忙出来问明情况检查了我的背篓，然后忙不迭声地给人家赔不是。那人到也不再追究，拿了树苗就走了。阿姨轻轻地对我说，以后可不敢再拔人家的树苗了--我使劲地点头。

小孩儿在一起不会总是和和气气的，有时难免闹一些矛盾。一次不知道为什麼，我和来熊发生了矛盾我们好几天不说话。有一天，我在家越想越气，就跑倒他们家，把他叫出来。

让他还我以前给他的铅笔和本子，他回家，拿出了已用的很短的一根铅笔还给我。我不答应，一定让他还一根新的给我。他说没有，我就不依和他大吵大闹……。第二天下午，阿姨从外面回来悄悄地把我叫出来，递给我一根新铅笔，对我说，拉熊不懂事，这是我在集上刚买的新铅笔……。我一把抓过铅笔扭头就走。晚上我得意地对母亲说了这件事情，母亲听完一句话没说，一巴掌扇到我的脸上--我记得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打我。我没有哭，我只是感到不可思议，怔怔地呆立在哪儿……。母亲拿起铅笔去了阿姨家，很久才回来。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不，你伤了阿姨的心--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更不理解……。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我才理解了，那时我是多麼地自私。因为我的自私，伤害了那麽善良的一个人。我至今想起这件事就感到非常地内疚和愧悔……。

去年，我和母亲故地重游又来到了这里。也算是了却了母亲多年的一桩心愿。村里变化不大，以前的房子，依然如故，只是显得有些破旧了。院子里的男主人已故去了多年。老大拉熊也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了。老二来熊已成家立业了，且已有了俩个孩子。女主人，我和母亲没能见上。来熊说，她娘和村里的人去太白山进香去了，要过些天才能回来。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张他母亲的近照--老了，头发也有些花白了，额头上爬着几道深深地皱纹，但仍可以看得出当年的神采。阿姨，尽管老了，但在我的眼里，显得愈发的慈祥了--我和母亲，从心里都感到了些许的安慰。我和母亲都在心底默默地祝愿她老人家幸福！同时我也在为我当年的自私抑或无知，对老人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村头的那眼泉水边……。泉水已枯竭了，泉眼旁还依稀能看出当年潺潺流水的模样儿。我站在这里，望着枯竭了的泉眼，许久许久不愿离去……。我多麼想再喝一口这里曾经流淌过的清甜的泉水……。可如今她却枯竭了！

1999/01/29

荒唐人生

文/五朝

引子

“今晚打老虎！”

--这是谁说的，忘了。

A

八月十八日，上午九点。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当王巴丹心平气和地将手中的一张两百二十万元的转账支票，在凯悦阿房宫酒店的一间总统套房里，交给花老五的时候，他忽然感到自己轻松了很多。仿佛一下子没有了任何的牵挂。

也许正是这种轻松，使他浑身的肌肉开始酥痒，膀胱也开始发胀。

他想撒尿。

于是，他没说一句，甚至连正面看也没看花老五一眼，便转身离开了那间豪华的总统套房。

应该说，在来这里之前的许多天里，王巴丹确实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今天将有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形。并且根据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形，他还特意为自己设计出了不同的台词。

为了让自己的那些台词能更加的精彩，他几乎绞尽了脑汁。所有周润发和周星池，刘德华演过赌神赌圣赌王之类的电影，他都把结尾部分，重新看了一遍。

设想一

进门后，慢慢地从夹万里取出那张支票，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然后，手腕儿和手指做一个优雅的屈伸动作，象扔纸牌似的，让支票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飘到花老五的桌上。

“再会！”

花老五目瞪口呆。

设想二

进门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支票递给花老五。当花老五手忙脚乱欲接时，再慢慢地收回来。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咱俩后会有期！”

花老五点头哈腰。

设想三

进门后，先坐下，点一根烟。然后，在花老五急切的目光下，慢慢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支票，放到他的床上。

“两百二十万，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假。”

花老五干笑。

然而，设想中的这些情形，最终却都没有出现。一切结束的是那麽地仓促和简单。

在走出总统套房的一瞬间，他为这种仓促和简单的结局，产生过一点点的失望和沮丧。

他恨花老五。倒不是完全因为他的那二百二十万。他恨花老五在最后的时刻，没有成全他的那一点点自尊。他也恨自己。恨自己没出息。最后关头，

竟然想小便。

不过，他的这种沮丧，很快便消失了。

这样的结局，也许是最自然的。因而，也就应该是最好的。他想。

“真他妈的爽！”

走到大街上，一种大彻大悟的奇妙感觉，涌上了王巴丹的心头。他觉得，此时的自己颇有几分像当年盘坐在菩提树下觉悟时的如来。

天还是蓝的，云还是白的。

a

七月十七日，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凯悦阿房宫酒店总统套房。

第三张牌，发下来了。

我慢慢地将牌翻了过来。是那张我想要的红桃 10。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没人觉察，但却实实在在地吓了自己一跳。

该不是什麼不好的兆头吧？我问自己。

“五万！”旁边有人开价了。

价码不低。

我抬头一看，出价的是花老五。

他桌上的牌，是一张 J 和一张梅花 10。估计他的底牌不是 J，就是 10。

花老五面无表情，欠了欠身子，大大咧咧地从自己台前数出五叠港纸，扔到了台子的中央。

轮到我了。

我现在手里的这牌，无论如何都是要跟去的。多少钱都得去！牌场上，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千金难买 10JQ”。而我的牌，正是 10JQ。我看了一下其余两家桌面上的牌。于是，我决定，五万过后，再加两万。

“巴丹啊，巴丹。真他妈有你的。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坐在我下家的那位胖胖的家伙，苦着脸嘟囔着。

他桌上的牌，是一张小 9 和一张 Q。底牌极有可能还是一张小 9。

“唉！我的春天哪儿去了……”

“老张，你真他妈是凯子。牌好的时候，你溜了。牌不好的时候，你到硬要往上冲……”

“话多！我他妈就是一凯子！管得着吗？”

“甭赌气。老张，那可是钱，不是手纸。”

这一轮，没人跑路。

我想，如果下一张牌，我发到的是 9 或者是 A，赌注一定要再大一些。最起码，要打走一个人。

真邪门了，想啥来啥。

我得到的牌，果然是一张 A。

没什麼好说的了。穷追猛打。

“十万！”我说。

老张，沉不住气了。

他一边反反复复嘟囔着“我的春天没有了”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边不断地搓看着自己的底牌。

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犹豫半天。最后，终于决定不再跟了。

“操！真他妈的背！背背家！”老张懊丧地把自己的底牌甩在了台子上。

果然是一张小 9。

“刚才发那一张牌的时候，就不想让你去，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白损失七万。”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

“方老总，你他妈闭上你的乌鸦嘴！”老张显然真的是有点儿恼火了。

“好，好！我闭嘴，我闭嘴。”那位姓方的老总，边说边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底牌。

“不就是十万嘛。跟了！”

“我也跟！”花老五说。

第五张牌发下来了。

我开始有点紧张。牌是扣着从和官那儿发出来的。这是牌场上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最后一张牌，必须扣着发给每个人。我将牌一点一点地搓开。露出了两个小小的平头。

我靠！真他妈的兴！是一张 K。

我控制住内心的激动，极力保持着平静。

看样子，其余两位的牌也是够大的了。但决不会比我的牌大。也就是说，这一把牌，我赢定了。

我估计，花老五应该是买到了两对。方老总则买到了三条。但两人都不可能是豪斯。

因为从第四张牌开始，他们就已经没这种可能了。

于是，我开始琢磨，如何才能引他们上钩。

按照牌桌上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一把牌，我的牌面最大，是顺子面，应该由我来开价。

价如何开，开多少，这里边，是很有学问的。尤其是在这种已经稳操胜券的情况下。

如果把价开高了，有可能把别人吓跑。得不尝试。可如果把价开低了，自然也不划算。

有点辜负了这把难得的好牌。

“说话呀，不敢说？你是真顺，还是想偷机？”

“哼！不敢说？明告你吧，我是在想，如何才能引你们上钩！”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手故意做出了一种哆哆嗦嗦的样子来。

“二十万吧。”我的嗓音里，明显地带上了一丝颤颤的音。这倒不是我故意做出来的。是自己跑出来的。不过的确是恰到好处。

也许正是由于我的这丝颤音，使他们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我是在投机。他们犹豫再三之后，终于都跟了进来。

我们慢慢地掀开了自己的底牌。

“不好意思，真顺子！”

他们都有点傻了。

“王巴丹啊，王巴丹！你他妈的真是王八蛋！”

我微微一笑。

“靠！我刚才不都明告你们了吗？我是在想引你们上钩的嘛。怪谁？谁让你们都不相信！我这人，特实诚！”

“哈哈！活该！”老张有点幸灾乐祸。

“你他妈脑子有问题？好像你没输一样？”方老总也有点急了。
这一把牌，我赢了八十多万。

B

八月十八日。上午十点。

王巴丹的口袋里，还有万把块钱。他决定先去喜来登洗个桑拿浴，让身体彻底的放松放松。然后，去香格里拉美美地吃上一顿那儿的西餐。再在那儿，开上一间房，晚上……

想到这儿，他有些犹豫。

是把菁柔叫出来陪自己呢？还是在喜来登叫一小姐？

最后他决定，还是在喜来登叫个小姐陪陪自己吧。他想彻底地放纵一下自己。

王巴丹拿出手机，拨通了菁柔的电话。

“喂。菁柔。我是巴丹……”

“谁？听不清楚……”

“王巴丹！”

“哇！你声音那麽大干吗呀？”

“听着。我今儿要去深圳。”

“什么时候？”

“现在。马上就走。”

“我去送你吧？”

“不用了！又不是去三兆（火葬场），送什麼送？我说啊，你这些天，没事多去我老爷子那儿看看。给招呼招呼。就这了。白！”

王巴丹挂断了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喜来登大酒店。

这家五星级的大酒店，果真是名不虚传。里边的小姐一个比一个漂亮。

王巴丹径直奔健身房而去。

“先生。就一位吗？”

王巴丹点点头。

“给找个小姐吧。”

“对不起。先生。我们酒店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不好意思。”

“靠！你是该不好意思！”

“真的。对不起，先生！”

“我他妈不是什麼好鸟！更不是条子！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不好意思。请问先生，您有会员证吗？”

“没有！靠！你的记性可真好啊！忘了？我上次不是还给你五百块钱的小费吗？”

“五百……？”

“就在上个月。我和几个哥们一起来的。最后，每人给你了五百……”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不起，对不起！”

“真想起来了？”

“不好意思。先生。最近，查的比较紧……”

“没关系！上次的那位小姐还在吗？叫什麼来着？叫咪咪吧？成都来的！”

“不好意思。先生还是自己去看看吧。有几位小姐还没起床。”

王巴丹走进了一个套间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套间。小姐们一般来说，都

坐在里边的那间屋子里整装待发。靠着外面这间屋子的墙面上，正中央镶着一块很大的玻璃。这种玻璃很奇特。里面看不到外面，而外面则能看到里面。

从这面玻璃墙望进去，里面坐着十几位小姐。看得出来，都是刚刚才起床。

她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照着化妆盒里的小镜子，往自己的脸上，涂抹着什麼。

应该说，她们长的都不错。而且，个头儿都很高。也很苗条。

大概是因为她们都还没有觉察到此时外面已经有人在虎视眈眈的缘故吧，她们一个个都显得很轻松。

上一次她们可不是这样啊。王巴丹心想。一旦有客人来了，她们首先便会冲着那面看不到外边的玻璃墙，争先恐后地露出她们极其职业化的媚笑。然后，便会竭尽全力地使出自己浑身的招数。要麼抬腿弯腰骚姿弄首；要麼故意双臂后抱，高高挺起自己的胸脯。总之，花样繁多。一个个都恨不得一下子就扑到客人的怀中。

当然，她们的这种作派，并非是出于本能，而纯粹是职业需要。

“真他妈的敬业！比那帮子球员们强多了！”这是王巴丹那时的感想。

王巴丹细细地扫描着坐在屋里的这些小姐。在靠近墙角的地方，他终于发现了自己刚才说过的那位叫咪咪的小姐。

“就那位小姐吧。”王巴丹用手指了指。

“好的，先生。您先进去，小姐随后就到。”

王巴丹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换上了桑拿服。他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根烟。

“先生，你好。”声音甜甜的，怪怪的。

“你好！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啦！大老板嘛！”声音还是甜甜的，怪怪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

“我说，小姐啊，说话别再啦呀啦的。好吗？听起来怪难受的。我记得，你上回不是这样的啊。”

“可以啦……”

“又来了？”

“嘻嘻。不好意思啦……”

“算--啦！”

“先生很有意思啦……”

“记得我上次临走时，都给你说了些啥？”

“先生，说什麼啦？”

王巴丹忽然间觉得自己很可笑。靠！这儿的小姐怎麼会记得我呢？每天都有那麼多的人来找她。分得清谁是谁吗？没把哪个生了杨梅大疮的家伙认成我，就算是谢天谢地了。

“先生，你先去洗吧。我在按摩房等你。好吗？今天我有点不舒服。桑拿房里太热了。我就不陪你进去了。可以吗？先生，别生气啊。我不说‘啦’了。”

“好吧。”

“谢谢先生……”那个“啦”字，终于没有出来。

王巴丹提了一桶凉水，钻进了桑拿房。他朝炉子上浇了一瓢凉水。屋里，立时雾气腾腾。

他解开衣服上的带子。直挺挺地躺在木台上。

那台镶嵌在桑拿房墙面上的电视，这会儿正在播报新闻。

“八月十八日，平安无事。末世邪说大破产。今天是八月十八日，传说中的天体大十字，将在今天出现……”

世界末日？我他妈怎么就把这事都给忘了？

王巴丹出了一身的汗。

不知道是冷汗，还是热汗。刚刚还在身上游动的那一份轻松，顷刻间，便无影无踪了。

他开始感到了一阵沉重。一个月来，这是第一次。他破产了。莫名其妙地破产了。

破产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想过。或者说，他没有好好地想过。几年来的辛苦，几年来的努力，全没了。不是战死了，而是被阉割了。不是被别人阉割了，而是自己把自己阉割了。

难道，真的是，应了那句俗语“来得容易，去的也容易”吗？我他妈来的也不容易啊！可为什么去的就这么容易呢？

搞不明白。搞不明白。

“荒唐！我他妈真荒唐！”王巴丹给自己的身上狠狠地浇了一瓢凉水。

汗出的差不多了。王巴丹出了桑拿房，跳进了外面的温泉里，继续泡着……

一夜之间，输掉了三百多万。傻逼啊，傻逼！我真他妈是大傻逼！

王巴丹有点晕乎乎的了。

按摩房里，那位叫咪咪的小姐正坐在床上抽烟。

“先生，泡好了？”

“好了。”

“哪，开始吧？”

说着，小姐掐灭了烟头，开始脱衣服。

“先生，喜欢什么样的服务啊？”

“看来，你真的是把我给忘了……”

“不好意思……”小姐硬是把“啦”字，又给咽了回去。

“你就看着办吧。”

“只要，别让我用嘴……什么样都行。我听先生的。”

小姐已然是一身短打扮了。一条粉红色的胸罩，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粉红色短裤。

“别再脱了。给我踩一下后背就行。”

小姐上了床。手握着顶上的把杆，站在了王巴丹的后背上。用脚来回地踩着。

“先生，您生气了？”

“没有啊。”

“那你怎么……？”

“哦。晚上再说吧。对了，晚上我想，带你出去。怎么样？放心。不会亏待你。”

“出去？老板可能不会同意……”

“为什麼？”

“怕出事……最近，查的比较紧。”

“没事。我带你去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什麼地方？”

“香格里拉。”

“哇塞。那个地方的西餐，好好吃耶！”

“那就一块去吃吧。”

“就怕老板……”

“五千。怎麼样？”

“五千？真的？我想想……”

“想好了，晚上七点，咱们在香格里拉西餐厅见！”

“好啦。”那个“啦”字，一不留神儿，又从她的嘴里溜了出来。

她也不由地吐了一下舌头。

b

七月十八日，凌晨零点三十分。凯悦阿房宫酒店总统套房。

钱这玩意儿，真他妈的神奇。他的确能让一个人的欲望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急速地膨胀起来，变得越来越贪婪。

望着眼前我刚刚赢来的那八十万，我的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空荡荡。

老张又派人回自己的公司去取钱了。

花老五和方老总的台面上，钱还不少。估计也有个七八十万吧。

我让苟实在旁边将我赢来的钱码整齐，放好。

下一把，无论发给我的是什麼牌，我都啪斯。我想。

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自己的头脑。

老张派去取钱的小马仔拎着一个精制的黑皮箱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最后五十万。输完拉倒。”老张说着，便将皮箱里的钱“哗”的一下全到在了台子上。

“开始吧。”

和官开始发牌。

我没有看底牌。

其余的人都在搓牌。

对于赌徒而言，搓牌实在是一种享受。很刺激。有点象做爱时的那种摩擦。当然，一阵紧张的摩擦过后，有的人得到了满足，有的人则很失望。

搓牌也是一样。

花老五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底牌放在了自己那张明牌Q的下面。

方老总面上的牌是一张A。

老张还在紧张地一点一点地搓自己的底牌……

我的面上是一张10，底牌没看。我随手扔了一万。

“一万太少了把？”方老总说。

“五万。”

“五万就五万。”老张跟了。

花老五没吭气儿，也扔进去五万。

“五万太多。不去了。”我把底牌一合。

坐在我旁边的苟实，将我的底牌拿起，让我悄悄地看了一眼。靠！是一张10。

我有点后悔。

这一把，我要是跟去了，很有可能还是我赢。

老张的鼻子上，已经开始冒汗了。

“把你的鼻涕擦了吧。”方老总说。

老张的鼻子本能地一吸溜。

花老五还是那样不动声色。不过，看情况，他这把牌应该还不错。

靠！这帮哥们儿，平常里一个个衣冠楚楚，人五人六的。这会儿，都他妈的原形毕露了。

人说，培养一个真正的贵族，得需要三代人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说的真没错。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做不了贵族的。因为往上数三代，基本上都是些农民。好一点儿，也就是一土豪劣绅。所以说，钱再多，也不灵。照样当不了贵族。顶多没事时，装装样子，唬唬别人而已。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自己还能不清楚？我想。

方老总，八十年代末毕业于北方工大。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现在经营一家规模不算小的计算机软件公司。据说现在的个人资产，已超过千万。

至今独身。

老张，八十年代末毕业于西北交大。学的是生物工程之类的专业。毕业后，南下广东，在一家药厂给资本家打了几年工。前些年，回到老家自己开了一间药厂。据说生意还不错。个人资产也应该超过千万。

离异。

花老五，北师大中文系肄业。据说和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有关。肄业后，便一直流窜于各地倒腾外汇外币。后来，又开始职业炒股。发了大财。不过，前些年由于股市崩溃，他也就跟着倒了大霉。个人损失可能已超过千万。现在他的手里究竟还能剩下多少钱，没人能说得清楚。估计就是他自己可能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不过，这家伙神通广大，黑道白道都通。今儿这几位手里拿着的五六百万港币，都是经他手从银行给套出来的。也就两天时间。而且是平价。

离异再婚。

我，王巴丹。九十年代初毕业于西南美术学院。毕业后，在一家著名的杂志社里做了一年美编。九六年辞职下海，自己开了一间艺术品拍卖行。现在个人资产估计在三百万左右。其中一百余万为固定资产。和上面的几位大哥相比，我是名副其实的小弟。不过，我自认为，自己敛财的速度也并不逊色于他们。就是辛苦了一些。可干什么不辛苦呢？泡妞也辛苦啊。

至今未婚配，仍是孤家寡人。

“十万。”方老总说。他面上的牌，是两张A，两张小9。

老张又跑路了。他最后一张买来了一张小9。面子上已经是“五大片(AK9)”了。

花老五看了一下自己的底牌。然后，缓缓地将自己台前大约有三四十万，全部推到了台子中央。

“梭了！”

“是三头Q？”方老总抓耳挠腮。“靠！少打一点不行吗？”

“方老总真想看看我的底牌？”

“想看……”方老总显得有些犹犹豫豫。

花老五微微地笑了一下。“那好吧。少打一些，就二十万吧。”

“靠！还是不看了的好！”

“真不看了？”

“不看了！”

“可别后悔啊！”

“你就甭他妈的学王八蛋诈我了……”

“呵呵，那我就不客气了。”花老五一把将台子中央的钱，全揽了回去。

凭我的直觉，花老五这一把牌绝对是在偷机。

方老总急不可耐地掀开了花老五的底牌。花老五果然是偷机。他的牌，只有面上的一对Q。

“我说，你别后悔嘛。”花老五边整钱，边对方老总说。自然是一脸的得意。

方老总没说话。但谁都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正在懊悔不已。

“靠！这小子机偷的真好！高！”老张显然又在幸灾乐祸。

看样子，花老五这家伙才是我今晚真正的对手。千万小心此人。我在心里暗暗地提醒自己。

说到我们这几个，也算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在两年前的一次中西部地区经贸洽谈会上，我们彼此相识了。从那儿以后，我们便常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自然也少不了在一起打打麻将，玩玩纸牌。

基本上，每个月，有那麽一两次。

当然，以前在一起打麻将，玩纸牌，输赢也就是个一两万。最多也没有超过十万。

纯粹是为了消遣。因此，每个人也都表现的极有绅士风度。从来也没有谁为输赢真正的红过脸。

凯悦阿房宫酒店的这间豪华的总统套房，是我们的根据地。因为这里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基本上没有条子来骚扰。账单自然是由赢了钱的那位来结了。

一个月以前，输钱之后有点发急的老张提议，下次玩一回大的。每人至少带一百万。

现金支票都可以。

那天，打牌的结果，是三归一。

方老总赢了钱，正在兴头上。所以，就第一个说，我没意见。多大都行。谁怕谁？

花老五也没什麼意见。也许，在他的心里，早就有这个企图。

我呢，自然有些心虚。

因为论财力，我根本就不是他们几位大哥的对手。一百万，可真他妈的不是个小数目。他几乎是我全部资产的一半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

“王巴丹，你他妈说话呀。”老张在催我。

“我……”

“悚了？”

“一百万，怎麼带啊？太多了吧？”我在努力地寻找着借口。

“换成千元一张的港纸。”花老五说话了。“你们把钱，打在我的账号上，我来办这事。放心！绝对平价。两天搞定。”

“这主意好！”又是方老总第一个表示赞同。

“打到你的账号上？你不会黑吃黑，把哥几个的钱给私吞了吧？”老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花老五有些不高兴。“要这样想，我他妈的真无话可说。”

最后，还是方老总一锤定音。

“就这麼着吧。下周一，咱都把钱打在花老五的账号上。花老五周三前，将港纸按平价如数交到各位手上。周六晚上十点，咱们准时在这儿集合。踢死一个就散摊！”

“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每人就打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币到我的帐上，换一个整数。一百万港纸。”花老五说。

说实话，那时我的确很矛盾。

一方面心虚，一方面却又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主要是来自于那一百万对我的诱惑，以及我对自己牌技和运气的自负。

想想看，每人一百万，四个人可就是四百万。机会均等。说不定，这四百万就是为我准备的。

冲动，外加一种强烈地虚荣心。最终使我稀里糊涂的就随了大流。

忐忑不安又兴奋莫名。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始终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中。

应该说，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赌博和电影电视中那些虚构出来的赌博，完全是两码事。

一个纯粹是真刀真枪玩儿命，一个是全他妈的扯淡。什麼偷牌换牌变牌等等，这些个老千伎俩，绝大部分是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导演臆想出来骗人骗钱的把戏。

我从来就没信过那些玩意儿。

这一把，又是花老五笑到了最后。

我已经连续三把牌，没有跟去了。

老张又开始都嘟囔囊，一脸的不高兴。

方老总相比起来，表现的还算平静。

由于老张新取来的钱，全都是百元一张的人民币，所以，台面上的钱，越发地显得多了。

牌场有时就是这样，事前人们的许多约定，往往一到实际场合，马上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比如，来之前，大伙都说了，踢死一个就结束。老张已经被踢死了，可就是没人说结束。

方老总大概是因为自己也输了。所以，当老张派人回去去“挑水”的时候，他装得跟没看见似的。花老五由于没赢多少钱，估计心有不甘。所以，他也没有吭气儿。老张就更不用说了。他自然不会愿意就这麼结束了。

于是，我们从前的约定，等于放了个屁。

尽管我觉得很不舒服。但一看到老张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难免就动了恻隐之心。

再加上“赢了钱就走”这样的事，我实在做不出来。另外，或许在我的潜意识中那种贪婪的欲念也在作祟吧。所以，我也没有吭气儿。

又一轮，开始了。

我决定，看情况，再猛冲几把……

C

八月十八日，晚上七点。香格里拉酒店。

咪咪如期而至。非常准时。的确让王巴丹有了些许的慰藉。尽管他也明白，咪咪的准时，并非是因为自己的魅力所致。

咪咪穿了一件黑色的无袖紧身连衣裙。领口很大，呈一字状。把她的那对饱满的乳房绷得紧紧的。给人一种随时都有可能全部“爆”出来的感觉。很性感。

唯一令王巴丹有些不快的是，咪咪把她原本也很性感的嘴唇涂成了黑色。看起来，有点吓人。

“去趟洗手间吧。”

“先生，你要干吗呀？”咪咪一脸的疑惑。

“别往别处想。去把嘴唇上的黑颜色弄掉。”

“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

“别以为了。去吧！”

咪咪很听话地去了洗手间。

现在正值旅游旺季，西餐厅里的客人很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外。白的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王巴丹坐在餐桌边，抽着烟。百无聊赖地望着那些循规蹈矩，正在细嚼慢咽的老外。

“嗨！现在怎么样？”

咪咪回来了。嘴唇变成了粉色的。

“好多了。”

咪咪坐了下来。

“不喜欢黑色？”

“只是不喜欢黑色的嘴唇。”

“为什么？”

“过敏！”

“哇！先生好奇怪啊！”

接下来，咪咪便开始喋喋不休地对王巴丹讲起自己的老板是如何的不让自己出来自己又是如何地软磨硬泡终于跑了出来。言语之中，自然没忘了时不时地点一下自己出来这一趟所遭受到的经济损失。

王巴丹心里非常明白，咪咪说这些话的真实含义。他能理解。因为咪咪就是靠此为生的。

“我不会亏待你！”

“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才来了呀。”

“咱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好啊！”

这儿的西餐，是自助形式的。王巴丹和咪咪各拿了一个盘子，去盛菜了。咪咪显得很兴奋。每样菜都盛了很多。

“能吃完吗？”

咪咪点点头。

“哇！还有冰激淋啊……”

“那个，到最后再吃吧。”

咪咪回到座位上，闷着头，大嚼起来。

“好吃吗？”

“好吃！”

“那就多吃点儿。”

不知怎麼搞的，此时，王巴丹的心里，竟觉得咪咪有点可怜。靠！你才可怜呢！他暗暗地骂了句自己。

“就是这刀啊，叉啊的，不方便。”咪咪说。

“用手抓着吃。”

“可以吗？”

“有什麼不可以的？”

“那好吧。”咪咪真的上手了。

王巴丹这会儿，却没了胃口。他放下手中的刀叉。静静地看着咪咪狼吞虎咽。他有点羡慕。

咪咪以极快的速度解决完了一大盘菜。她用餐巾擦擦手，擦擦嘴，站起身来，又准备去盛菜了。

“喂。你怎麼不吃啊？”

王巴丹笑笑。“你都替我吃了啊。”

“是吗？你不是说是自助餐的吗？那我不去了。你快去吃吧。”咪咪真的又坐了下来。

“呵呵。和你开玩笑哪。去吧。我不想吃。”

“那个排骨和馅饼，好好吃耶。我给你弄一点吧？”

“不用了。你去吃吧。”

“你真的不吃啊？那我去了啊？”

“去吧。”

若不是咪咪的脸上化的妆，有些过分地浓艳。外人一定不会想到她是一位风尘女子。

有时候，她显得特天真，特无邪。王巴丹想。这种天真无邪，决不会是装出来的。

与她的职业无关。也许这正是王巴丹之所以喜欢咪咪的原因吧。他说不清楚。

“我能吃吧？”

王巴丹笑笑。

“吓着你了吧？嘻嘻……”

咪咪终于吃完了，也吃饱了。她和王巴丹一起走出了西餐厅，上了八楼。进了房间，王巴丹问，“要不要洗一下？”

咪咪调皮地眨眨眼，“一天不知道要洗多少次。都快把身子洗烂了。”

“还是洗一下吧。”

“好吧。”

咪咪把连衣裙脱掉，穿着胸罩和短裤，进了洗手间。

王巴丹打开房间的门，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外面的把手上。

不一会儿，咪咪从洗手间出来了。一丝不挂。

“你也洗一下吧。”

“嗯。”

赤身裸体的咪咪，没有丝毫的羞涩。她一边用毛巾擦拭自己的身体，一边从她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取出一只保险套放在桌上。她那旁若无人的神态，以及她那多少有些职业化的做派，一下子便把王巴丹拉回到了现实之中。他

稍稍地感到，有些失望。

当王巴丹洗完出来，咪咪早已拉开了被子，正躺在床上兴致勃勃地看着电视。

电视里，赵薇睁着她那双令人吃惊的大眼睛，正在大呼小叫地胡言乱语着什麼。

“你喜欢看还珠格格？”

“嗯！”

“有什麼好看的？”

“就好看！我们那儿的人，都喜欢看！”

王巴丹摇摇头。

咪咪的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让王巴丹又一次远离了现实。他感到有些恍惚。

“来呀！躺下一起看！”咪咪把自己的身子，往里挪了挪。“以前老没时间看。今天让我把她看完。好吗？求你了……”

“没说不让你看啊。你看。”

恍惚，还是恍惚。

“你真好！”咪咪跳起来，亲了王巴丹一口。

王巴丹上了床。咪咪用手搂着他的头，不时地用嘴巴很随意地亲吻着他的额头。他把自己的头，枕在咪咪的肩胛上。他觉得很轻松。

咪咪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忽而眉头紧锁，忽而又不由自主地“咯咯”大笑。一付天真模样。

王巴丹闭上眼，静静地躺着。他用手轻轻地摸着咪咪的身体。很光滑，很细腻，也很有弹性。他似乎忘记了咪咪的真实身份。他从咪咪的身体上，嗅到了一种沁香的气味。

令他陶醉，令他痴迷。

他想摸咪咪的乳房。可当他把自己的手放倒咪咪的乳房上的时候，咪咪却把他的手轻轻地挪开了。

“让我把这一点看完。好吧？求你……”咪咪的声音很柔很柔。

王巴丹的手，不动了。

“真乖！”

那个破电视剧，终于演完了。咪咪长出了一口气，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你说，皇上真的会杀了还珠格格吗？”

“怎麼不会？”王巴丹挪了一下身子，“皇上嘛，想杀谁，还不是他说一句话的事。”

“那，还珠格格可就太可怜了！”

“有什麼可怜的？整天就知道大喊大叫无事生非。象个白痴。不杀她杀谁？”

“你心肠真狠！”

“是吗？那我可太高兴了！”

咪咪不解地望着王巴丹。

“我他妈以前就是因为心肠太好了。才……”王巴丹忽然觉得，说这话，特没劲。

他闭上了嘴。

咪咪有点不知所措。她不敢吭气儿。

王巴丹拍拍咪咪的后背。

“没事。”

咪咪这才又活跃起来。

“傻丫头！也不想想，皇上要是真的把还珠格格给杀了，这戏还怎麼演下去？”

“对啊！还珠格格死不了了。真好！”

此时的王巴丹，仿佛已经完全地进入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中。他更加的恍惚了。他想永远地躲在里边。

“哇！你？没反应啊。嘻嘻……”

王巴丹没说话。

“让我看看你的小弟弟。”咪咪悄声地说。有几分调皮。“哇！真乖耶！”又有几分天真。

电视里，又开始播报新闻了。还是有关那些发轮功之类的东西。王巴丹用遥控器，关上了电视。

咪咪用嘴巴亲吻着王巴丹的胸脯。很温柔。完全不象是在逢场作戏。她的手又一次伸向了王巴丹的下身。

“咦？小弟弟有反应了耶。”

王巴丹还是静静地躺着。咪咪翻到了他的身上，不停地吻着他的脖子。她和他的身体，也都在不停地扭动。

“我，想小便。”王巴丹翻身，下了床。

“我也去。嘿嘿！”咪咪也一起下了床。

两条赤裸裸的人体，映在了洗手间的镜子里。他们都看见了。他们都有些冲动。

王巴丹一把抱住了咪咪。于是，两人就在洗手间里亲吻了起来。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

“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咪咪紧紧地拥在王巴丹的怀里，象是在喃喃自语。

王巴丹用力地抚摸着咪咪的全身。

“上床吧。”咪咪说。

王巴丹抱起咪咪，把她放在了床上。

然后，他站在床边，弯下腰，轻轻地亲吻咪咪浑圆的乳房……

咪咪的身体，开始颤栗起来。嘴里也开始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呻吟声。

“来吧！上来吧！”咪咪的脸红红的。比化妆时，漂亮了许多。

“滴滴滴”床头的电话，响了。

咪咪吃了一惊。

C

七月十八日，凌晨两点整。凯悦阿房宫酒店总统套房。

我是一对 J。

老张的面上，是一张 K。

方老总的面上，是一张 9。

花老五的面上，是一张 Q。

方老总打了一万。

花老五跟了一万，又加了一万。

老张跟了。

我也跟了。

“不去了。不去了。”方老总把自己的底牌一合。

我又拿到了一张 J。

老张是一张 A。

花老五是一张 10。

我不动声色，只打了两万。

厄运，也许正是从这两万开始，毫不留情地降临到了我的头上。事后，我一直在想，此时只打两万，绝对是个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可能是我这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如果那时我不是那么地贪心；如果那时我能好好地分析一下形势；如果……我以后的情形，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可是，世事中，哪来的那么多的“如果”呢？

老张跟了。

花老五思忖片刻。然后，也跟了两万。

我分析，老张不会有什麼好牌。因为他要有好牌，决不会这么老实。可能早把价码升上去了。他之所以还要跟着去，无非是看好 KA 两张牌。目前面上，还没有出来这两张牌。

花老五，搞不好，已经有一对牌了。很可能就是一对 Q。他第一把牌，之所以只加打了一万，完全是因为忌讳老张的牌。他怕老张阴他。

当第三张 J，发到我的手上的时候，我是想过多打一些。但转念一想，打多了，不就等于把自己的底牌告诉了大家吗？不如阴着打。让大家都来。这样不就能赢得更多一些吗？我对自己这一把牌，很自信，很自信。

第四张牌发下来了。

我是一张 K。

老张是一张 9。他的嘴里，又开始骂骂咧咧的了。

花老五是一张 10。

这个时候，我更加地自信了。这一轮牌，还是由花老五开价。我很主动。我想，无论他打多少，我都是要全梭的。如此一来，老张肯定会跑路。花老五跟了更好，不跟也行。因为“锅”里这时，少说也有十几万。再加上这一把，应该不会少于二十万。

我很激动。

我想抽烟。

我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了一支香烟，放在了嘴上。可忽然发现，我的打火机，不见了。

“五万。”花老五开价了。

我站起来，到处找我的打火机。

“哎！巴丹，人老五打了五万，你去不去？”老张拍了下我的肩膀。

我坐了下来。

“谁见我的打火机了？”

“什麼打火机？这么值钱？”老张说着，把自己的打火机递给了我。“先打牌，先打牌。”

我没有用老张的打火机。我让苟实用他的打火机，给我点着了烟。

“帮我找一下打火机。”我对苟实说。

在牌场上，我特别忌讳用别人的打火机，也不希望别人用我的打火机。说不清楚为什麼。只是感觉到，那样不好。

“去不去？”花老五也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是他今晚第一次露出的不耐烦。说明此时的他，也开始紧张了。

“去！当然去！”接着，我装模做样，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老五可能是一对10。

老张可能是一对A。”

“别废话了！去，就打钱！”

“想想不行吗？”我故意慢条斯理地说。

“靠！有你这样想的吗？我都快睡着了。”

“是吗？那就五万之后，全梭了。”我把自己台上的钱，全都推倒了桌子中央。

“有一百一十万。”

“妈的！你疯了？”老张大叫起来。

我看见花老五也有些吃惊。

不知什么缘故，我的手开始有点发抖。这次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也许是因为激动，也许是因为不安。说不清楚是为什。

“打火机找到了吗？”

苟实摇摇头。

一瞬间，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的手，抖的更厉害了。好像它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似的。

老张不出预料地跑路了。

花老五则陷入了沉思之中。

方老总也睁大了眼睛。“有意思，有意思。这牌有意思！肯定都他妈的咬住了。”他在嘟囔着。

半晌，花老五开口了，“巴丹，少打一些行不？”这也是他今晚第一次给别人回话。

我摇摇头。“不能少打。你要不去就算了。”

因为方老总和老张，都已经跑路了。这把牌，就剩下我和花老五两个人。我也已经开了价。花老五把自己的底牌打亮了。他果然是一对Q和一对10。

“这牌要是不去，太他妈的可惜！”

尽管我早已经料到了他的底牌。可当他把自己的底牌翻开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惊。

这时，我的那种不祥的预感，变得更加的强烈。就好像马上就要成为了现实。

“谁他妈的见我的打火机了？”

“靠！你他妈的真有病啊！这把牌赢了，能买多少打火机？够开个打火机厂的了！”老张说。

花老五还在犹豫。

“去不去？说个话！”我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发急。

“你无非是三条J。实际上，咱俩都买一张牌。我的牌，未来也不错。Q和10都没出来。再问一遍，能不能少打？”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摇摇头。

于是，我丧失了最后的一个机会。我的这个摇头，把自己“摇”向了深渊。这是后话。

“不商量？”

“不商量！”

花老五站起身来，点了一根烟。两眼死死地盯着桌面上的牌。一根烟，一会儿的功夫，便所剩无几了。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掐灭。

“妈的！豁出去了！跟！”

他这一跟，我的心，忽然间，沉了一下。是自由落体时的那种感觉。

这把牌，应该说，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赌。尽管我的牌，好于花老五的牌。但这种好，仅仅是目前而已。下一张牌发出后，可就真不一定了。情况就可能出现逆转。因此，当他说出“跟了”的那一瞬间，我的确有些后悔。也许，和他商量将台子中央的钱分了，是最好，最明智的选择。

第五张牌，发下来了。

我用不住颤抖着手，慢慢地搓开了牌。我一看，不禁大喜过望。是一张K。

也就是说，我已经是“豪斯”了。

我猛地将牌甩在台面上，忍不住大叫“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方老总和老张也不住地啧啧称奇。

“这狗日的命真好！”

花老五还在搓着自己的牌。他额头上，已经渗出了许多细小的汗珠。亮晶晶的。

“别搓了！哥们儿！我赢定了！”

我真的有些得意忘形。脑子急速地在膨胀。

老张也说，“老五这把牌，肯定输了！”

我向台子中央，伸出了手。

“别急！”花老五慢悠悠地说了句。“肯定？啃屁股去吧！”

这一句慢悠悠从花老五嘴里出来的话，我听了，不啻为一声炸雷。

“老五，咱别开玩笑。”我战战兢兢地说。

“没开玩笑！”

花老五将自己的牌，轻轻地铺在了台面上。

一阵惊呼。

我几乎晕过去。

花老五最后一张牌，竟然是一张Q。也就是说，他是Q的“豪斯”，而我则是J的“豪斯”。很显然，我的牌没他的牌大。

花老五紧闭双眼，双手合十，像在祈祷着什麼。

我的眼睛，睁的很大很大。脑子里，却空空如也。

“苟实！”

我几乎是在喊，“给我找打火机！”

没人吭气儿。连老张也闭上了自己的嘴。

恍惚之中，我看着花老五慢慢地把台子中央的钱，全揽到了自己的台前。我只觉得胸口有点恶心，想吐。

“找打火机。找打火机。”

我的嘴里，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这一把牌，我不但输完了赢来的所有的钱，而且，连自己的本钱，也输了五十万。

我将剩下的五十万本钱，恍恍惚惚地放在台面上。接下来的一把牌，我

没有跟着去。

我在极力地稳定自己的情绪。

“没关系。不就是一把牌吗？我还有五十万。我还有机会！”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空气，仿佛凝固了。

老张不说话。

方老总也不说话。

苟实还在满世界地寻找着我的打火机。

花老五还是那样，面无表情。

“镇定！镇定！一定要镇定！”

D

八月十八日，晚上十一点三十分。香格里拉酒店。

王巴丹拿起了电话。

“喂。找谁？”

“对不起！客房服务。”

“请你们不要骚扰！我已经休息了！”

“对不起！客房服务！”

“我已经休息了！”

“先生……”

王巴丹“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谁呀？”咪咪问。

“神经病！说什麼客房服务。”

“啊！”咪咪大叫一声，连忙爬下床，抓起自己的连衣裙，就穿了起来。胸罩和裤头，都没顾上穿。

“赶紧穿衣服！快！”咪咪慌乱地对王巴丹说。“这时候酒店打客房服务电话，就是在告诉你，有条子来检查了。我们那儿，也是这样。”

王巴丹也有些慌了。他急急忙忙地穿上了衣服。

咪咪边穿自己的裤头，边对王巴丹说，“记住，我叫刘小青。四川绵阳人。今年二十一岁。我的家里，有父母和三个妹妹。我是你的女朋友。我们认识有一个月。我现在在喜来登酒店做服务员。你哪？快点告诉我。”

“我叫王巴丹。今年二十八岁。本地人。在古都艺术品拍卖行当老板。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弟弟。我们怎麼认识的呢？”

“在我们那儿吃饭认识的。上个月的二十七号。记住了没？”

王巴丹点点头。这日子，他记得太清了。一辈子可能也忘不了。

“千万别乱说啊！”此时的咪咪，显得非常的可怜。

“你放心，我不卖你的！”

正说着，有人敲门了。

咪咪和王巴丹都紧张了起来。

“别乱说！”咪咪最后一次提醒王巴丹。

忽然，她发现自己的胸罩，还在桌上扔着，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抓起胸罩，塞进了自己的小包里。

王巴丹打开了房门。

果然是公安局的人来查房了。

咪咪和王巴丹，极力地保持着镇定。

“身份证。”

王巴丹和咪咪，分别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叫什麼？”

“王巴丹。”

“你哪？”

“刘小青。”

“哪人？”

“四川绵阳。”

“你？”

“本地人。”

几个公安开始在房间里，东瞅瞅，西望望，翻翻这儿翻翻那儿。

“你们两个是什麼关系？”

“朋友。”

一个公安还特意揭起了床上的被子，仔细地看了看下面的床单。然后，又转到了卫生间。

“对不起！请你们两个和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

“分局。”

“干吗？”

“了解点情况。”

“在这儿不行吗？”

“走吧。”这位公安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我们又没干啥，干吗带我们去分局？”

“没人说你们干啥呀。别心虚嘛。”

“谁心虚了？”

“走吧，走吧。”

“我不去。”咪咪说。

“走吧。咪咪。没事的。”王巴丹说。

“你们带上自己的东西。”

咪咪想起来，自己刚才从包里拿出的安全套，现在还放在桌子上，没收了。这会儿，公安可能已经发现了。

她一把拉住了王巴丹的手，望着王巴丹。她极力想用自己的眼神，告诉王巴丹“死死咬住，千万别乱说。”

王巴丹似乎也想到了。他用力地握了握咪咪的手。

他俩手拉着手，跟着几个公安一起走了出去。

走到酒店门前的时候，王巴丹发现，这里已经站了许多男男女女。他们有的一本正经，有的披头散发，有的故作镇定，有的略显慌乱。

靠！这一网，打的可真多。王巴丹心想。

人哪，要是真的倒了霉，那倒霉的事，准会接二连三地到来。任凭你如何努力，挡都挡不住。

王巴丹坐在警车上，不住地在想，自己这一放纵，不是他妈的输了个精光，就是给放到了警车上。操他妈！真是倒霉到家了！哎！运气背，不能怨社会啊！

车上有几位的手上，还铐着铐子。王巴丹看见了。他这才有了一些安慰。

自己比他们还强点儿。于是，他坐直了身子。他甚至想伸一下懒腰。

“头低下！”一位公安朝他吼叫。

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低下了头。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和手上带铐子的那几位，实际上，并没什麼区别。自己之所以没被戴上铐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铐子不够用。

咪咪用脚悄悄地踩了一下王巴丹的脚。

王巴丹瞥了一眼咪咪。接着，也用自己的脚踩了一下咪咪的脚。

“放老实点！”

王巴丹的头上，挨了一巴掌。

d

七月十八日，凌晨三点。凯悦阿房宫酒店总统套房。

我想去洗一把脸。可当我走进了洗手间，不知怎麼搞的，却脱下了裤子，坐在了马桶上。一时半会，我都没反应过来。

接着，我习惯性地按了一下马桶边上的冲水按钮。一股暖暖的水柱，直冲自己的屁股而来。

我吃了一惊。这时，我才发现，我坐在了专门用来冲洗屁股的马桶上。一般来说，这是女人用的玩意儿。

我连忙站起身来，用毛巾擦干了屁股。

妈的！真不吉利。

“巴丹！你是不是掉到马桶里了？”外面，老张在叫我。

我匆匆忙忙地洗了一下手，走了出去。

牌，已经发下来了。

我极力装出一付平静的样子。我害怕被别人看出自己的失态。那样的话，太没面子了。然而，我的心里，却怎麼也平静不下来。乱糟糟的。我还是无法忘记刚刚的那把牌。

别人打了一万，我随手也跟了一万。

我还在想，刚才那把牌发到第三张牌的时候，我要是打多一些多好？那时就把老张打跑，花老五也就买不到那张害人的Q。他自然也就无法赢我。

我想扇自己几个耳光。后来，我干吗还不听花老五的劝告？

别人又打了一万，我也又跟了一万。

阿弥托佛！老天保佑！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凡是能想到的神，我都拜遍了。甚至连李洪志，胡万林，我都想到了。也都拜了。然而，我还是无法平静下来。

已经在发第四张牌了。

我又一次走进了洗手间。

“这家伙，肾虚。”我听见老张在我背后说。

我站在马桶边。呆呆地，半天也没能尿出来。可我确实想尿。没办法，我只好把家伙收回去。洗了洗手，又走了出去。

“苟实，出去给我买个打火机。”

“这麼晚了，哪儿还有啊？”

“门口有个夜市。到那儿看看。”

苟实出去了。

看样子，老张这把牌不错。他满脸红光。这种人，唬不了别人。一切都写在自己的脸上。

他打了五万。

别人都不去了。

而我却给“锅里”扔进了五万。扔进去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原本也是不跟的。

我他妈真的犯晕了。

“这把牌，我是不跟的。扔错了。”我说。

“扔错了？别他妈开玩笑。我都不知道扔错了多少把了。”老张很认真地说。

“你他妈嘴放干净点。我又没说要把钱拿回来。”

“靠！你想拿，拿的回去吗？”

不说了。和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

这时，我忽然感到，自己极度地厌恶老张这个人。继而，我又开始后悔当初把老张踢死时，自己没有提出撒摊走人。

这一把牌，老张赢了。

他嘴里的话，也跟着，又多了起来。

“瞧你他妈刚才的那个熊样儿。真他妈小人！”我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不行！我他妈一定要振作精神！

苟实回来了。打火机也买到了。

我把烟盒里的那张锡纸撕下了一小块儿，放在烟灰缸里，用打火机点燃。

一股蓝色的火苗升了起来。接着，就变成了一缕缕轻烟。锡纸化作了一团黑色的灰。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究竟会对自己有什么帮助。但我希望他能给我带来转机。

正当我振作精神，欲重整旗鼓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的牌，象中了邪似的，不是9，便是10。连着好几把牌都是这样。

是不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提示我什么？让我撤？不行！绝对不行！现在撤了，算什么？要撤，也得把这四五十万输光了再撤！

我他妈要是有星爷的那种本事该多好？两手一搓，自己的牌就变了。两手一指脑门，别人的牌也他妈变了。

“星爷！你他妈也保佑保佑我吧。念在我每天都看你演的大话西游上，你他妈就显灵帮帮我！还有他妈的那个发仔！”

老张真的是时来运转了。连着赢了好几把。

方老总，这会儿，也不错。

我台前的钱，越来越少。估计只剩下了二十来万。我又开始慌乱了。也象老张输钱的那会儿一样，该去的，没去。不该去的，却又去了。完全乱了章法。

我觉得，老张一直在窃笑。

“操你妈！”我在心里大声地骂着。越看，越觉得老张象头猪。

这一把，我又输了。

方老总赢了。

我的钱，只剩下了不到十万。

我实在是不甘心！我要翻本。这会儿，我根本想不到赢钱。唯一想的是，把自己的本钱，给捞回来。就是捞个七八十万也行啊！

我试探着向花老五开了口。

“老五，从你那儿，先给我拿些钱。”

“要多少？”

“先拿个五十万吧。”

花老五到是很爽快。他从自己的手提箱里，拿出了五沓钱，扔给了我。

“要不，再给你拿个五十万，凑个整数？”花老五对我说。

我没想到花老五会如此爽快。

“那好吧。”

花老五便把自己箱子里剩余的五十万全到给了我。我很感谢花老五。好像他不曾赢过我的钱似的。我甚至有点讨好地对花老五说，“哥们儿真够意思！”

手上有了钱，心里踏实了一些。

我看了老张一眼。心想，看我怎麼收拾你！

接下来的许多把牌，我都是冲着老张而去的。我把他当成了我最大的敌人。

不过，老张也变得狡猾了起来。牌稍有不好，他便早早地就跑路了。全然没了早先的那种气急败坏的模样。相反，我的心里，到变得焦急起来。有心想打老张，可又常常打不着。结果，却又被花老五和方老总咬一口。

五十万的台面，不到一个小时，就这麼稀里糊涂地输光了。

我又给台子上放了五十万。尽管我的动作显得非常的从容，目光也没有斜视。但我还是看见老张好像在冲着我不怀好意的笑了笑。

说实话，这时的我，已经开始对自己没有多少信心了。心里充满了懊悔。当然，也有一些仇恨。对老张的仇恨。

不是他的提议，不是他的挑水，我他妈今儿能这麼惨吗？没准儿，这会儿，我正搂着我的菁柔，来他妈的第四回合呢！

总统套房里的一切，现在在我的眼里，都是那麼地丑陋。靠！那麼大的一张床，你当总统都他妈是大象啊？要是他妈的日本天皇来了，躺在上面，还不成了跳蚤了？你这不是成心让人家自卑吗？还有墙上的那些个按钮。干什麼呀？非洲那个酋长哥们来了，不给人整晕喽，才他妈算怪了。对了，那是啥？监视器？靠！更他妈没道理了！准备整他妈的三级片，还是咋的？

“到你了。巴丹！”

我这才回过神儿来。

“是吗？”

“我靠！你可真行啊？都到这节骨眼儿上了，你他妈还能走神儿？”老张又在挑衅了。

“你的牌很好吗？”我问。

“嗯，不错！”

“那我就把你梭了！”

“你他妈有病！”

“梭了！”

方老总说，“还是好好看看自己的牌吧。别他妈的赌气！”

“梭了！听见了没？梭了！”我大声地叫着，一把把自己台前的钱，全都推向了中央。

“疯了！疯了！”

“你他妈的才疯了！”

“好！好！我惹不过你！我跑行了吧？”

“他妈的！有本事就跟着来！”

“我他妈的没病！”老张把自己的牌一合。

方老总也摇摇头，也不去了。

又留下了我和花老五。

“巴丹。把钱拿回去吧，少打一点。要不咱们把锅里的钱分了。怎么样？”

此时的我，早已失去了理智。我并没有被花老五极富同情心的话语所打动。

“梭了！”我还在嘴硬。我知道，我这样做，主要是不想让老张这头猪罗看自己的笑话。

花老五似乎显得很无奈。

他摇了摇头，跟了上去。

我的心头，刹那间，竟有了一种做了英雄般的豪迈。

没等花老五搓牌，我就把台上的钱，全部推倒了花老五一边。

“不用搓了，你肯定赢。”

“为什麼？”

“我他妈什麼牌也没有。早就是五大片了。”

“哈！哈！”老张神经质的怪笑了两声。

“花老五，再拿一百万给我！”

“还要啊？”

“要！”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刚刚萦绕在我心头的那种英雄般的豪迈感，已丧失殆尽了。

我觉得很累很累。累的几乎无力说话。

“咱们改天再玩儿，行不？”

“不行！”我狂叫一声。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我哪儿来的那麼大的劲儿？也许，疲软之后的这一次强烈的反弹，预示着我气数将尽。

该不是回光返照吧？我想。

“巴丹，你今儿手气不好。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没有说话。紧紧地咬着牙。

“巴丹，你他妈的！昨天肯定用手摸了女人不该摸的地方。”老张阴阳怪气地说着。

我拎起了一个烟灰缸，“你他妈的再不闭嘴，信不信我砸死你！”

花老五连忙夺下了我手中的烟灰缸。

“何必呐？哥们儿？”

“老五，再给我数一百万。输光了，咱就撤！”

“好吧。好吧。你先坐下！”

“最后一百万！”

“你什麼时候还？”

“一个月之内！今儿是七月二十八，下个月二十八号以前，肯定还给你！方老总，给我做个证！”

“我，我不敢做这个证！”方老总连连摆手。

靠！方老总这会儿在我眼里，一下子也变得丑陋不堪了。我茫然无措地环顾左右。

就在这一瞬间，我竟想了很多很多。仿佛一下子也明白了很多很多。原

来人他妈的都是这麼的丑陋。尤其是在钱的面前。谁他妈的都做不了什麼假。

好像一切都被定了格的。没人说话，也没人动。很僵。我又把目光，挪到了花老五的脸上。他脸上的肌肉一搐，干笑了一声。

“嘿嘿！好吧！我相信你！但咱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百万！”

“最后一百万！”

花老五利索地给我扔过来十沓钱。

这时候，满桌红红绿绿的钱，在我的眼中，跟他妈的纸一样。

我把钱码整齐，放好。另外，取出了两万，递给了一直坐在我身后的苟实。

“快六点了。你先回去吧。这点钱，给你了。”

苟实接过了钱，伸了一下懒腰。

“今儿这儿的事，出去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苟实点点头，走了。

E

八月十九日，凌晨一点。公安分局大院。

三四辆警车，拉着警笛，很是威武地招摇过市了一番。最后，出了城门，停在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里。

王巴丹他们被几个公安带进了一间大会议室里。按照公安的命令，这帮人很老实地按一字排开，头冲着墙，蹲在地上。有几位哥们的手，还很老道地放在了头后。

靠！老油条了。王巴丹心想。

“手放下！谁让你们把手放在头上了？”

那几位哥们儿，听见公安的吼叫，连忙把自己的手放了下来。

王巴丹差点没笑出声。

当然，他的屁股上，也挨了一脚。

“笑什麼笑？到这儿了，还有脸笑？都给我放老实点儿”公安走出了门。

王巴丹这时才发现，这间屋子里，蹲着的全都是些男的。咪咪她们不知给带哪儿去了。

他有点不安。

就这麼蹲着，渐渐地，腿开始发麻。王巴丹不断来回地变动着姿势。

刚刚那几位把手放在头顶上的哥们儿，现在变得很从容。一会儿站起来一下，扭扭腰；一会儿又和旁边的人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王巴丹不敢。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蹲着。

地上有一根火柴棒，他捡了起来，胡乱地在地上划着。他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他不知道那些公安一会儿会问他些什麼，或是会给他定上些什麼罪名。但他早已经拿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不能出卖咪咪。至于自己嘛，估计也不会有什麼大事，充其量，拘留几天，或者罚上些款。他不愿再去想这些问题了。

人的这个脑子，有的时候，真是贱。你有心让他休息休息，他却不领你这个情。不是想这个，就是想那个。一会儿都不愿清闲。搞的整个身子也跟着累。

王巴丹的脑子，这会儿，自然也不会清闲。

他想起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应该说，王巴丹的创业过程，基本上，还算是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麼

艰难险阻。

那年，大学毕业以后，他拒绝了那时的女友让他随自己到北京去工作的请求。他觉得女友的家人特势力。他看不惯他们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为此，他和女友彻底的掰了，各奔了东西。

后来，他被本地的一家很有名气的杂志社看中，经过了一番不太复杂的周折，他到了那家杂志社，当了一名美术编辑。

一年以后，两手空空的他，开始觉得了无聊。

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大学同学，到杂志社看他。两人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吧。

在两人都快要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之际，那位同学的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忽然使他毛塞顿开。

“扯淡！这年月，谁他妈不爱钱？都甭跟我这儿玩儿他妈的假清高！生就的一副野鸡样儿，还硬要充他妈的纯情少女！靠！不爱钱？除非你他妈很有钱，跟他妈李嘉诚似的！再不然，你丫就是一天生的傻逼！哥们儿，没事到那些个五星级酒店门口去转转。

甭说进去，你丫就是站在门口瞅瞅那些门卫看你的眼神儿，不差死你丫，才怪！没钱？没钱，你他妈就只能受人寒贱！学问？狗屁！都是他妈的臭狗屁！唬谁？那些玩意儿留着唬自己吧！大街上谁他妈认识你是谁家的孩子？哥们儿，咱他妈都扒开自己的肚子瞅瞅，里边装的，还不都是些猪肉青菜屎？”

就这一番话，足足让王巴丹羞愧了一个月。

“我他妈的现在活的是个人样儿吗？”这个问题，自打那位同学走后，王巴丹时时都在思考。

一个月以后，王巴丹终于辞掉了自己的工作，一个人跑到了北京。经许多同学的帮助，他和北京的几家著名的艺术品拍卖行签了约，做了他们的签约画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巴丹的野心，又一次，急剧的膨胀。于是，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经过一阵筹备，自己开了一家艺术品拍卖行。

也算他的运气好。当时，全国正在兴起一股艺术品的收藏热。他看准时机，一年之内，连续举办了四五次艺术品拍卖。每次的成交额，都在五六百万。

第二年，他又和北京的荣宝，翰海，嘉德等几家著名的拍卖行联手，于当年的春秋两季，成功地举办了几次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会。成交额，自然是相当的可观。

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奋战，他成功了。他的资产在迅速增长。

从前的一个穷编辑，画画儿的，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老板。

买房，购车，泡妞，戴名表，穿名牌等等这些暴发户们传统的一贯道，王巴丹一样也没拉下。做的比那些土包子们还地道。

王巴丹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现在，王巴丹又被一闷棍给打回了原形。

从哪儿来的，又回到了哪儿。

时间，照样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

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人生，就如同一场赌博。

已经凌晨六点多。估计该提审自己了吧？

王巴丹强打起精神。他开始准备一会儿过堂时自己的对白。

不好！咪咪叫什麼来着？

我怎麼忽然把咪咪的真名给忘了？

倒霉！这下可真要倒大霉了。

王巴丹出了一身的冷汗。

叫什麼？叫什麼？他都快要喊出来了。

静一静。

静一静。

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咪咪的那个真名很好记得呀？好像是和一个什麼名人的名字，有点儿像。潘长江？靠！肯定不是！宋丹丹？阿呸！也不是！对了，好像和四川名人有点关系，谁哪？到底是谁哪？

邓……想到这儿，王巴丹扇了自己一嘴巴。罪过！罪过！

刘晓庆？哇啊！对了！想起来了，没错！就他妈的叫刘晓庆！哪个小？哪个青呢？管他妈是那个。刘小青，刘晓庆都他妈一样！

王巴丹又重新地组织了一下自己的思路。

刘晓庆。二十一岁。靠！有那麼年轻吗？不是说，都快五张了吗？啊！彼晓庆非此晓庆也。哪儿人？四川，好像是绵阳吧？靠！头一次还骗我，是成都人！没劲！成都真就那麼好？家里有父母和三个妹妹。现在在喜来登酒店餐厅当服务员。对！现在干的，也是服务员。上个月十七号在那儿吃饭时认识的。就这麼多了，该没错吧？但愿咪咪也别把我的情况给交待错了。出点儿小错，没关系。比如，把我的名字，说成了王八蛋什麼的。没事！就怕把他妈的谈朋友，给说成了嫖娼。这是关键。在这上面，千万不能出错！

“王巴丹！谁叫王巴丹？”一名公安在大声地叫着。

“在这儿！我是王巴丹！”

“操！起这麼个名字。一看，就不是什麼好东西！跟我来！”

王巴丹被带进了一间阴森森的房子。墙上醒目地贴着一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王巴丹的腿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

“叫什麼名字？”

“王巴丹。”

一阵程式化的问答之后，切入了正题。

“知道我们为什麼带你到这儿来吗？”

“不知道。”

“要不要让我再把墙上的字念给你听？”

“不要！”

“那就老老实实地说！”

“我沒什麼要说的。真的。”

“真的？你还有真的？”

接下来，自然还是些老一套。一个要请君入瓮，一个要金蝉脱壳。就这

样，双方你来我往了许久，嘴皮子都觉得困了。

当墙上的钟表，敲响了八下的时候，公安明显地也有些无心恋战。

“你不是老板吗？”

“混口饭吃呗。”

“这样吧。打个电话，让人给你送两万块钱来。算是当罚金吧。我也不想跟你在这儿磨时间了。怎么样？”

“那我女朋友哪？”

“刘小青？她还真是你的女朋友啊？”

“当然了。那还能有假？”

“王巴丹啊王巴丹。你他妈的真当我们公安都是吃闲饭的啊？”

“真的。”

“真你个头！”

“不信你问我她叫什么在哪儿上班……”

“哈哈！你当这儿是幼儿园？”

王巴丹感到很沮丧。辛辛苦苦记下的这些东西，全没用了。

“知道我们为什麼只罚你款，而不拘留你吗？”

“不知道。”

“因为你的床上，还算干净。知道不？”

还能说什麼呢？

“你们怎麼处理刘小青？”

“原来是准备送她去劳教。不过，念她是初犯，而且你们还算是未遂，所以，只要你把罚款交上。就不再追加处理你们两个了。”

“好吧。我去打个电话。”

“就用这个电话。”

给谁打呢？王巴丹的脑子急速地运转起来。他的朋友确实不少，他想，凭他的面子，和谁开口，借个两万三万的，应该是小菜一碟。

先给苟实打吧。

他拨通了苟实的手机。听的出来，那小子刚起床。

“喂！苟实。我是巴丹。”

“哦。有事吗？”

“不好意思。我这儿，有点急事。想从你那儿借两万块钱。”

“靠！我把钱刚都买了股票。这会儿手上，一个子儿都没。”

王巴丹“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接着，他又拨通了另一个朋友的电话。

“喂！我是巴丹。”

“巴丹啊？有事吗？”

“我想从你那儿借点钱。”

“噢！我现在正忙着哪。过一会儿，你再给我打。好吗？”

靠！今天的自己，早已不是昨天的自己了。他的面子已在明显地萎缩。

他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

以前，王巴丹没少帮过他。这是王巴丹最后的一点希望了。

电话通了。

“我是巴丹。”

“巴丹啊。还好吧？”

“还那样。”王巴丹尽量做出一副轻松的口气。

“你的事。哥们儿都知道了。”

“什么事？”

“苟实给大伙都说了。”

王巴丹头晕目眩。

“他说什么了？”

“说你把钱全都输光了。”

王巴丹这时，才确实确实感到了绝望。难怪别人都不敢借给他钱了。靠！原来他们知道了。

“没人借给你？”旁边的公安说话了。“瞧你活的这人！”

“我现在这儿只有一万。要不，这样吧。我把这一万交了，您把那姑娘给放了。我，是拘留，是劳教，就那麽着吧！”

“靠！你还真对那姑娘有了感情了？”

“人嘛。总得讲点儿义气！”

“哈！义气？讲义气，朋友怎麽不帮你啊？”

“反正我就一万块钱。”

“好吧。我去请示一下。等着。”

公安走了出去。

王巴丹这时已做好了破罐子破摔的准备。靠！就那麽回事了！想到这儿，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斜靠在椅子上，点了一根香烟，抽了起来。

不一会儿，那位公安带着咪咪进来了。

“就那麽着吧。把钱拿出来。我给你开个单子。”

王巴丹从自己随身带的小包里，取出了那仅有的一万块钱，放在了桌子上。

公安在一张单子上，填了些什麼。然后，让王巴丹在那张单子上签字按手印。

王巴丹觉得好生奇怪。怎麽收了 my 钱，还得让我签字画押？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公安把钱和单子收进了柜子里。“以后，最好别再上这儿来！”

王巴丹和咪咪走出了分局的大门。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我这儿有一千。你先拿着。以后，我有钱了，一定给你还。”咪咪说。

王巴丹有点感动。

“靠！你还是拿着吧。谁说让你还了？你这不是寒颤我吗？”

“我一定要还给你！真的！”

那些个势利的小人们，你们都听见了吗？你们他妈的连一个妓女都不如！

王巴丹忽然间有了一个冲动。他很想很想对咪咪把自己心中的话全部倾倒出来。他想要在咪咪面前，去掉自己的全部伪装！什麼他妈的自尊，什麼他妈的面子，全他妈的是狗矢！

“咪咪。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吧！”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e

七月十八日，凌晨六点。凯悦阿房宫酒店总统套房。

苟实走了。我在想，也许他能把我身上的霉气也一起给带走。当然，我身上的霉气，也有可能原本就是他带来的。这事，还真他妈的说不准。

靠！我就别他妈的拉不下矢怪茅坑。不管我身上的霉气是不是苟实带来的，反正他现在已经走了。一了百了。

想到这儿，我真的感到，轻松了很多。

说来也怪。这人一轻松，牌也来的顺了。我又连赢了好几把。

“他妈的！风水轮流转。现在该我时来运转了！”我嘴里的闲淡话，也多了起来。

人都是这德行。没治！谁也别嫌谁。骨子里都是他妈的小人。得志便猖狂。

老张在我的眼里，变得可爱了一些。因为他的鼻尖又开始冒汗了。

克林顿是在这张床上睡的吗？没错，肯定是。他躺在这张硕大无比的床上，会想什么？靠！一定是在想莱文斯基。想她饱满的身子，想她灵巧的手，想她消魂的嘴。真他妈的爽！老克这孙子，没准儿，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着想着，按捺不住了，还会自摸呢。

“一万。”

老张又恢复了原态。还是那么地颤颤兢兢。他在打出一万的时候，眼睛一直在看着我。可怜兮兮的。

“一万以后，再加五万。”我说。

老张不吭气儿了。他把自己的牌合了起来。

没人跟。

我把锅里的钱，全揽了回来。

“真他妈的背！”老张在自言自语。

“呵呵。嫂子这些天来例假了吧？”我说。

方老总“哈哈”大笑。

老张还是不吭气儿。

又留下了我和老张两个人在对峙。

其实，这一把，我也没什么好牌。但我能感觉到，老张真的很怕我。我越来越轻松。

谈笑自如。结果，我就一对Q，愣是把老张的三条10给打跑了。

“我去小便。”老张说。

“肾也坏了？”我问。

战斗到现在，花老五当然是大赢家。方老总虽说没赢多少，但也可喜可贺。我和老张现在差不多，都输了有一百来万。可我现在的势头正猛，完全有可能把输的钱，给扳回来。老张可就惨了。截至目前，我还没有看出他有丝毫的生机。

花老五和方老总，现在采取的是蘑菇战术。基本上都不会跟着去。很明显，他们是在耗时间。就像他妈的那些赖皮的球队，比分领先时，便开始一个劲儿的在自己的后场来回倒脚，就等着裁判一声哨响。

现在，常常都是我和老张在单打独斗。如果我把老张真的踢死了。那可就正和了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散摊。

不过，我很清楚他们的这种计谋。所以，我也一直没有真的咬住老张不放。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牌局中，给老张留一条活路。当然，这样做，并不

是真的为了他。而是为了我。我在算计着，如何才能引出花老五和方老总。因为只有把他们咬住，我输掉的钱，才有可能扳回来。

我静静地等待着时机。

我的面上是一张 10，底牌是一张 Q。

花老五面上是一张 Q。

老张的面上也是一张 K。

方老总的面上是一张 A。

我打了一万。

花老五跟了一万。

老张也跟了一万。

方老总又加了一万。

都跟着去了。

下来一张牌，我是一张 A。

花老五是一张 10。

老张是一张 J。

方老总是一张 Q。

我没有多打。只打了两万。

都跟着去了。

再下来的一张牌，我是 J。

花老五是一张 9。

老张是一张 A。

方老总是一张 K。

老张只打了两万。

花老五跟了两万，又加了五万。

方老总犹豫了一会儿，不跟了。

我在想，花老五的地牌，极有可能是是一张 J。也就是说，最后一张牌，如果他买到 KA，他就是顺子。

而我的牌，则是 10JQA。也就是说，最后一张牌，我如果买到的是 9，或者是 K，我也是顺子。

根据桌面上已出现的牌来分析，情况自然对我比较有利。因为我所要的牌，绝大部分还没出来。而花老五所要的牌，只剩下了一两张。同时，在这一两张他所需要的牌中，还有我要的牌。无论怎麼算，这把牌，我取胜的概率远远地大于花老五。

难道是花老五没有算牌吗？不会吧？极有可能是他没有想到我的底牌会是一张 Q。也就是说，他压根没想到我也是在等着买顺子。

机会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花老五拖进我的圈套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七万过后，再加两万。”我使了个小小的诡计。主要是想激怒花老五。另外，让他对我的地牌，更加地迷惑不解。

老张不跟了。他又上了洗手间。

花老五果然上钩了。

“两万过后，再加十万。”

我故意犹豫半天。装腔作势地把自己的底牌，拿起放下，放下拿起。一副欲去还留，欲罢不能的样子。连方老总也上当了。他不住地在劝我，别去

了。

“老五，能不能少打点儿？”

“靠！十万还多啊？”

然后，我便装出一副豁出去了的样子。

“算了！十万过后，再加十万。”

“你他妈想干吗？”花老五很是诧异。

老张也来不及提好裤子，急急忙忙地从洗手间赶了出来。这人就这的行。什么时候，都他妈的好看个热闹。别人越他妈的有事，他就越激动。

花老五火了。

“十万以后，我他妈的全梭了！”

正合我意。我迫不及待地也将自己桌面上的钱，全推到了锅里。

方老总又一次目瞪口呆。

老张更是激动不已。

看着老张那手舞足蹈兴奋莫名的样子。我心想，你他妈激动个鸟啊？这把牌下来，我和华老五之间，肯定会有一个被踢死。踢死一个就散摊。你他妈输的钱，今儿算是别想再捞回去了。你他妈的还乐个屁？真是大傻逼！

花老五可能根本就没想到我会跟去。也许，当他说梭了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王八蛋啊王八蛋，跟我他妈的来这一套。我让你吃不了兜着。然后，他就静等着我给他回话。

可是，他错了。完全地错了。

我一脸的得意，反倒使花老五平静了下来。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一定会赢吗？”

我把自己的底牌翻开，对他说，“你自己看看吧。”

花老五也把自己的底牌打亮了。

“那咱们就撞个命吧！”

我坚信自己一定会赢。方老总也认为我赢的可能性要比花老五大的多。

我想，这把牌赢了之后，我他妈的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赌搏的傻逼事了！马上就和菁柔结婚。好好过日子，好好干事业！靠！真他妈的是一场噩梦啊！幸亏，结局还不错。

如此看来，苟实这家伙的身上，真的有霉气。回去就让他跳火圈。

这时，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

我觉得，生活真他妈的美好。

我爱你，生活！

我都想喊出来了。

“巴丹，还是那句话，你他妈的冷静一下。还是好好想想。不行，咱俩把锅里的钱分了。”花老五明显是心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难免又一次得意忘形。

“分了？你他妈的想得美？我都输了一个晚上。谁他妈的给我分过？”说完后，我就有点后悔。到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觉得这句话，有些像是从老张嘴里出来的。

“妈的，王巴丹，你他妈的真不讲义气！”

“靠！讲义气？讲义气的话，你他妈把赢我的钱给我还了！你肯吗？”

“好！算你狠！”

“发牌吧？”我说。

“别急！我最后说一遍，巴丹你好好听着，咱俩把锅里的钱分了。你借我的两百万，也就算还了。我估计你也输不了多少钱。如果你还不满意，你输多少，我给你补多少。

怎么样？”

他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只知道，赢了这一把牌，我不但能还了他的两百万，捞回我的本钱。而且，还能赢个十来万。

“别说了。发牌吧！”

“我操你妈！发就发！”

发就发？这么吉利的话，为什么不是从我的嘴里出来的哪？

牌终于发出来了。

花老五没动牌。

“我他妈不看牌了。你搓吧，赢了你就拿走！操你妈的！以后谁他妈的再和你打牌，谁就是婊子养的！靠！我他妈的走南闯北，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家伙！”

我把手上的汗，在裤子上擦干。然后，小心翼翼地拿起牌，慢慢地搓开。

正搓着，我的手，猛然一抖，牌掉在了桌面上。

“没买上？”老张和方老总几乎是同时惊叫了起来。

没买上！9和K都没买上！

买到的只是一张10。

我一哆嗦。冷汗，一下子就从后脊梁冒了出来。我晃悠了一下，摊坐在椅子上。差点晕过去。

花老五，忽然间来了精神。他的眼睛里，刷刷地冒出了几束绿光。

他一把抓起了桌上的牌，随着一声震响，他把牌一把掌砸在了台子上。而手却还在上面捂着。

我的希望，我的一切，现在全系在了花老五的那一只紧扣桌面的手上。

花老五此时就像一位高明的猎人，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猎物。然后，非常从容地举起猎枪，瞄准猎物，朝它开了一枪，打断了它的一条腿；再一枪，又打断了它的一条腿。

猎物倒在地上，滚来滚去，痛苦地挣扎。而猎人却又不急于杀死它。他点燃一根烟，坐在地上，细细地欣赏品味挣扎着的猎物给他带来的无比的欢愉和刺激。

我晃了晃头。我真希望花老五能把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现在再对我说一遍！

但我明白，这只是痴心妄想。

花老五笑了。是狂笑！他不断地用拳头砸着台子。嘴里还在狂呼乱叫。

我看见他把桌面上的钱，全都揽了过去。

我“哇”的一声，把胃里的残羹剩饭，全都吐在了那张名贵的台子上。

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很久，当我醒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走了。四周静悄悄的。我站起来，打开床头上的灯，发现台子上，有一张纸条，是花老五留的。

“巴丹：

我先走了。酒店的帐也已经结清。明天你还可以在这儿住一天。借我的钱，八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之前，一定得给我还了。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咱们亲兄弟，明算账。

老五

又及。桌上这五万块钱，算是我给你的挂红吧。

99/7/19”

我的脑子里，空荡荡的。

躺在那张大床上，我茫然地望着吊顶上的那些华丽的装饰。忽然间，我竟有了一种解脱了的感觉。很惬意。就像一位危重的病人，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在他离开人世间的一瞬间里，所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

我爬起来，抓起了老五给我留的那张纸条，走进洗手间，把它放进马桶里，烧了。

我又想小便。

但我却走出了洗手间，径直朝那张克林顿睡过的大床上走去。我站在床上，肆无忌惮地对着房间四周，转着圈儿的扫射。浑浊的水珠，像雨点儿般的到处飞溅。

我很惊讶，自己的这一泡尿，竟然持续了哪么长的时间。

我终于感到了轻松。

然后，我就像豹子头林冲，在一把火烧掉了草料场之后，雪夜奔上梁山一样，雄赳赳地走出了酒店。

大街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我觉得，大街上这些忙忙碌碌的人们，特没劲。这些人还不赶紧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睡觉，瞎转游什么呀？

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我背着所有人，变卖了我几乎全部的财产。我的公司也转让给了别人。最后，终于凑齐了两百二十万。

按说，我只需要给花老五还两百万就可以了。相信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见。虽说，港币和人民币是有那么一点差价。可那些钱毕竟是他赢来的。所以，给他还两百万人民币，应该是能说的过去的。

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做。也许，我是在试图保护自己实际上早已丧失殆尽的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吧。为了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尊，我几乎绞尽了脑汁。

当我最后把钱如数存进银行账户，让会计给我开出转账支票的时候，我竟渴望八月十八号能早点到来。说不清为什么？也许，还和自尊有关吧。

八月十八日，终于来了。

响了一晚上的惊雷，也下了一晚上的暴雨。到了凌晨的时候，雷声终于消失了，雨也停了。

我睁开了眼睛。

菁柔还在我身边，静静地睡着。我没有叫醒她。她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唯一可以令我感到自豪的一点。为我的不动声色。为我的若无其事。尽管这一切，都是他妈的强装出来的。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支票。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门。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F

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昨天。也许是明天。

“菁柔。我是巴丹。”

“你回来了？啥时回来的？”

“刚回来。”

“怎麼出去這麼長時間，連個電話也不打？”

“忙！”

“深圳熱嗎？”

“熱。”

“你現在在哪兒？”

“不知道。”

王巴丹掛斷了電話。

“巴丹。去給我買一包煙。”花老五說。

王巴丹接過錢，出了門。

“這小子，以前不是哪個拍賣行的老板嗎？”

“沒錯！現在給我當馬仔！這家伙，挺聰明。也挺能干！”

“靠！這誰他媽打的五萬？怎麼不吭一聲？”

“想碰？呵呵，等下一張吧。”

王巴丹買煙回來了。

“巴丹，怎麼沒捎個打火機回來？”

“我現在就去買。”

王巴丹又出去了。

“這小子，挺聽話的嗎？”

“嘿嘿。這就叫人窮志短，馬瘦毛長。”

“七條！”

“哈哈！我胡了！邊七條！門前清！”

桌上又是一堆像手紙一樣的钱。

“媽的！沒錢的時候，累！有錢的時候，還更他媽的累！”花老五說。“巴丹。這一千块钱，你拿着。去睡覺去吧。看老哥給你再演出一場--今晚打老虎！”

今晚打老虎？王巴丹覺得這句話挺耳熟。可就是想不起來是誰說的了。

愛誰誰吧。王巴丹把花老五給他的一千块钱，裝在兜里。然後，進了另外一間屋子。

咪咪躺在床上，早已經睡着了。

f

也許是今天。也許是昨天。也許是明天。

父親把我和菁柔叫到自己的跟前，拉着我的手。

我像小時候一樣，望着父親的眼睛，雖然感到有點兒畏懼，但卻覺得溫暖。因為，這這兒，我不會有任何的危險。

“兒子啊。你的事，我和你媽都知道。你已經不小了，許多事情也不需要我去告訴你該怎麼做了。相信你能汲取教訓，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點點頭。

“一個人要是總犯同一種錯誤，那麼，這個人就無可救藥了。爸爸相信你還不是那種不可救藥的人。所以，我和你媽商量了一下，決定把你爺爺生前收藏的那些名人書畫拿出一部分交給你。希望你能從頭再來！”

我的眼睛濕了。

我知道那些東西，是爺爺和爸爸的心愛之物。為了保存那些東西，他們不知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那些名人書畫早已經成為了爺爺和爸爸生命的一部分。就如同作孫子和兒子的我。

这一晚，我和爸爸谈了很多很多。

第二天，我和菁柔带着这些名人书画上了北京。

通过很多关系，我见到了著名的书画家，鉴定家爱心觉罗。启功老先生。他细心地看了我带去的那些书画之后，连声说到，稀世之宝啊！稀世之宝！

随后，他便派他的秘书，领着我和菁柔一起来到了荣宝斋。

后来，没过多久，在荣宝斋举办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我带去的那些名人书画，全部被国内的一家著名的企业收藏了。

除去应交纳的各种税费，我带着一千两百万人民币的转帐支票回到了家里。

晚上，父亲又一次把我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儿子，干吧！爸爸相信你！”

我什麼话也没说。唯有两行清泪流下。爸爸替我擦去了泪水。然后，又拍了拍我的头……

（F.f--之结局）

我这是在哪儿？

“今晚打老虎！”

“请问在座的各位，有谁叫今晚打老虎？”

“今晚打老虎不就是你吗？”

“我？有没有搞错？没道理啊？难道是他写错了？”

“没错。你就是今晚打老虎！”

“今晚打老虎！”我大叫一声，便醒了。

“又做梦了？”菁柔问。

“今晚打老虎！”我大叫一声，便醒了。

“又做梦了？”咪咪问。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1999/08/26

见面

文/五朝

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马自达，在一家网络公司办的一个杂志社里任文字编辑。

谁都能看出来，最近，他有点儿烦。

这天，一大早，马自达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那台电脑发呆……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着的那台空调机，不时地发出一些轻微的声音。

“马老师，老总问你那篇《网上传情》的稿子写好了没？”同事小鸟轻轻地走过来问。

“哦……”马自达回过神儿来，双手搓搓脸，冲着小鸟笑了笑，打开了

桌上的电脑。

“马上，马上就好。”

“马老师，您……是不是不舒服？”

“没，没。昨晚儿，睡的晚了。看球赛。”

马自达边说边从电脑中的写字板里调出自己尚未完成的稿件，开始工作。

“这鬼天气，真是不正常。一冬天了，也没见一顶点儿雪……”

小鸟说着，走了。

马自达的手抚在键盘上，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字儿也打不出来。

黑白分明的屏幕，显得有些冷冰冰的。

“柔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儿的女孩儿呢？”这个问题，又一次，从他的脑子中跳了出来。

马自达的手，离开了键盘，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旁边的鼠标控制器。

于是，灵巧的鼠标，便开始在屏幕上来回滑动。

他很想打开自己的 ICQ，但是，他又有点儿怕。怕什么，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是很清楚的知道。

实际上，他很矛盾。

柔儿，是马自达在网上的聊天室里聊天时，认识的一位女孩儿。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应该说，在网上聊天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尤其是和一位很投机，很默契的异性聊天儿，更是如此。

第一次和柔儿开 ICQ 聊天儿，马自达便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这种感觉，令他激动。柔儿给他发过来的每一个字，在他的眼里，都好像活了似的。恍惚之中，马自达常常觉得，柔儿就藏在她的字里行间。她的影子，不断地在他的眼前晃动……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他的臆想。他根本不知道柔儿长什么样儿。有几次，冷静下来的他，发现不断在自己眼前晃动着的影子，竟是朱茵。为此，他哑然失笑。

很奇怪，朱茵的出现，丝毫也没有影响他对柔儿的幻想。他甚至认为，柔儿就是朱茵。因此，他越发地喜欢和柔儿聊天儿了。

每次和柔儿聊天儿，马自达都能感觉到，双方都很愉快。于是，他便更加地放松。

而放松，又使得他常常能妙语连珠。

因此，“：-D”这样的一个符号，经常出现在柔儿发给马自达的信息上。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符号，马自达仿佛真的听到了柔儿的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马自达很得意。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就感。

两个多月来，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在上午的某一时间段里，上网聊上那么一两个小时。

渐渐地，两人似乎都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也似乎都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对方倾诉。

大到台湾地震，小到吃饭喝水，无所不聊。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马自达还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沉湎于这种虚拟的网络世

界中。因此，他也许并没有把和柔儿聊天的事情看的有多麼地重要。可随着聊天内容的深入，马自达终于有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这种感觉，他和妻子恋爱时，也曾有过。

为此，他感到不安。

近些天来，他和柔儿聊天的内容，又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日常中的生活琐事聊的少了，而聊各自内心的一些东西多了。

这个头，不知是谁先开的。也许，是双方下意识中都有这个愿望的缘故吧，总之，一切就这麼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两个人又都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一些动摇。于是，两个人有了相同的苦闷。这种相同的苦闷，又使两个人更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惺惺相惜……

马自达似乎预感到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既令他渴望，又令他畏惧……他开始觉得有点烦。

昨天，柔儿问他，我想见你一面，可以吗？他当时没有正面回答。柔儿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见上一面。他说，我知道。其实，我也想见你……柔儿又说，那麽，明天上午，给我个回话吧。他说，好吧。

见还是不见？马自达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在犹豫着。说实话，他很想见柔儿，但他又怕见了之后，如果发生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怎麽办……

“柔儿，究竟是一位什麼样儿的女孩儿呢？”

从和柔儿的聊天中，马自达觉得，柔儿是一位善解人意，活泼开朗的女孩儿。她内心的那些个苦闷，又正是自己内心所有的苦闷。因此，他非常的理解柔儿哪些苦闷。

马自达握鼠标的手，不知怎麽搞的，竟点开了他的 ICQ。也许是故意的。但马自达的确没有意识到。

柔儿已经在 ICQ 上面留言了。

——嗨！想好了吗？知道我为什麼今儿特别想见你吗？因为……今儿是我的生日。

二十七岁的生日。我老公从来就没问过我的生日。所以，自从结婚后，我就没过过生日。

怎麽样？今晚能不能出来一下。放心，我不是老虎。不会吃你的：-)

好了，我有事，先下去了。过一会儿，大概十点钟吧，我再上来。等你的回答。

柔儿

马自达有些感动。他看了看表，已经快十点了。于是，他敲起了键盘……

——生日快乐：-)

晚上几点？在什麼地方？

哦，对了。提前告诉你一下，我可是一匹狼，没准儿，会吃了你的。嘿嘿。你可得小心啊……

马自达把信息发了出去。不一会儿，电脑就发出了一阵响声。他知道柔儿上来了。

——嗨！我准时吧？现在时间，九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嗯，不错。生日快乐！

——谢谢！晚上有空吗？

——可能有吧。

——什麼叫可能呀？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那就有吧。晚上几点？在什麼地方？

——嗯，七点半。在新纪元门口。好吗？

——好吧。

——哦，对了。你长什麼样儿啊？

——人模狗样。

——别开玩笑。说正经的。你戴眼镜吗？

马自达下意识地扶了一下架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

——不戴。你哪？

——我……嘿嘿。也不戴。

——这样吧，我在地上铺一张报纸，坐在地下。手上拿一破碗……

——干吗哪？要饭呀？求求你别开玩笑。人家说正经的呢。

——好吧，说正经的。我在新纪元门口右边的第二个台阶上站着。这样行了吧。

——那好吧。嗯，还是谁先到，谁在那儿等着。就这样说定了哦。晚上七点半。

——要不要再商量一下接头暗号？

——什麼暗号？

——嘿嘿。比如，我说，天王盖地虎。你说，宝塔镇河妖。我再说，麼哈麼哈。你再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这都什麼呀？乱七八糟的。

——要不换这个。我说，刀对鞘。你说，鞘离刀。我说，对故人。你说，正可交。

——不行，不行。都什麼玩意儿啊：-（

——呵呵，那，就只有这个了。最后一个。我说，古轮姆。你说，欧吧。我说，西葫芦。你说，笋瓜。

——你诚心气我。哼！看来，还是让我来给咱俩定一个暗号吧。听好了啊。我唱，枪响了。你唱，出事了。然后，合唱，忙活了。怎麼样？嘻嘻：-P

——哈哈。有创意。不错。但是，我担心，新纪元门口的保安，会不会把咱俩给送到医院去呢？很有可能。

——那就算了，还是别要暗号了吧。你就在新纪元门口右边的第二个台阶上等我吧。

不对，还是谁先到，谁在那儿等吧。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说好了，不见不散啊！

——不见不散！

——我还有事。先下去了。白！

——白！

和柔儿见面，看来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件事了。马自达这会儿，反倒不像从前那麼烦了。

有啥呀？不就是见个面吗。他想。把握住自己，别他妈胡思乱想不就行了？

于是，马自达关上 ICQ，开始在键盘上完成他的那一篇作文《网上传

情》……

晚上，下班回家，马自达的妻子米琪，仍像往常那样儿，没完没了地指着马自达，絮絮叨叨。

“……家里的液化气早都没了，也不知道换。什么事情，都得我操心……”

马自达没吭气儿。

“厕所的马桶坏了，都给你说了多少天了？就是不知道修。整天就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马自达默默地吃着饭。

“我跟了你呀，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近一年来，马自达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妻子的眼睛里，自己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几乎一无是处，都是他妈的缺点。

马自达记得，婚前的妻子，可不是这样的啊。那时候的她，是多麽的善解人意。对了，好像婚后的头一年，妻子也不像现在这样。反倒是他那个时候，罗里罗唆的，整天就知道找妻子的毛病。

现在到好，情况整个倒过来了。怪谁呢？

三年前，恋爱多年的马自达和米琪终于结了婚。妻子米琪，比他小整整三岁。是他大学时的同学。像所有的有情人一样，他们的确也曾热烈地相爱过，也曾相互山盟海誓，非她不娶，非他不嫁。

婚后的头一年，也许是因为各自工作的艰辛，也许是由于双方对婚后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隔膜。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隔膜。只是每天回到家里，彼此变得都不太爱说话了。常常是他看报纸，她看电视。到点了，就关灯睡觉。

马自达时不时地还要发发牢骚。比如，嫌米琪做的饭不好吃等等什么的。那时，米琪总是不吭气儿……

渐渐地，他们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

从他们不太多的言语中，双方也都曾偶尔流露出过对他们婚姻状况的失望和不满。

日子，总归是要过的。失望和不满，也只能说一说而已。他们谁都没有想过，去如何努力一下，沟通一下。最起码，马自达没这样想过。

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马自达的内心，是很认同这个观点的。因此，他觉得，自己所遇到的这种情况，任何人都会遇到。家家都是如此。于是，他努力地使自己去适应……

然而，消极的适应，不但没能使他摆脱烦恼，反倒使原本温顺的妻子，变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

冷战，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他俩人之间开始了。

“我晚上有事，回来晚一些。”马自达吃完饭，对妻子说。

“随便。不会来才好呢。”妻子边收拾碗筷，边没好气地说。

在和柔儿聊天的时候，马自达常常有一种令他自己不安的想法。他想，柔儿要是自己的妻子该有多好。他多少次在心底里，骂过柔儿的丈夫，真他妈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柔儿这麽好的老婆，还不知道珍惜。

从柔儿的字里行间，马自达感到，柔儿也有和自己相同的想法。这一点，他几乎能肯定。

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很愚蠢，很不现实。但他常常控制不住自己要去这样想。他甚至能从自己的这种想象中得到一种满足。

有时，他真想永远地生活在这种虚幻之中。

“我的隐形眼镜，放哪儿了，你知道吗？”妻子问。

“我，我不知道。”

“除了把家当成旅馆，你还知道啥？”

“你的东西，我怎么能知道呢？岂有此理。”马自达小声地嘀咕着。

“你自己说，我要你干啥？”

“那，那就不要了，算了。”

“你以为我不想啊？”

马自达看了看表，快七点了。他原想再分辨几句，一想，还是算了。没时间了。

“我走了。”

“快走吧。”

马自达出了家门。

天，已经麻麻黑了。有些阴。风很大。

要不要买一个蛋糕呢？走了一会儿，他想。还是算了吧。太俗。他又看了看表，已经七点了。

马自达算了算，从这里到新纪元，坐车估计得二十分钟。于是，他决定，再走一走，到七点十分，再坐车。

尽管天气寒冷，但大街上的行人，还是很多。每个人的脸上都似乎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马自达觉得好笑。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故事。一个难言的故事。或者是一个没人要听的故事。这么一想，马自达到觉得自己很是幸运。最起码，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个人愿意听。

寒风吹着，马自达不断地搓自己的双手。

“柔儿究竟是一位什么样儿的女孩儿呢？”白皙，高挑，温柔，漂亮……一笑，还有点儿坏意。靠，怎么又想到朱茵了？

马自达笑了。

时间差不多了。马自达拦了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他还在不断地想象着柔儿的模样儿……

离新纪元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密密麻麻地停了许多车。司机说，妈的，又塞车了。马自达看了看表，已经七点二十五了。他有些着急。司机说，要不，你下车走过去吧。反正也不太远了。前面，我估计，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故，一时半会儿地通不了。马自达想了想说，好吧。

马自达下了车，急急忙忙地向着新纪元奔去。

新纪元门口，灯火通明。

快到门口的时候，马自达忽然感到了一丝紧张。

妈的，真没出息！他暗骂一声。定了定神。然后，整了整衣服，这才缓步朝新纪元门口走去。

刚走两步，他又停了下来。眼镜忘了去掉。

新纪元门口的彩色喷泉，伴随着音乐，不断地变幻着各种造型和颜色。

已经七点三十五了。天已经完全黑了。

马自达朝右边的台阶走去。去掉眼镜的他，恍恍惚惚看见一位高挑的女孩儿在台阶上站着。

是她吧？应该是她。

女孩儿背对着他站着。不时地看表。

没错，一定是她。

马自达悄悄地走了过去。他想，是在她的背后，轻轻地唱一句，枪响了。还是，轻轻地拍她一下。

思忖片刻，他决定，还是轻轻地拍她一下吧。如果唱那句，枪响了，没准儿，会吓她一跳的。

马自达蹑手蹑脚地逐渐靠近了女孩儿。也许是由于紧张的缘故吧，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又变得有些模糊了。

到了。他伸出手，在女孩儿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感到，女孩儿浑身一机灵，随即，转过了身。

马自达柔了揉眼睛。

就在这一瞬间，一切都凝固了。

“你？”

“你？”

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自达……”

“米琪……”

1999/11/03 匆匆

天地玄黄

——黄村纪事

文/五朝

引子

黄村，地处中原。古称，神鹿。据《赤县地方志》记载，这个村子，距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这一带，属神鹿的领地。这里四季如春，土地肥沃，是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地方。后来，百兽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它们为了永久地占有这块宝地，便常常在这里厮杀搏斗，打得不可开交。

可怜的神鹿，逐渐地被百兽们强食殆尽了。

神鹿消亡以后，轩辕黄帝率领他的东西南北四方鬼神和蚩尤率领的魑魅魍魉，也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惨烈的大战。

在激战中，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铜头铁额的蚩尤用自己的魔法，造起了漫天遍野的大雾，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围困在中央。趁着白茫茫的大雾，蚩尤和他率领的魑魅魍魉，或隐或现，时出时没，逢人便砍，见人就杀。直杀得黄帝和他的军队，马嘶人叫，虎窜狼奔。

弥天的大雾，使黄帝和他率领的四方鬼神辩不清东西南北。他们冲啊，杀啊……可是冲杀了许久，却总也不能冲出这大雾的重围。

四方鬼神无法了，黄帝也无法了。这雾，仿佛并不是雾，而像是一幅巨大的幔帐，把天和地整个儿都包罗在了它的当中。

眼看着自己的军队，被蚩尤和他的魑魅魍魉们围在大雾中，恣意杀戮，黄帝心急如焚，手足无措……

这时，黄帝手下的一名叫风后的臣子，一个非常聪明的小老头儿，想出了一个冲出大雾重围的好办法。他利用北斗星的斗柄能顺着时序的不同而变换它所指的方向的原理，很快地为黄帝造出了一辆“指南车”。

靠了这辆车子的指引，黄帝终于率领着他的军队，冲出了大雾的重围。

远离了那片要命的弥天大雾，黄帝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黄帝，忽然感到有些内急。

于是，他翻身下了蛟龙，从战袍下，掏出了那个早已英姿勃发的家伙，冲着一望无际的茫茫大草原，心急火燎地撒起尿来……

“吉巴！”

“吉巴！”

惊魂甫定的众将士见状，一阵欢呼。

接着，便呼啦啦地全匍匐在地，对着自己所崇拜的吉巴顶礼膜拜。

“吉巴！”

“吉巴！”

一时间，地动山摇。

黄帝撒得更欢实了……

只见一股浊浪，从黄帝的裆下腾空而起，在混沌的天际中，划了一道巨大的弧，然后，便向着远方，铺天盖地地飞泄下去……

只一会儿的功夫，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便形成了一条泥沙翻滚，汹涌澎湃的大河。

酣畅淋漓。

惊天动地。

黄帝轻松了。

他惬意地收起了自己的那个被万众崇拜的神物，然后威严地转过身来……

众将士挥舞旌旗，三呼万岁。

顿时，大河上下，热气腾腾。

也许是由于连日来战事紧急的缘故，黄帝上了火。因此，他的这泡尿，是黄色的。

而且，混浊不堪。

后来，人们就把这条黄帝尿出的河，叫做黄河。

望着黄帝撒的这泡酣畅淋漓的尿，聪明的风后，又开始想了，何不用这泡尿，淹了蚩尤的大军呢？于是，他又施展起了自己的魔力……

滚滚黄浪，便呼啸着向蚩尤的军队奔去。

蚩尤见状，大吃一惊，连忙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只见他不断地挥舞着八只手中自己制造的的茅戟斧盾箭等十八般兵器。口中还念念有词。

“轰嘛嘛轰。水来土掩……”

刹那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水来土掩。轰嘛嘛轰。”

伴随着蚩尤手中兵器的舞动，他的周围，嗖嗖地耸立起了七沟八梁一面坡，将风后引来的黄浪，牢牢地挡在了外边……

眼看着自己的黄浪无法淹没蚩尤的大军，黄帝又开始着急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将自己的女儿秃头魅叫到了身边。

“女儿啊，看来洪水也不能降服蚩尤，现在只有靠你身体里的炎热了。”

魃闻言，二话没说，一撩青衣，便翻过了蚩尤刚刚建立起来的七沟八梁一面坡……

立时，一轮艳阳，横空出世。

炎热，无情地降临到了神鹿。

炙人的炎热，烘烤着大地，整个儿大地，都开始龟裂了，噼吧作响。如爆竹一般。

青青的绿草枯黄了，熊熊燃烧着。就连原先如玉的白土地，也被烤成了黄色的焦土……

汹涌的河水，更加地狂躁。

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从那滔滔黄浪中泛起的阵阵腥臊……

天女魃站在高高的梁上，拚尽全力向大地释放着自己体内的炎热……

蚩尤的手下，一个个口渴难忍，士气全无。他们纷纷脱掉身上的盔甲，丢掉手中的兵器，四下逃散，寻找着能躲避炎热和腥臊的地方……

七沟八梁一面坡，这时，也早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炉，根本没有一处可躲避炎热的地方。

蚩尤无可奈何了……

就在这时，黄帝的手下应龙趁机扑杀过去。杀死了一些蚩尤的喽罗。

黄帝在这一回合，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

然而，可怜的天女魃，终因用力过度，身心交瘁，再加上受邪魔的沾染，只能留在人间，不能上天了……

后人管天女魃，叫做旱魃。因为她给人间带来了无尽的干旱，所以，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恶魔。

从此，美丽而富饶的神鹿大地，山也不青了，水也不秀了。一望无际，青青如茵的大草原，变成了一片风沙滚滚的黄土高坡。

没有了风调雨顺。

没有了四季如春……

水涝来了。

旱灾来了……

虽说在这场惨烈的大战中，黄帝最终用夔兽的皮做的鼓，用雷神的骨头做的槌，打败了蚩尤，取得了胜利。但自己的军队也受到的重创。他手下的那些山神野怪虎豹豺狼死的死，伤的伤，已经所剩无几了。

更令黄帝感到不安的是，他从行宫青要之山带来的一只专门用来为自己传宗接代的神鸟，也被蚩尤掠了去，不知去向。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前思后想，黄帝最后决定，自己乘一条蛟龙，率武罗神和离朱神等，前去寻找那只被蚩尤掠去的神鸟。他让其余的手下，均留在这里休养生息，一门心思地为黄氏繁衍后代，等他回来……

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名为黄村。

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是真是假，好像从来也没人做过什么考证。因此，也就不足为信。

不过，传说中的有些东西，应该说，还算是比较真实的。比如，黄河的颜色确实是黄色的，像尿一样。而且它也确实是从黄村的村口流过。隔上几年，它就要决口泛滥一次。七沟八梁一面坡，至今也还耸立在黄村的四周。另外，黄村这一带，经常干旱无雨……

因此，几千年来，黄河泛滥，干旱无雨，一直是黄村人最感头痛的两件

事情。

提起它，黄村人无不胆战心惊。它们给黄村人带来的灾难，实在是数也数不清。黄村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直到现在还常说，这一切都是蚩尤这个狗日的造的孽！

说来也确实令人感动。尽管数千年来黄村人在黄村的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遭受了不少的苦难，但他们却始终都自觉自愿地遵循着祖上留下来的“饿死不离故土，穷死不赴他乡”的这样一条古训。他们说，这条古训，是他们的祖先黄帝当年在这里打败蚩尤后，临行时给他们留下的，不能违背。

另外，祖祖辈辈的黄村人，都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黄帝是自己的祖先。并以此为荣。

于是，几千年来，黄村人始终过着一种“饿不死，活不旺”，不咸不淡，与世隔绝，有时还要有点儿惶惶不安的生活。

日子，总归是要过的。

时间久了，这些坚信自己是黄帝后裔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平淡而枯燥的生活。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黄村这个古老的村庄，到也一直平平静静，和和睦睦。

他们默默地在黄村这块黄土地上休养生息着，一门心思地为他们的祖先黄帝繁衍后代。然后，就静静地等待着黄帝的归来。一代接一代。代代如此。因为这是他们黄氏家族的使命。他们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尽管有时他们也会感到，这个使命有些沉重……

—

时光如梭。一个又一个世纪，就像黄村村口的那条奔腾不息的黄河，翻滚着流过去了……

当年曾经说过要回来的黄帝，始终也没回来。可能是因为那只被蚩尤掠去的神鸟还没有找到的缘故吧。

也许，作为天帝的黄帝，也没有料到，自己当年的一次迷乱，丢失了神鸟，而若干年以后的某一天，竟使原本有序的万物，同时发生了错位。

仿佛一夜之间，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变得荒诞了起来。

言归正传。

五十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夜晚，黄村有一户异姓人的家里，生出了一个带把儿的小子。

随着这个小子的出生，黄村沿袭了数千年的有序和平静，终于被打破了。

厄运，巨大的厄运，开始降临到了黄村。

一夜的功夫，这个村里的男人们，就死掉了一半。有老人，有青年，还有小孩儿。

剩下侥幸没死的那一半，在以后的日子里，也都相继得上了一种怪病。要麼生不下娃娃，要麼生下的娃娃，一准儿，都是些不带把儿的丫头片子。

就这样，一茬接一茬。渐渐地，黄村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女人国”。

“黄村男人的吉巴，不中用啦……”

外村的人们，都这样说。

黄村的男人在痛苦。

黄村的男人在退化。

黄村的男人在衰老。

黄村的男人在消亡……

这个厄运，在黄村人的眼里，比黄河泛滥更可怕。比干旱无雨更揪心。

“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夜晚啊……”村里的大人小孩儿都这样说。

也就是从那时起，黄村那些剩下的男人们都感到，没了颜面，没了尊严。他们自身的那个用以传宗接代的神物在剧烈地疼痛中一天天地萎缩。因此，他们不但时常要遭受其他村子的男女老少们的嘲笑，而且还要领受自己村上的那些娘儿们的白眼儿。

这可是一个曾经奉男性生殖器为图腾的部落啊。他们对它崇拜了数千年，可如今，自己的……却变成了无用之物。

村里的许多男人，由于无法忍受这种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折磨，纷纷逃出家门，趁着夜色，来到村口的黄河边上，或是操起一把剪刀，将自己那已经无用了的家伙，连根除去，或是身背一大块石头，跳进黄河……

据村上的老人说，那一年，黄河上曾经一天就漂浮过十多具黄村男人的尸体……

面对此情此景，狂躁了几千年的黄河，此时，也停止了咆哮。缓缓流动的河水，泛着些微的黄浪，就象是在叹息，在哀怨。

黄村的男人，苦啊。

“去死吧，没用的东西！黄河可没盖盖子！”

这句话，成了黄村的女人骂男人时，最解气的的一句口头禅。据说，至今她们还经常这样骂。

“活该！谁让咱没用呢？”黄村的男人都这样想。

村里的女娃娃们，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一个个也都想尽办法，远嫁到了外乡。

黄村，便愈发地显得冷清和颓败。

五十年过去了。沧海桑田。

村里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们，提起这段往事便说，羞先人的几十年啊！唉！别提它了！

自打黄村的男人们得上了这种怪病，村里的那位德高望重的长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他费尽心机，昼思夜想。

他求神拜佛，寻医问药……

然而，却没有任何收效。

那会儿，村里所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每到夜里，劲儿也没少出。活儿也没少干。

但大都是夜夜空流汗，年年白费劲。

偶尔有那么一两对算是幸运点儿的，却也只是为黄村又增添了一两个让外人耻笑的痴呆儿而已。

后来，长老也对村里的这些男人们灰心了。

那天，长老把大家都召集到了村口的那间破旧的祠堂里，开了个会。

在会上，长老含着眼泪，对村里的那些已经没用了的男人们说了句，算了吧，都别瞎耽误功夫啦！

从此，黄村的夜晚，又恢复了寂静。像昏死过去了一般。

黄村，落败了。

没了生机，没了希望。

那时候，长老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村口的黄河边上，对着岸边的座座坟茔和滚滚黄河发呆……

一站，就是一整天。饭也不吃，水也不喝。

眼瞅着年迈的长老，日渐憔悴，村里人，无不感到心酸，无不潸然泪下。

他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冬天，黄河在自己的村口，一反常态地断流了……

黄村人恐慌。

黄村人无奈。

黄村人仰天长叹。

“归来吧，黄帝……”

“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黄村衰败下去么？”这是一个夕阳西下，残阳如血的傍晚，长老在黄河边上一直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

长老明白，全村人现在都指望他了。

“黄村不能衰败！黄村一定要兴旺！”

长老对着苍茫大地，浩瀚天空暗自起誓……

起风了。

风中夹杂着细小的泥沙，拍打着长老略显单薄佝偻的身子。长老古铜色的脸上，那几缕花白的胡须，随着风飘来飘去。

长老从腰上抽出一杆长长的旱烟袋，给烟锅里装上烟叶，将烟嘴含在嘴上，他没有急着去打火镰，只是就这么含着……

一脸的褶子。

一脸的沧桑。

天，已经完全黑了。

点点星光，像无数幽灵的眼睛。透着寒气。

长老沿黄河岸边，缓缓地走着。

岸边那一座座的坟茔，从长老的眼前闪过。当走到最后一座坟茔时，他停了下来。

这是他儿子的坟。

在儿子的坟前，他挺起身子，掖了掖自己腿上的那条黑粗布做的有些肥大的免裆裤。

然后，又弯下腰去，系了系裤脚的绑腿。

接着，就蹲在了地上。

长老的老伴儿死的早。

这个儿子，是他唯一的儿子。结果，也没能逃过村里的那场灾祸。

记得那天早晨，长老正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帮着料理各家的丧事。儿媳妇抱着不满周岁的孙女，披头散发，失急慌忙地找到了他。

“爹呀，不得了啊！雪儿他爹也没气啦……”

“啥？雪儿他爹也死啦？”

“死啦！”

长老听了，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儿媳妇，半天没有吭气儿。

村子里，这时，早已是一片鬼哭狼嚎……

想到这儿，长老站起了身，两手一绕，收起了没抽一口的烟袋锅。然后，用手拍了拍儿子的坟头……

“儿啊，去找咱们的老祖先去吧。”

长老的祖上，相传，是给黄帝驾车的毕方。当年黄帝去寻找那只丢失了的神鸟的时候，命令毕方负责管理留在这里休养生息的子民。

这以后，毕方的子子孙孙，就始终尽心竭力地管理着黄村。

“给咱祖上捎个话儿，就说你爹俺不会让列祖列宗们失望的。”长老说着，抬起了头……

漆黑的夜空，点点星光，显得是那麽地暗淡。

二

黄村里，住着一户邱姓人家。

虽说，这是个外姓，但这些年来却在村里有着极高的名望。这倒不是因为黄村人的仁厚，而是因为整个黄村现在只有邱家里，还有着唯一的一个没有染上那种可怕的断子绝孙病的男子。

这个男子，就是五十年前，黄村诞生的，最后一名男性。

他姓邱，单名一个远字。

村里人都管他叫邱儿。意思大概是祈求上苍开眼，给黄村赐儿吧。

“邱儿，邱儿……”

人们就这样叫着。

邱儿，是个可怜的孩子。

五十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夜晚，邱儿在家里的那张破旧的炕上，从娘的肚子里爬了出来。他没有哭闹，甚至连眼睛也没睁一下……

老娘流了一炕头的血。热乎乎的，在冰冷的炕上，冒着热气。

茅草屋里，充满了一股血腥的气味儿……

村里的接生婆双手抓着浑身沾满血丝的邱儿，面无表情地说，是个带把儿的。

已经昏死过去的娘，嘴角动了一下，好像是在笑。

接着，接生婆很熟练地倒提起邱儿，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小邱儿，没反应。

接生婆，又拍了一下。

小邱儿，还是没有发应。

“不中啦。不中啦。”接生婆说着，就要将邱儿扔进柴禾堆里。

邱儿娘浑身一颤抖，醒了过来。

“让，让俺来拍一下吧……”邱儿娘说。

接生婆，很不情愿地把小邱儿递了过去。

小邱儿刚爬到娘的怀里，就悄悄地睁开了眼睛……

娘，笑了。

接生婆抓了一把干燥的秸秆，塞进了邱儿娘炕头上盘的那个炉灶中，又“忽忽”地拉了几下风箱，一阵呛人的浓烟冒过之后，破旧的小屋里，这才开始有了一点点的热气儿……

第二天早晨，邱儿娘才知道，邱儿他爹，在小邱儿睁开眼睛的那会儿，死去了。据说，死去的样子很安详。像睡着了似的。

紧接着，邱儿娘就听见，村里响起了一阵阵的号啕大哭声。

“这是咋啦？”

“太吓人啦。村里一下子死了好多男人啊。”

顿时，整个黄村，一片恐慌。

哭声，叫声，此起彼伏。

没过多久，邱儿娘又听见，村里的男人们，开始嚷嚷着说，肚子疼，肚子疼……

这声音，像是哀鸣。透着痛苦。非常凄惨。

后来，这些嚷嚷着自己肚子疼的男人们，才知道，自己是得上了一种可怕的怪病。

他们，从此将断子绝孙……

黄河，也就在这天的早晨，忽然间断流了。

这是一个不合常规的断流。在寒冷的冬天。

断流之后的黄河，露出了厚厚的一层黄泥沙。有人在黄泥沙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蛇。

令人惊恐不已的是，这些蛇，竟然还长着六只脚。而且，每个蛇的后背上，似乎还长有羽翼……

“这叫肥遗。”有人说。“大事不好啦！看来，黄村又要遭灾啦！”

话音未落，宽宽的河床上，便出现了许多纵横交错形状各异的裂口。像是一只只狰狞的怪兽，张开了自己恐怖的大口。

“天，要大旱啦……”

面对这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村里的一些老人怀疑，这一切，都是那个狗日的蚩尤在暗中做祟。

他们在背地里悄悄地说，蚩尤这个狗日的，他对自己当年的那场失败，至今仍耿耿于怀。但他打又打不过人家黄帝，所以，他就在暗中不断地降灾给咱们这些黄帝的后裔……

“黄帝啊！你早些回来吧！”

黄村的人们，都在心里这样默默地念叨着。

冬去春来。

干旱的大地，看不出一点儿春的痕迹。没有鲜花，甚至没有绿色。干巴巴，黄秃秃的一片……

村里的人，又开始跟着独眼大叔手上的罗盘在村子里乱转，寻找着可能有水的地方，不断地打井。

井，越打越深。水，却越来越少。人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从井里打上来的水，跟黄汤一个样儿。喝到嘴里，苦涩不堪……

黄河岸边，近来又增添了许许多多的坟茔。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

一抔黄土之下，穿着破衣烂衫，像狗一样窝蜷着的大都是些男人，黄村的男人。

埋葬了自己的亲人，黄村的人们都在内心默默地祈求苍天还能让他们再过上原先的那种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的平淡而枯燥的日子。在平淡中，休养生息。在枯燥中，传宗接代。

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奢望。

邱儿娘说，俺在生邱儿的时候，梦见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龙……

村里的人听了，很高兴。

“可俺快醒来的时候，那条龙，不知咋整的，唰的一下，就变成了一条毛毛虫。后来，俺就听人说，俺邱儿他爹，死了……”说着，邱儿娘的眼泪，就“唰唰”地流了下来。

人们没有了笑容。一个个忧心忡忡地走了。

“俺真的是先梦见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龙……”邱儿娘一个人，还在呆呆地自言自语。

“俺也不知道，它后来咋就变成了一条毛毛虫？”

春天，过去了。

黄河，依然断流。

黄村男人们身上的那种怪病，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地发作了。他们的疼痛慢慢地从肚子上下移到了交裆处。那里是男人的命根。

每到夜晚，人们总能听到那些发病了的男人们一阵阵杀猪般的嚎叫声。

说来也怪，这种病带来的疼痛，全都发生在男的进行交媾之时。据说，这种疼痛，对于那些原本命中注定有后的男人更甚。简直叫你根本无法忍受。再刚烈的男人也不行。

而对那些原本就命中注定无后的男人则要轻一些。偶尔还能忍受。这也许就是为什麼黄村还能继续有丫头片子们出生的原因所在吧。

当然，如果得了这种病的男人不再进行交媾，也就不再会有任何的疼痛了。

因此，这种怪病，对于村里那些上了年纪，没了生育功能的老人们来说，基本上没什么影响。而对于那些年富力强的青壮年男人们，尤其是那些原本命中注定有后的男人来说，可就致了命了。

他们无法交媾，自然也就无法传宗接代。无法传宗接代，就意味着黄村将断子绝孙。

怪病给黄村所带来的这种严重的后果，是在邱儿出生三年以后，人们才开始发现的。

这时，村里的人们也才把自己的目光真正地转向了那个异姓人家的小子邱儿的身上。

邱家，这个原来在黄村没有一点儿地位，处处受人歧视的邱家，因为有了邱儿，便慢慢地在村子里扬眉了，吐气了……

时间久了，黄村的人们，似乎也渐渐地淡忘了邱儿原本和他们并不同祖，更不同族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真的都把邱儿当成了自己家族的孩子，一位正宗的纯种的黄氏后代。他们要靠邱儿来为他们传宗接代。

三

也许是命中注定，邱儿自打从娘肚子里爬出来那一天起，便注定要肩负起振兴黄村的重任。所以，他来到这个人世间时，既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连自己的身子都没有动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个重任，邱儿出生时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表现，是说明他坦然面对了呢？还是有些无可奈何？没人能说得清楚。

但是，不管怎麼说，邱儿都必将成为为黄村人传宗接代，为黄村男人洗雪耻辱的唯一的希望。

几十年来，邱儿的成长，一直伴随着黄村人的怨恨和希望。他们怨恨的是，由于邱儿的出生，使得全村的男人们再也生不出来男人。他们希望的是，邱儿能有朝一日为他们续上血脉。

那晚在黄河岸边对天起了誓的长老，对邱儿更是关怀备至。他对邱家，特意制定了许多有利于邱儿成长的优惠政策。比如，他家里的田地，由别人来代耕。他家里用的柴米油盐酱醋，也不用他们来操心，一切都由村里统一发给……

并且，当着全村人的面，长老郑重保证，这些政策五十年不变。这的确让邱儿娘受宠若惊。

虽说，邱儿生的不是很漂亮，而且由于先天不足，他的身子骨，也不是很结实。但全村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地喜爱他。都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心肝宝贝。

村里的许多老人，还整日里，焚香磕头，祈求他们的祖上黄帝，保佑邱儿平安无事，健康成长。

春天，来了又去了。

冬天，去了又来了……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小邱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一天天地长大了。

村里其他的男人们，也都渐渐地死了那份想生儿子的心。他们麻木了。麻木的只会低头走路，操持家务，拼命干活……

黄村，就这麼平静地度过了许多年。

当邱儿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黄村人的眼里，邱儿的身上，慢慢地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环。

人们从心底里，似乎更愿意相信邱儿是他们的祖先黄帝派来拯救他们的一尊神。有人还想，或许这邱儿就是黄帝当年在这里丢失了的那只神鸟……

“神鸟已经找到，可黄帝咋还不回来？”人们不禁这样去问天问地。

然而，玄天无言。黄地无语。

于是，人们只有在焦虑中等待，在焦虑中企盼。他们等待着黄帝的归来。他们企盼着邱儿快点长大……

没有了真正的男人的黄村，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阴气。天也变得暧昧，地也变得萎靡。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娃娃们，自然也变得有些怪异。她们异常地渴望男人……

村里的那些和邱儿年龄相仿，或是比邱儿大许多的女娃娃们，看到一天天长大的邱儿，便开始有些把不住自己的神儿了。

她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小邱儿面前，不是秽言挑逗，就是动手动脚。

“让俺看看你的小鸡鸡。”她们总这样说。

小邱儿不懂事，脱掉了裤子，就让她们看。

“好看，好看。”说着，她们就开始抓来抓去。

小邱儿嫌疼，不想让她们动。

“不让动？不让动就给你拔了去！”

小邱儿害怕了，提起裤子就跑。

村里还有一些年龄大一点儿的女娃娃，有几次竟趁着邱儿娘和村里人不注意，用一块玉米面锅巴，或是用一个鸡蛋，把小邱儿骗到麦场。到了麦场，她们就把小邱儿压倒的麦垛上，解开他的裤腰带。然后，用手把小邱儿的鸡鸡，拨弄的好大好大。接着，她们就开始失急慌忙地脱自己的裤子……

也许，是离地三尺的神灵在暗中保佑吧。尽管这些女娃娃们为了这事儿费尽了心机，但她们的企图始终也没有能够得逞。当然，这倒不是因为邱儿年龄小的缘故。而是每次到了紧要关头，长老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麦垛边儿……

长老总是怒吼着，先将这些不知道害羞的女娃娃们赶跑。然后，弯下腰

来，仔细地看看小邱儿的鸡鸡。

望着小邱儿两腿之间那昂首挺立的小鸡鸡，长老感到很是欣慰。他帮小邱儿提好裤子，拍拍他的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留着吧，好好给咱留着。有你小子大显身手的时候……”

十二三岁的小邱儿，虽说还不能完全理解长老这些话的意思，但他已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些东西。

他的心理，开始躁动……

一来二去，邱儿的娘早晨给邱儿晾晒裤子的次数，也就频繁了起来。

被裤上的斑斑点点，使长老感到有些不安……

一天早晨，年迈的长老，站在邱儿的裤子下面，望着裤子上的斑斑点点，幽幽地对邱儿娘说，“老妹子啊！你可得把咱娃儿看紧点儿啊！千万别再让咱村里的那些不成器的女娃娃们接近他啊！咱邱儿身上的种子，可是咱全村人的宝贝啊！不能轻易就这样浪费了啊！”

说着，长老竟呜咽了起来。

邱儿娘也抹着泪，对长老说，“您老就放心吧！俺从今儿起，就把俺邱儿锁在俺家的那间小屋里，哪儿也不让他去啦！”

“哦，哦。这就好，这就好。”

长老有些放心了。他颤颤巍巍地走了。

可怜的邱儿，从此，被他娘锁在了小屋里。

这一锁，就是十年。

四

一晃，小邱儿在这间小屋里，就长到二十多岁。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那一年的十月。秋高气爽。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开满了金黄色的油菜花。那些野生的柿子树，也在宜人的秋风中，颇有些得意地摇曳着浑身的红色。

一夏天都狂躁不安的黄河，现在也变得冷静了许多。

邱儿他娘，经长老同意之后，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打开了小屋的那扇一直紧锁着的门，把邱儿放了出来。

娘说，“出来吧。俺邱儿，该寻媳妇啦。”

破旧的门开了，一缕强烈的阳光照射了进来。邱儿的眼睛觉得有些不适应。他眯着眼睛说，“娘！俺的腿，咋连路都走不了啦？”

娘说，“没事。没事。走走，就好啦。”

邱儿揉着眼睛，扶着墙，慢慢地从屋里走了出来。有些蹒跚。

到了门口，他一点一点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望着已是白发苍苍了的老娘，邱儿哭了。

老娘望着在阳光下，愈发显得羸弱，苍白的邱儿，也哭了。

转天，已是风烛残年的长老，给邱儿他娘引来了一位据说是从村里百十名姑娘中挑选出来的姑娘。

“老妹子啊！让咱的邱儿出来吧。”长老说，“这闺女，叫鱼儿。就交给咱邱儿了。”

试试吧。要不行啊，咱再换！”

不等邱儿娘和邱儿走出门，长老身旁的鱼儿早已经等不及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就进了邱家的大门。

“死丫头，看把你急的。”

“娘！俺来和邱儿生儿子了！”鱼儿说，“快给俺和邱儿腾个屋吧。”

“哎！好！好！”邱儿娘高兴地应着。

“你，你要和俺生儿子？”邱儿问鱼儿。

“是啊！”鱼儿不高兴了。“不信？你问长老。”

长老点点头。

“先试试！先试试！不行，咱再换！”

这天，对黄村人来说，应该算是极其重要的一天。全村人，一天一夜都没有合眼。

老人们说，“十年磨一剑！唉！不容易啊！现在，总算是到了咱邱儿扬眉剑出鞘的时候啦！”

但是，长老还是有些担心……

晚上，长老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形状奇特，正在大嚼沙石铁块的怪物，不断地对他狂笑……

长老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一大早。长老就来到了邱儿的家。他把邱儿叫到一旁问，“咋样？”

“啥咋样？”邱儿有些莫名其妙。

“生儿子啊！”长老急了。

“咋生啊？”邱儿还是有些莫名其妙。

“晚上和鱼儿睡了吗？”

“睡啦。”

“睡了以后呢？”

“着啦。”

“你过来！”长老气的胡子都立起来了。

邱儿伸了一个懒腰，走了过去……

“瓜娃呀，你要这样……”长老如此这般地连说带比划。“……只有这样，才能那样。只有那样，才能生娃娃。知道了没？”

“知道啦。”邱儿的脸，红了。

“要不，今晚给你重换一个？”

“俺不！俺就要这个！”

长老想了想，“好吧。好吧。就让这个死鱼儿和你再睡一个晚上吧。晚上，她要是再敢不教你，俺明儿就把她换啦！”

“嗯，鱼儿，昨晚儿，教，教俺了。”邱儿有点吞吞吐吐。“她教着教着，俺就在炕上，睡着啦。”

“唉哟！俺的小祖宗哟！今儿晚上，可千万别再睡着了啊！全村人可就指望着你了！”

大爷俺，算是求你啦！”

又过了一天。

长老还是一大早，就来到了邱儿家。

“邱儿啊！起来了吗？”

“是长老大爷啊！”鱼儿从屋里迎了出来。“邱儿还炕上睡着呢。”

长老问，“昨晚儿，咋样了？”

鱼儿脸一红。“邱儿他……他……”

“他咋样了？”

“他……他……”

“唉！你倒是说话啊！想急死你大爷我啊？”
“他……他又睡着了。”
“啊？！又睡着了？” 长老气得胡子直颤。“你个没用的东西！”
“不怪俺！俺……”
“俺什麼俺？你给俺滚！”
“不怪俺！俺……”
“滚！”
“不怪俺！俺……”
“滚！滚！”
“不怪俺！俺……”
“滚！滚！滚！”

五

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二十多年，小邱儿终于长大成人了。结果他第一次出手，却失败了。

这的确令全村人都感到很失望。尤其是长老。

一天，住在村口的那个骗了一辈子猪的老圆头，跑到长老家，气哼哼地对长老说，“都怪鱼儿那个中看不中用丫头片子！俺真想，把她也骗了去！”

“胡说！” 长老生气了。“虽说，是俺那天把鱼儿给赶跑的。但凭良心说，这事，不怪鱼儿！”

“不怪她？那还能怪谁？”

“这个嘛。俺得好好想想。”

长老，虽说年龄已经很大很大了，但他的脑子还是异常地清楚。

他绝对是个明白人。

骗猪的老圆头走后，长老在家仔细地分析了邱儿这次失败的原因。

从十年前，麦场的麦垛开始，一直到后来邱儿那画满斑斑点点的褥子……最后，他认定，邱儿的家伙决不会有任何问题。

唉！长老叹了一口气。

怕是十年被锁，让邱儿迷失了方向，一时还不能找着那种感觉。看来呀，这事还是不能着急。得让邱儿自个慢慢地去恢复。

反正邱儿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如此一想，长老觉得轻松多了。

他破例拿起了那把以前老伴用过的破木梳，对着墙上的镜子，把他脑后留了许多年的早已经不成型了的小辫子散开，梳了起来……

稀稀拉拉的花白的毛发，已经实在无法理出一条像样的小辫了。可长老还是仔细地梳着……

一个多月以后，长老把自己的亲孙女雪儿，亲自送到了邱儿家。

雪儿是个人见人爱，娇巧漂亮的姑娘。

这一次，邱儿终于有了感觉。

第二天，雪儿红着脸，羞答答地对前来看邱儿的爷爷说，“爷爷啊，俺，俺昨晚儿在炕上，觉着疼啦。”

长老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个孩子。

俗话说，好事多磨。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正当邱儿一天天逐渐找回点儿感觉，全村人也都为邱儿感到高兴的时候，长老却突然去世了。

那天早晨，长老从邱儿家刚一回来，一场许多年都没见过的大雾，就笼罩了全村。

等到中午大雾散尽的时候，人们才忽然发现，正坐在自己家门口吃饭的长老闭上了眼睛……

明媚的阳光，照在长老安详的脸上。

全村人，都悲痛欲绝。

邱儿更是伤心。

他发誓，一定不辜负长老和全村人对自己期望，一定要为黄村生个儿子。

从此，邱儿发了狠。没明儿没黑儿地拼命整。直整的雪儿这个娇小的姑娘，出了门，眼前一片一片的绿。

村里人又高兴了。都说，“邱儿啊，好样的！黄村这下有救啦！”

长老的突然去世，使全村人都感到，一下子没了主心骨。他们又开始有些惶惶不安。

黄村不能一日无主，而长老又没有后代。怎么办？村里的一帮老人聚在村口的那个破旧的祠堂里，整整商量了一天一夜。最后他们决定，由长老的叔伯兄弟家的二大爷接任长老。

新长老岁数不是很大。五六十岁的样子。长的和老长老非常的相像。也留一撮只有几根毛的山羊胡。也穿一件黑粗布做的的免裆裤。佝偻的腰里也别一杆旱烟袋。走起路来，也是爱背着个双手，撇着个八字脚。长相个头，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像。

只是脑后，没留老长老那样的小辮儿。

新长老上任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当着全村老少娘们儿的面，郑重宣布，村里从前对邱儿家制定的所有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并且，还当众再次承诺，只要邱儿和雪儿俩人，能不负众望，生出一娃娃来，村里将给他们立碑子，盖房子。

邱儿他娘听了，乐的合不上嘴。

邱儿和雪儿更是感到了自己肩上的重担。他俩都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全村父老乡亲们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自古华山一条路。咱俩一定要为咱黄村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来。”

于是，他俩没黑没明，废寝忘食，昼夜苦干。

时间，就这麽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邱儿和雪儿，就像消失了一般。他俩整天窝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的炕上不出来。一日三餐，也都是由年迈的邱儿他娘，给他们送进小屋。

他俩吃了睡。睡了吃。

新长老也像老长老一样，几乎每天都要到邱儿他娘那儿打探一下邱儿和雪儿的进展情况。

“邱儿他娘。今儿邱儿咋样啦？”

“还没呢。”邱儿他娘说。

“可要铆足了劲儿啊！”

“是啊，是啊！”

又过去了一个月。

雪儿开始偶尔地也从屋里出来一下，闪个面。门村里人除了发现雪儿的身体好像越来越消瘦，脸色好像越来越蜡黄之外，并没有出现他们所一直期望的雪儿恬着个大肚子，红光满面的情景。

也许，过些日子就好了。村里人都这样想。

黄河的河面，开始结冰了。

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一片枯黄。只有那几棵野生的柿子树上，还残留着一点点的红色。

时间久了。新长老渐渐地发现，雪儿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弱。而雪儿的肚子，却似乎也比以前瘪了许多。

他的心一沉。

再看邱儿，双颊塌陷，面如菜色，形同枯槁。有时竟连炕都下不来了。

“这俩娃儿，真是拼了命啦。”

新长老被感动了。他禁不住老泪纵横。

“歇歇吧，娃儿！”他对邱儿和雪儿说。

“没事。俺俩还行……”

“叫娃歇歇，给娃好好地补一补。”长老又对邱儿他娘说。

邱儿娘点点头。

下雪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落满了七沟八梁一面坡。

黄村，白茫茫的一片。

这天晌午，新长老来到了雪儿家，他让雪儿他娘把雪儿先领回来，在自己家里好好调养调养。等调养好了，再送到邱儿家。

于是，雪儿他娘，叫人拉了一辆架子车，把雪儿从邱儿家，接了回来。

回到家，娘俩就抱头痛哭了一番。

“娃啊，这是咋弄的啊？”

雪儿说，“俺也不知道。”

“人都弄成这样了，你咋还没啥反应呢？”

雪儿说，“俺也不知道。”

“苦命的娃啊。”

娘俩又抱头痛哭。

晚上，雪儿娘烧了一锅开水，给雪儿擦身子。

擦到下身，雪儿嫌疼，死活不让娘擦了。

娘说，“都这麽长时间啦，咋还疼？”

雪儿说，“俺也不知道。”

“来，让娘看看。”

“看吧。”雪儿说着，要把身子翻过去。

娘说，“不用翻身啦。把腿抬起就行啦。”

雪儿还是把身子翻了过去。

“给娘说，哪儿疼？”

雪儿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屁股，“这儿疼。”

雪儿娘觉得奇怪，“这儿咋会疼？”

“这里边。”

“这里边？”雪儿娘更奇怪了。“会不会是痔疮？”

“咋会是痔疮呢？”雪儿的脸有点红。“邱儿他每次弄的时候，俺都疼。”

“你说啥？邱儿他弄俺娃的哪儿啦？”雪儿娘睁大了眼睛。

“这儿。”

“这儿？”

雪儿娘颓然跌倒在地上。
“娘，你咋啦？”
“错啦！”
“啥错啦？”
“弄错啦！”
“弄错啥啦？”
“弄错地方啦！好俺的瓜娃呢！”
娘俩又开始抱头痛哭。
雪，下得更大了。

六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邱儿弄错了雪儿地方的事儿，没过几天，就在黄村传开了。

但没人取笑他们俩。

多少年了，黄村的人，已经不会取笑别人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别人取笑。

闲暇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议论邱儿和雪儿，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种忧虑。对黄村的未来忧虑。

新长老也知道了邱儿和雪儿的事情。

他坐不住了。

“这狗日的！羞先人呢！”

他大骂一声，便怒气冲冲地来到了雪儿家。

“雪儿啊雪儿，你咋就恁麽笨呢？”

“俺娘没教俺嘛。”

“那事还用得着让人教？是个能动的都会！”

“俺。俺就不会嘛。”

“你看看，你看看，咱村的那些骡子呀马呀猪呀羊呀狗啊的，哪一个不会干这事？谁给它们教？”

雪儿不吭气儿了。

“唉！咱黄村的希望，你爷爷的希望，都叫你这笨女子给糟踏了。”

“你老咋不去说邱儿呢？”雪儿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嘟囔着。

“还嘴硬？谁叫你裆底下没长吉巴呢？邱儿是咱黄村的一块儿宝啊。你比得了吗？”

雪儿又不吭气儿了。

“长老啊，您也别太生气了。等过些日子，雪儿的身子养的差不多了，再让她回去，和邱儿接着整。这次就不会再错啦。”雪儿他娘说。

“你想的美！还回去呢？算了吧。你能等，全村的人可等不了啦！”

新长老把门一甩，气哼哼地走了。

雪儿和娘，又抱在了一起痛哭。

鱼儿傻，雪儿笨，俩女子都没能让邱儿得手，因此也都没能落个好下场。这是后话。

眼看着，黄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村里的人急，长老更急。

长老上了火，三天屙不下一蛋子屎来。

这天，雪刚停，村口的煽猪匠老圆头，就找上了门。

“长老呀长老。得赶紧想个法子呀！”

“唉！有啥法子呀？”长老摇摇头。

“依俺想啊，是得给邱儿寻一个养过娃的女人！黄花闺女，中看不中用。”
长老眼儿一亮，觉着骗猪匠说的有道理。

“就是。不知道寻谁好呢？”

“俺到看上一个。”

“谁？”

“后村那个刚刚死了老汉的巧儿啊。”

“哦！就是前年一口气儿生了仨丫头片子的巧儿？”

“对！对！就是她！”

“巧儿有多大啦？”

“二十六七的样子吧。”

长老思忖片刻。

“那就试试吧。”

骗猪匠大腿一拍。

“试试吧。”

骗猪匠出了门。

他踩着一地雪和泥，寻巧儿去了。

和鱼儿雪儿的娇小刚好相反，巧儿生的五大三粗，很是结实。尤其是她的那个屁股，从背影看，比她的肩膀还要宽。另外，她胸前的那一对大奶子，也更是了得。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很是令人眼馋。

老人们说，屁股大，奶子大的女人能养娃。

说起这个巧儿也真是命苦。几年前，巧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她的父母没有本事，没能把巧儿嫁到外村，只好在村上给她寻了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结了婚。

谁知就在巧儿那天晚上，一口气儿，生出了仨丫头之后，巧儿的男人，忽然间得了重病。仨丫头还没满月，男人就过世了。

料理完男人的后事，巧儿带着仨丫头，又回到了自己娘家。

一年以后，巧儿的爹娘，也都相继离开了人世。

仨丫头还小，不懂事，整天缠着巧儿。村里人经常能看见巧儿背上背一个，怀中抱俩个，哄着仨丫头，在村里转来转去。

生活对巧儿来说，艰难是艰难了点儿，可巧儿并不在乎这些。整天价，还是乐呵呵的。没事一样。

“巧儿呀巧儿。俺来给你道喜啦。”

说话间，骗猪匠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门。

“俺能有啥喜事呀？”

“大喜事！”

“俺说，她大爷呀，您老就别再拿俺这可怜的寡妇开玩笑啦。”

“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啥事呀？”

巧儿把背上背的丫头，放在了一张大炕上，问。

“长老让你去邱儿家和邱儿给咱村传宗接代去。”

“哈哈。俺都快成老太婆啦，咋还能和邱儿？俺不信！”

“这次，就是要给邱儿找一把老枪试试。”

“为啥？”

“有经验呀！快点收拾收拾，这就跟俺走！”

“真的？”

“大爷俺都这么一把年纪啦，哪能骗你？”

巧儿高兴了。

“这么说，俺也能吃一把嫩草啦？”

“走吧！”

“大爷呀，那俺的这几个丫头咋办呀？”

“放心！交给俺，俺替你养着！”

巧儿稍稍收拾了一下，锁上门。背上背一个，怀中抱两个，一晃一晃地和骗猪匠走了。

七

转眼间，一个月，又过去了。

春天，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

村里的乡亲们，因为整天揪心着邱儿的事，一个个都被搅的是六神无主。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那些贫瘠的田地早就撩荒了。蒿草，长的比人还高。

这时，别的村的人们，可能都在忙碌着自己地里的庄稼。而黄村的人们，却两眼茫然。

巧儿也还是没什么反应。她人到是显得比以前更加地壮实了。

这让全村的人很不满意。

邱儿娘眼望着，刚刚才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元气，现在却又开始一天天地蔫儿了下去，没了精神的邱儿，心里也是一阵阵的难过。

“娘，俺吃不消啦！”邱儿悄悄地对娘说。

“儿啊，为了咱黄村，你就咬牙顶着吧！”娘含着泪对邱儿说。

“不行啊！娘，俺真的是吃不消啦！”

“儿啊，给娘说说，巧儿都咋样俺儿啦？”

“她，她每晚都要俺死命地整她。一会儿，都不让俺歇……”

娘不说话。

“她还说，用劲儿！用劲儿！她老让俺用劲儿，可俺哪里来的劲儿呦？”

邱儿娘出了屋，把巧儿叫到自己的跟前儿，小声地对巧儿说，“巧儿啊，让邱儿歇上一阵子吧。那种事，不是光靠蛮力就能成的啊。”

“娘啊，不用力可怎么行啊？以前的鱼儿和雪儿，没能和邱儿生下娃娃来，回到娘家，多可怜啊，俺可不想学她们啊！”巧儿有些不乐意。

“用蛮力，就一准能生下娃娃？”

“娘啊，您老不知道，俺以前为啥一口气生下的都是些丫头片子吧？给您老说，也不怕您老笑话。俺以前的那口子啊，没用。每晚啊，老是嫌疼，不敢用力。还没整进去呢，就稀里划拉地全流啦。这样啊，俺生下的，只能是些丫头片子。邱儿可不能学俺以前那口子的样儿啊。”

邱儿娘觉着巧儿说的还有些道理。于是，她转身又回到了邱儿的身边。

“儿啊，坚持一下吧！”

“娘啊，俺实在是坚持不下去啦！”

邱儿娘，哭了。

又过了一个月。

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又一次开满了野花。黄河，也解冻了。可巧儿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骗猪匠急了。他带着巧儿的仨丫头，急急火火地来到了邱儿家。

邱儿闹肚子。这会儿，正蹲在院子里那间破破烂烂的茅房里翻江倒海地不亦乐乎着呢。

邱儿娘坐在院子里，无精打采地望着天，嘴里不住地叨叨着什麼。像是在祈祷。

巧儿则仰八叉地躺在里屋的炕上，似睡非睡地丢着盹儿。

“娘！娘！”巧儿的仨丫头叫喊着，跑进了巧儿的屋里。

巧儿听到喊声，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连忙搂着自己的三个丫头，不住地亲着她们那红扑扑，脏兮兮的小脸蛋儿。

“娘！娘！”

“哎！哎！”

“他叔来啦？”邱儿娘对骗猪匠说。

“来啦。大妹子。”

“快坐。快坐。”

“你坐。你坐。”

“大妹子，还好吧？”

“唉！好啥呢？不好。不好。”

“俺来看看邱儿。”

“唉！愁死人啦。”

“他大爷，来啦？”巧儿从屋里走了出来。

“哦。来啦。”

“娃捣蛋，给你添麻烦啦。”

“哎，麻烦啥呢？只要你能给咱黄村争口气，比啥都强！”

巧儿不吭气儿了。

仨丫头，嘻嘻哈哈地在院子里乱跑。

“叔。来啦？”邱儿提着裤子，懒洋洋地从茅房里走了出来。

“来啦。”

“俺。俺闹肚子。”

“哦。看你的脸色，不好的很呀。”

“俺。俺浑身没劲儿。”

“咋弄的？”

“俺。俺也不知道。”

“唉！都是咋整的吗？”

四个人，围坐在院子里的小桌边。

“俺说啊，邱儿和巧儿，你俩个是不是得另想个办法啦？”骗猪匠说。

“有啥办法呢？”邱儿娘问。

“换个姿势咋样？”

“咋换？”

“邱儿身体不太好，就让他躺在地下。巧儿嘛，就翻上来试试。兴许还有戏。”

“嗯，这倒是个办法。”巧儿高兴了。

“自古以来，都是男的在上，女的在下，这样换，怕不好吧？”邱儿娘有些担心。

“没啥不好的。时代不同了嘛。”

“不要紧？”

“不要紧。”

“那就试试？”

“试试。”

“反正咱死马就当活马医。”

邱儿娘还是满脸的忧虑。

“啊，你的都在这儿啊？”

说话间，长老走进了门。

“呦，长老来啦？”

“来啦。”

“快坐。快坐。”

“好。好。俺来呀，是想给邱儿说，刚才俺和村上的一些人在一起合计了合计，想让邱儿啊，晚上弄的时候变换一种姿势……”

“长老呀，俺们刚刚也在说这个事呢。”

“好啊。咋说的？”

“和长老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好，好。”长老问，“你们觉得换那种姿势好呢？”

“女在上，男在下。”

“哦。这个呀。”

“长老的意思？”

“俺的意思，男左女右，都侧着。”

“侧着？”

“对。侧着。”

五个人都不吭气儿了，低着头想着……

只有那三个丫头，还在院子里笑着，跑着。

“那就侧着试试吧。”骗猪匠说。

“两种姿势换着来。都试试！”长老说。

“对！都试试！两种姿势都试试！”巧儿抢着说。

骗猪匠和长老不约而同地瞪了巧儿一眼。

巧儿的脸红了。

“邱儿啊，你看呢？”

“试就试试吧。”

“好。咱今儿就这样定啦。”

“定啦。定啦。”巧儿又抢着说。

长老和骗猪匠又不约而同地瞪了巧儿一眼。

巧儿的脸又红了。

“巧儿啊，俺给你说啊，再过一个月，你要是还没情况，俺可就得换人啦。”长老说。

巧儿点点头。样子有点可怜。

八

花开花谢。

一个月，又过去了。

邱儿和巧儿，劲儿也没少出。侧着弄，仰着弄，颠三倒四，喝五么六，七上八下，可巧儿还是没有情况。

巧儿真的有点纳闷儿了。

她想，俺以前的那口子，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要多没用，有多没用。每次都是还没放进去，就稀里哗啦地完事儿了，可人家咋还就让俺一下子生出了仨来呢？尽管都是些不管用的丫头片子。

要说邱儿比俺以前的那口子呀，是要强多了。不管咋说吧，邱儿从来没有过还没进去就先不中用了的情况出现呀。每次，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小时，虽说最后的东西不太多，可也总比俺以前那口子流在俺的那里边的东西多吧？可俺咋就没反应呢？难道真是俺的那里边出了毛病不成？

巧儿从此茶不思，饭不想。

“回去吧。”长老吊着个脸，对巧儿说。

于是，巧儿很不情愿地离开了邱儿家。她又带着自己的仨丫头片子，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家。

“看来呀，是咱黄村的女人，都不中用啦。”

这是长老和骗猪匠对邱儿的情况仔细分析之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于是，长老下定决心，从今儿起，打开村门。他要从外村给邱儿寻一个女人。

骗猪匠便连夜起草了一个招聘启事。第二天，让长老看过之后，他又誊写了十几份。

准备往附近的几个村子里去张贴。

“不怪巧儿，是俺不中用啦。”邱儿对娘说。

“俺儿咋会不中用呢？”娘不相信。

“不怪巧儿，真的是俺不中用啦。”邱儿对长老说。

“俺邱儿咋会不中用呢？”长老不相信。

任凭邱儿如何解释，别人总是不相信。

口干舌燥的邱儿，没话说了。

给邱儿找女人的布告，由骗猪匠骑着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破自行车，走村串巷贴出去了。

长老和骗猪匠原先还想，这张布告贴出去以后，一定能招徕不少外村的黄花闺女。

然而，几天过去了，竟没有一个外村的姑娘前来。

这种情况的出现，令长老和骗猪匠大感意外。

“不明白！不明白！真是他妈的不明白！邱儿这个宝贝疙瘩，怎么会没人要呢？这些外村的娘们儿，真是他妈的瞎了眼啊！”骗猪匠蹲在地上，抽着旱烟，不停地嘟囔着

。

长老盘腿坐在炕上，眼睛闭着，不吭气儿。

“瞎了眼！瞎了眼！真是他妈的瞎了眼！”骗猪匠狠命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长老在炕上挪了挪身子，把头靠在了炕头的那张长条木柜上。

天，渐渐地开始热起来了。

自打开春以来，黄村就没见过一顶点儿的雨水。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草，有的已经枯黄了。

村口的黄河，也显得懒洋洋的，没有了生气。

“看来，旱魃又来了……”

村里的老人都这样说。

长老要从外村给邱儿找女人的消息，这些天，在全村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村民们议论纷纷。村子里的许多人，对长老的这种做法，很是不理解。尤其是那些家里边有闺女的人，意见就更大了。

“咱们可是黄帝的后裔啊。黄帝的后裔，咋能让一个外乡人，给咱们传宗接代呢？”

“说的是啊。这样做，岂不是辱没了祖先吗？再者说了，外乡的女人，就真的比咱村的女人能干？”

一时间，黄村乱哄哄的，说什麼的都有。

还有一些老人，趁着黑夜，揣着一迭迭的黄膘纸，悄悄地来到黄河边上焚烧……

据说，是在给老长老告状。

应该说，在布告贴出去之后，长老也曾后悔过。他甚至想让骗猪匠把那些已经贴出去的布告，统统地都给收回来。但他最终没这样做。

因为，他的确感觉到黄村现有的这些个年龄合适的娘们儿都有毛病。另外，再加上邱儿的身体又不好。他实在不敢再让村里的那些个娘们儿们糟踏邱儿了。

一天夜里，长老恍惚觉得，自己飘起来了。飘得很高很高。身下是一片大雾，什麼也看不见。

忽然，不知从什麼地方，传来了一阵“嚶嚶”声。像是谁在哭泣。

嚶嚶，嚶嚶……

声音，越来越大。

接着，一个黄色的怪物，从雾中窜了出来。一道闪光掠过，长老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怪物嘴边的两根像蟒蛇一般的胡须不停地抖动，一张巨大的嘴张开着，露出了上下两排硕大无比的黄牙。很整齐。像村子里那匹黄马的牙。

长老很惊骇……

雾，越来越浓。

怪物的头，渐渐地看不大清楚了。只有它那条丑陋的尾巴，还在迷雾中来回摇摆着。

忽然，又是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

昏暗的天空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怪物……

“哈，哈，哈……”

这个新来的怪物狂笑着。

长老看见，在这个怪物的大手上，拼命挣扎着一只大鸟。那鸟儿很是可爱，青青的身子，浅红色的眼睛，红色的尾巴，形状像野鸡。

长老觉得，这只鸟很熟悉。好像曾在什麼地方见过似的。但他怎麼也想不起来是在哪儿见过了……

嚶嚶，嚶嚶……

这个熟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长老想伸手去摸一下那只鸟，可自己的手脚，怎麼也动不了。他很焦急……

怪物将鸟的脖子扭来扭去，那只鸟扭动着身子，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哀鸣……

“嚶嚶，嚶嚶……”

看着那只鸟在怪物手上痛苦的模样儿，长老想哭。他想号啕大哭……然而，任凭他声嘶力竭，却总也哭不出声来……接着，他觉得，好像有谁把眼泪流在了他的脸上。有些痒。他用手去摸……

手上湿湿的。

没错，是眼泪。长老心想。

自己的？还是那只鸟的？

长老，睁开了眼睛……

天，已经亮了。

长老看清楚了，自己的手心上，分明留着一团鲜红的血……

长老顿觉一阵心酸。

这血，一定是那只鸟的眼泪啊。

尽管后来长老也知道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个梦。他手上的那一小团血迹，也只是他在无意中打死了一只咬过他的蚊子所留下的痕迹。但他仍然想了许多……

他不知道，自己做这个梦，究竟意味着什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麼会做这样的一个梦。但他坚信，这个梦一定是神灵在冥冥之中，对他暗示着什麼……

九

长老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梦中的那只鸟，便经常在他的眼前出现……

可是他咋也想不起来，那只在他的梦中出现的鸟，是什麼样子的了。他只清楚地记得，那只鸟凄惨的哀鸣。而且，这声音，常常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耳边响起。

“嚶嚶……”

“嚶嚶……”

恍恍惚惚。

朦朦胧胧……

几天来，村里有不少村民经常地往长老家跑。可他们来了以后，又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一个个都显得吞吞吐吐的样子。

长老是个聪明人。他想，既然你们都不往邱儿的事情上扯，我也就没必要主动往那个上面提了。于是，他也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着他们。

这些原本是想来说服长老收回在外村为邱儿找女人的念头的人，可能慑于长老的威严，最终也没敢开口。

闲聊一阵，都灰溜溜地走了。

时间又过去了几天，长老的布告，还是没有吸引来哪个外村的姑娘。

于是，村里的议论，就更多了。

偶尔在背地里，还出现了小声骂娘的人。

这种情况，在以前老长老在世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那个时候，如果发现那个人胆敢辱骂长老，是要受到“轻则竹板掌嘴，重则割掉舌头”的惩罚的。这是黄村自古到今，约定俗成的一条村规。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那些骂娘的话，传到了长老的耳中。他听了，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地暗中叹息一番……

按照黄村的规矩，凡是和邱儿在一个炕头上睡过，但没能有什麼结果，

最终被长老赶回家的姑娘，作为对她们不争气的一种惩罚，是不允许再出嫁到外村的。她们只能嫁给本村那些没用的男人。

应该说，这种惩罚，是很残酷的。

但奇怪的是，尽管惩罚是如此地残酷，但仍然不能阻止黄村几乎所有的姑娘们对邱儿的向往。她们一个个还是在昼思夜想，跃跃欲试。

也许，她们认为，自己有为黄村传宗接代的能力。因此，她们想赌一把。也许，她们认为，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去和邱儿睡上一觉，品尝一下炕上的滋味儿，也不枉自己来这个世上一遭。正所谓，过一把瘾就死。

当然，这些女人们，究竟是怎麼想的，很难有人说的清楚。

邱儿的第一个女人鱼儿和第二个女人雪儿，在被长老赶回家之后，她们不愿在村里再找男人。于是，就跟守了活寡似的，她们只能呆在家里，和自己年迈的爹娘生活在一起。

村里人，都瞧不起她们。

时间长了，家里的爹娘，也开始嫌弃她们。

鱼儿和雪儿，整日里郁郁寡欢，以泪洗面……

后来，可怜的鱼儿被她娘送到了离村子不太远的一座小庵里，出了家，做了尼姑……

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归宿。

然而，雪儿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回到家的第二年春上，雪儿就开始不断地拉血。没过多久，人就不行了。

邱儿的第三个女人巧儿，是个过来的人了。人也非常地泼辣。她什麼都不在乎。村里如果有哪个人，敢瞧不起她，对她风言风语，说三道四，她就会破口大骂，拚上命地跟别人吵。时间一长，村里的人也就不再敢惹她了。

虽说，她也是被长老赶回了家的人，但她心里始终都不服气。她甚至恨长老，她恨长老不给她时间。

长老要从外村给邱儿找女人的消息传开以后，巧儿就更加地恨长老了。

“这个老糊涂。难道黄村的女人都死绝了？屙不下屎来怪茅坑。只要他邱儿没问题，老娘就不信，俺生不下个小崽子来！”

几天来，巧儿领着自己的三个丫头，在村里，跑前跑后，不断地鼓动着村里的人，去找长老，劝说长老改变注意……

“这些天，俺天天做梦。每天都能梦到黄帝。”巧儿绘声绘色地对大伙儿说，“在梦里，黄帝指着俺的肚子对俺说，那只神鸟，就在你的肚子里。让邱儿帮你把它放出来吧。放出神鸟，黄村就有救啦……”

听的人，将信将疑。

“你们瞧瞧，你们瞧瞧……”说着，巧儿就撩开了自己的大襟衫，亮出了白生生圆鼓鼓的大肚皮。“黄帝的那只神鸟就在俺这儿。不信你们摸摸，摸摸……”

没有人伸手去摸。

巧儿有些失望。“真的。不骗你们。不信，你们就摸摸。还动呢……”

“巧儿，你就给俺死了那份心吧。”长老刚好打这儿路过，他没好气地对巧儿说。

“……大白天的，成何体统？”

巧儿不说话了。她把自己的大襟衫往裤腰里一塞，拎起自己的仨丫头，转身走了。

说老实话，巧儿对长老，虽然有些恨，但在她的心里，更多的还是怕。

没有外村的姑娘前来应征，长老也感到有些无可奈何了。这些天，那个在梦中出现的“嚶嚶……”声，不断地在他耳边回响。可那只鸟的样子，他还是想不起来。

他日夜难眠，苦思冥想……

“都怪咱黄村穷啊！”长老把全村的人都召集在村口的那间祠堂里，对大伙儿说。

“现在，俺决定，咱黄村的人，每家每户都拿出一些粮食来，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奖赏。

将来，外村的哪个姑娘来咱村和咱邱儿上炕，这些粮食就奖给她。”长老说到这儿，顿了一下。

祠堂里，鸦雀无声。

“这个事，就这样说定啦。明天晌午，大家伙儿都把粮食送到俺屋里。数量不限，每家能拿出多少，就拿出多少。老圆头，你回家再写个告示，把奖赏这个事，也写上去……”

骗猪匠老圆头点点头。

“今儿就说这么多。大家都回去准备吧。”长老手一挥，大伙儿就都散了。长老的这一招，实属无奈之举。

他知道，大伙儿现在的日子，过得都很苦。这许多年来，天灾人祸就没断过。风不调雨不顺，地里没有多少收成。家家户户也就根本没有什麼多余的粮食。可是没办法呀，为了黄村的将来，长老只能出此下策了。

黄村人是纯朴的。这种纯朴来自于他们的本能。也许这些纯朴的人自己并没有曾意识到本身的这种纯朴。他们对长老要从外村给邱儿找女人有意见，有看法，但当长老在祠堂里宣布让村里的每家每户都拿出些粮食的时候，全村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包括巧儿。

他们甚至连想都没多想就照办了。

这种服从，不，应该说是顺从，是天生的。这和黄村悠久的历史有关。数千年来，黄村的老少爷们儿们，一直都在顺从。他们认为，顺从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也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如果不顺从，他们反倒会感到不习惯。顺从已使他们麻木。

不能再给咱黄村添乱丢脸啦。这是绝大部分的黄村人在从自家拿粮食时的共同想法。

许多户人家，给自己家只留下了一点点口粮，而把大部分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有一些人家，干脆把自家的粮食，全拿了出来，一点儿都不剩下。

“咱就是吃糠咽菜啃树皮，也要给咱邱儿把女人找上啊。”村里人都这样说。

第二天，仅仅一晌午的功夫，长老的小院里，就堆起了小山般的粮食。

有玉米，小麦，高粱，还有小米……

望着院子里，这一堆堆，白的，红的，黄的……粮食，长老禁不住老泪纵横。

“这都是大伙儿的养家糊口的命根子呀……”他把邱儿娘叫到了身边，

“大妹子，回去给邱儿说，这一回一定要给咱黄村争气啊！”

交完粮食的乡亲们也都拎着空空的粮袋，眼巴巴地望着邱儿娘……

邱儿娘不住地点头，“一定，一定……”

粮食收齐了。长老叫了几个人，把这些从大伙儿牙缝里扣出来的粮食，分门别类地码好，收藏了起来。

“从今儿起，哪个外村的姑娘愿意到咱黄村来给邱儿做女人，这些粮食就归她啦……”

十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黄村的长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出的这一招，还真叫灵。

没过几天，骗猪匠就从外村领回来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可真是漂亮啊。像仙女一般的漂亮。

骗猪匠领着姑娘在黄村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美美地转了一圈，村里的人都看呆了。

姑娘叫凤儿。是骗猪匠的一个远方亲戚给介绍的。姑娘长的浑浑实实，高高大大。

一双大眼，乌黑发亮。嘴唇红红的，皮肤黑黑的，鼻子直直的，辫子粗粗的……笑起来，一对酒窝，煞是疼人。

“瞧这姑娘，浑身上下，透着股健康劲儿。”骗猪匠无不得意地对长老讲，“还是个处女……”

长老上下左右，来回打量着姑娘……脸上也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姑娘被长老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低下了头，不停地撕拽着衣角。脸上红彤彤的，更显得娇媚……

“嗯，嗯，不错，不错……”长老不住地点头。

姑娘更不好意思了……

“现在就给咱邱儿领过去吧？”骗猪匠问。

“好，好。领过去，领过去……”

说着话，长老的耳边，忽然又响起了那个“嚶嚶”的声音。长老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嚶嚶……”

漂亮的凤儿，到了邱儿家。邱儿娘高兴，邱儿更是高兴。村里人也都高兴。就连一直心怀不满的邱儿，此时也无话可说了。

安顿好了凤儿，长老亲自驾着村里的那辆黄马车，一路吆喝着，把村里人捐献的粮食，一粒不拉地送到了凤儿的娘家……

一切，都显得美好了。

黄河，也变得可爱了。

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又开满了黄色的油菜花。粗大的柿子树，又开始在微风中，摇曳着自己满身的红色……

黄村的人们纷纷来到村口的黄河岸边，给长眠在这里的亲人上坟扫墓。他们许久都没这样做过了……

黄河岸边，香烟缭绕，纸灰飞扬……

人们憧憬着，人们希冀着……

人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凤儿很能干。

邱儿家的所有活儿，她都一个人干了。从不让邱儿和她娘插手。乐得邱儿娘整天合不上嘴更……

自打凤儿进了邱儿家，长老就决定，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儿整天地往邱儿

家跑了。

让娃们轻松一点儿，不要给娃们增加负担了。长老这样想。

原本就有些张扬的骗猪匠，因为觉着自己为黄村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些天来，更是得意洋洋地在村子里转来转去。东家蹭一锅烟，西家混一碗饭，很是风光……

黄村，似乎又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平静而枯燥的日子里了。

一天晌午，忽然从附近的小庵里传出了一条令黄村人惊异的消息……

在庵里当了尼姑的鱼儿失踪了。

有人说，鱼儿是被外村的一个男人给拐跑了。还有人说，鱼儿跟那个外村的男人早就勾搭上了。后来，还怀上了人家的娃。肚子一天天的大了，结果就被庵里的主持发现了，所以，就把她给赶跑了……

一时间，众说纷纭。

其实，真正让黄村的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鱼儿的失踪。而是有人说，鱼儿怀了娃。

许多人不相信，就去鱼儿家问。鱼儿的爹娘，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只是一个劲儿地说，鱼儿早都死啦，鱼儿早都死啦……

后来，人们也就不再问了。再后来，人们就把这事给淡忘了。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关心。

其实，鱼儿自从被长老赶回家，她就已经在黄村人的心中死去了……

长老这些天在家里，只要没事，就开始想那只在他的梦中出现的鸟。可他总是想不起来那只鸟长的是个什麼样子。这令他很沮丧。

为什麼要想那只鸟的样子，他也说不清楚。只是不由自主地就会去想。

凤儿来了以后，邱儿家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屋子和院子干净了，邱儿的脸色红润了，邱儿他娘也比从前精神了。就连邱儿娘在自家院子里养的几只从来不下蛋的老母鸡，也开始下起了那种没有蛋壳软忽忽的蛋了……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凤儿是颗吉星，是个好姑娘。

凤儿也的确是个好姑娘。她起早贪黑，忙里忙外，不停地干活，她细心周到地服侍邱儿，她尽心尽力地孝敬邱儿他娘……从不叫苦叫累。

邱儿娘满意，长老满意，全村的人都满意。

“凤儿晚上哭过……”这是凤儿刚来时，邱儿娘对长老说的。“哭的声音怪怪的，俺听见啦。”

“听老圆头说，凤儿还是个没开苞的黄花闺女，第一次……都这样。过些天就好啦。”长老说。

长老说的没错。过了大概有七八天的时间，邱儿娘就再也没听见凤儿的哭声……

眼看着邱儿的脸色，一天天地红润起来，邱儿娘就彻底地放心了。她特意跑到邱儿爹的坟前，给短命的邱儿爹烧了不少的纸。

时间，就这麼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到了来年的春上，黄河慢慢地解冻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那些野花，也悄悄地绽放开了。

凤儿仍是那麽不知疲倦地忙里忙外，邱儿显得更健壮了一些。只是邱儿娘好像有了一些心思。

“凤儿咋还没情况呀？”邱儿娘对长老说。

“别急。这事，不能急。给娃们多留点时间。”长老说，“以前，咱就是

招了太急的祸啦……”

长老的话虽是这样说的，但他的心里也很着急。他甚至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凤儿是全村人用自己活命的粮食换来的。容不得任何的差错。

一年了，凤儿还没有情况，村里的不少人也开始着急了。“该不会又出啥麻哒了吧？”

巧儿不乐意了，“你们这些人就是这吊吉巴样儿。生娃是那麽简单的麽？俺那次刚和邱儿有点影儿，你们这些人就等不及啦，急死忙活地把俺给赶跑。这次，可再不能那样啦。要给凤儿时间。你们听好啦，是人家凤儿和邱儿弄事呢，不是你们这些没用的人弄事呢……”

那只鸟，到底是什麽样子的呢？

长老还是想不起来。尽管他不知道自己为什麽要时常想起这只鸟。但他知道，这只鸟对他一定很重要。

邱儿已经被凤儿养的白白胖胖的了。在外人看来，俩人相敬如宾，和和睦睦。

凤儿平时话不多，邱儿也一样。

凤儿还是那麽地漂亮，那麽地能干。只是在她的身上还没出现人们期待已久的那个情况。

为此，邱儿娘很是不安……她多少次想开口问问邱儿，但她发现，邱儿总是有意地回避她。于是，她就更加地不安……

多少年的风风雨雨，早已让邱儿明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时，他甚至恨自己来到了这个世上。给别人，也给自己增加了多少的烦恼……可这事，又能怪谁呢？怪自己的老爹吗？老爹连一眼都没看他的儿子，就死了啊。怪自己的老娘吗？老娘含辛茹苦将自己抚育成人，怎忍心怪她……

他曾经痛苦，他曾经绝望。他知道村里人对他怀有深切的期望，他也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怕自己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他怕自己扛不起那副重担……他想过，去死。也像村里的其他男人一样，双眼一闭，投入黄河……一切就都解脱了。可他又怕在阴曹地府碰见那些曾经对自己满怀期望的孤魂野鬼……

自从凤儿进了自家的门，他觉得自己有了勇气，也有了希望。他高兴过，他激动过……他又一次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黄村传宗接代。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麽容易和简单……

老天爷似乎在想着法儿地磨练着邱儿，磨练着黄村的所有人。多少年来，它总是不断地给邱儿，给黄村人出难题。一个接一个，就没停过。这次，也不例外。

凤儿有病。一种疯病。一种每到晚上看到炕，看到邱儿脱衣服就发疯的疯病。

邱儿根本就无法接近凤儿的身体……

凤儿来到邱儿家的第一天晚上，邱儿进了屋，刚准备脱衣上炕，他忽然发现凤儿躲在门后，浑身发抖。他想上去安慰一下凤儿，谁知凤儿竟大叫一声，走开！一下子把他推倒在地。

邱儿吓傻了。他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凤儿……再看凤儿……她缩成一堆，噤若寒蝉。眼睛里，充满了恐惧……邱儿想站起来，凤儿眼睛里的恐惧，霎时间，又变成了渗人的凶气……邱儿不敢动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凤儿趴在地上，哭了起来。哭的声音，怪怪的……

他们俩就这样在地上，坐的坐，趴的趴，度过了整整一夜。

“哎？你咋不睡觉？坐在地上干啥？”第二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凤儿这样问邱儿。

看着凤儿一脸的惊奇，邱儿明白了。她有病。她已经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一切了。

凤儿把邱儿从地上扶起，拍打干净他屁股上的土。然后，又把他扶到炕上，脱了鞋，让他躺下，还给他盖上了被子……

凤儿又恢复了正常。

第二天晚上，情况还是如此。这以后的几天晚上，都是一样……

邱儿想把这个情况，给娘和长老说。可看到白天凤儿忙前忙后，辛辛苦苦的样子，他又不忍心。

也许，过上一段时间，凤儿就会好了。邱儿经常这样开导自己。

白天，邱儿也曾试着问过凤儿记不记得晚上发生过的事情。凤儿说，不记得。邱儿便把晚上的事情给她讲，凤儿不信。还说他骗人。邱儿没法儿了。他只好每天晚上等凤儿睡着以后再进屋……

这样一来，凤儿不闹了，也不哭了。夜宁静了，娘也放心了……可邱儿的心病，却落下了。

他犹豫，他矛盾。他清楚，自己只要给长老把这些事情一说，凤儿就得老老实实的回家。可被赶回了家的凤儿今后的日子怎麽过呢？她家里的爹娘又该怎麽办呢？难道也像鱼儿和雪儿一样，死的死，跑的跑？邱儿不愿意这样做。可不这样做，邱儿该怎麽办呢？

邱儿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凤儿，这麽好的一个姑娘为啥会得这种病呢？他为凤儿感到不平，他为凤儿感到冤屈。可是他又没有任何办法……

娘已经有所觉察了。俺该怎麽样对娘说呢？于是，他躲避。他怕见娘。他更怕长老来……

一年过去了。凤儿的病，没有任何的好转。

能瞒多长时间，就瞒多长时间吧。邱儿这样想。

十一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村里人忍不住了。长老也忍不住了。就连巧儿，也忍不住了。

“大妹子啊，究竟出了啥问题？”长老把邱儿娘叫到了自己家里问道。

“俺也不知道……问邱儿，邱儿啥也不说。”邱儿娘颤颤惊惊地说。

“回去再好好问问邱儿。咱全村的人可都眼巴巴地看着他呐。”

邱儿娘回到了家，把邱儿叫到身边。

“邱儿啊，娘已经老啦，没几天活头啦。就算娘求你一回，给娘说实话吧……”娘说着说着，就流下了泪。

看见娘流泪，邱儿心酸了。

“娘，你别哭。俺给你说实话……”

“儿啊，全村的人都指望着你呐。都多少年啦。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流了多少泪啊……儿啊，你都看见啦。快点说吧，别再让咱全村的人遭罪啦……”

邱儿也哭了，“娘啊，你给长老说说，俺要是说了实话，求他别把凤儿赶走，就让凤儿留在咱家，给你当个女儿吧。”

接着，邱儿便一五一十地全都说了出来。

娘听了，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

“娘啊，娘啊，你咋啦？”

半晌，邱儿娘才缓过气来。

“俺可怜的邱儿啊，可怜的凤儿啊……”娘放声大哭起来，“老天爷啊，你，你咋就这麽狠啊？俺们黄村遭的罪还不够多吗？到啥时才算是个尽头啊？”

邱儿娘的哭声，引来了凤儿。凤儿吃惊地睁着那双乌黑发亮的大眼……

邱儿娘把邱儿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长老。长老话没听完，就身子一歪，滑到了地上……

嘴里，不断地往外吐白沫。

邱儿娘慌了，连忙跑到了村里，喊了起来……

“快来人啊！快来人啊！长老晕倒啦……”

呼啦啦，长老的小院里就涌满了人。人们七手八脚将长老抬上了炕。掐人中，掐人中，脱鞋子的脱鞋子，盖被子的盖被子……忙得不亦乐乎。

长老躺在炕上，一动不动……

“怕是不中啦。”有人说，“准备后事吧。”

人们又开始忙乱……

“长老！长老！”人们都在大声地叫着。

长老在炕上动了一下……

“长老！长老！”人们还在不停地叫着。

长老的嘴，张了张……

“长老啊，你想说什麼话，你就说吧。俺们都在这儿听着呐。”

长老的嘴，又张了张……

“那，那只鸟，的样子，俺，想起来啦……”

旁边的人，听不懂长老在说什麼。

“长老啊，你说啥鸟啊？”

“你，你们，听好啦……”

围在四周的人，都俯下了身子。

长老缓了缓，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

“去，去找，身子是……青的，眼，眼睛，是浅红色的，屁股，是红的……姑娘。

一，一定要……找这样，这样的女，女人，给，给，咱邱，邱，邱儿……当女……人……”

人们都在细心地听着长老的话……

四周，静悄悄地……

“这样，这样的，女人，就……就是，黄，黄帝丢的，那只……神……神……”长老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就没声儿了。

围在四周的人，纷纷跪了下来。

不知是谁先大叫了一声，“我的长老啊！你咋就这样走了啊？”，接着，哭声，便响成了一片……

埋葬完长老，村里人都自发地来到了村口的那间破旧的祠堂里。

人们默默地坐在祠堂内的青石板地上，都不说话。但从他们的眼睛中，又分明流露出有话要说的神态……

很显然，骗猪匠也感觉到了这些。他知趣地躲在犄角旮旯里，闷着头，

吧哒吧哒地抽着旱烟。

人们的目光，都慢慢地转向了他……开始，还有些游移，后来就像钉子一般定在了他的脸上。

骗猪匠的头，埋得更低了……

“老圆头，你说，是不是你害死了长老？”有人终于忍不住了。

骗猪匠浑身一机灵，头上的汗珠“嘀嗒嘀嗒”地掉了下来……

“你说话呀？为啥不说话？要不是你给长老出那个馊主意，领回来这么一个货，长老能死吗？”

“就是，要不是他，长老不会死的……”

“狗日的老圆头，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人们七嘴八舌地诉说折骗猪匠的种种不是……

祠堂里，开始乱哄哄的了。

许多年以后，巧儿说起这次祠堂里发生的事情时，还像当初一样的激动……

“那次呀，俺们为黄村做了两件大好事。这一呢，是把害死长老的老圆头，赶出了黄村。说来也怪，老圆头一走，黄村还真的就开始变样儿啦。虽说邱儿一时半会儿还没找到合适的女人，可黄村人的生活，慢慢地变好啦。这二呢，就是决定不在黄村设长老啦。俺们选了村里的四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嘿嘿，俺也是其中的一个，成立了一个村委会。负责黄村的大小事情。有事大家一起商量，一起负责。现在看来啊，还不错……”

那天，黄村的人在祠堂里，赶走了骗猪的老圆头，自发地成立了村委会之后，他们又开始仔细分析，长老临终时，对他们说的那些话……

“长老说，有一只鸟，身子是青色的。眼睛是浅红色的。屁股是红色的。他说，这只鸟，就是黄帝当年丢失的那只神鸟，让我们去找。找来给邱儿当女人。”

经过分析，黄村的人一致认为，长老说的那只鸟，实际上是一个女人。身子是青色的，就是说这个女人的身子上有青斑。眼睛是浅红色的，说明这个女人只能是外村的女人。屁股是红色的，应该是说这个女人屁股上有红色的胎记。

弄明白了长老的遗言，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女人给邱儿。让邱儿给黄村传宗接代。等多长时间，也在所不惜。

最后，巧儿提议，把有病的凤儿留下。让她给邱儿娘做女儿，负责照顾邱儿和他娘。

大家都表示同意。凤儿和邱儿，还有邱儿娘，都很高兴。

十二

黄村人的亢奋，是短暂的……

没有了长老，的确曾让黄村的人们感到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这种新鲜，令他们亢奋……

一夜之间，沿袭了数千年的长老制，就在这个古老的村庄里消失了。

黄村原有的一切，都开始坍塌……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坍塌，黄村的人，先是不安。随后又是一阵莫名的兴奋。而紧接着，便是茫然……

黄村的人开始惊慌失措。

也许黄村的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早已经不会自己管自

己了……他们懒散，他们麻木，他们需要有人来管理他们。

以前，有长老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都不需要他们来筹划，来操心。他们只需要照着长老说的做就行了。而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

长老在世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曾经厌烦过长老。可能曾经幻想过，去过一种没有长老的，全新的日子。并且，可能常常为此而激动……

但当这一切，真的都变成了现实的时候，他们却惶恐了，他们却无措了……他们没有能力去过那种自己曾经幻想过的没有长老的全新的日子。因为要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日子，必须首先要跨过黄村数千年的历史……这的确太难太难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习惯，等等等等，都已经无法彻底地改变了。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黄村人才慢慢地感觉到的。而且，他们感觉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肤浅的东西……

他们这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三代人，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地感觉到那些东西。

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

巧儿当了黄村村委会的委员，她主要负责为邱儿找长老临终时说的那个女人。这事，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没觉着有多难。可一旦真干上了，她就觉得太难太难了。

不过，巧儿不是那种怕困难的人。越困难的事情，她干起来越有劲儿。

她寻思，这事虽然难，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俺一定能给邱儿找到。

于是，她借鉴了长老从前的一些做法。比如，也请人写了一个寻人告示。可这告示写到最后的时候，她又犯了难。人家那个姑娘凭啥到咱这个穷地方来呢？以前，长老用的是给人家姑娘家里送粮食这一招。现在，黄村谁家还有多余的粮食？地里的野菜，都没有了。巧儿想啊想。想了整整一宿，也没想出个办法来。

第二天，她领着自己那三个已经长大了的丫头，把大伙儿都叫到了村口的祠堂里。

她想把自己现在遇到的困难给大伙儿说说。

她刚提到粮食两个字儿，下面就像炸了锅似的，嚷嚷开了……

“人吉巴都快饿死了，哪儿还来的粮食？”

“巧儿啊，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说出的话，也越来越难听。

巧儿的脸，涨得通红。

出现这种情况，是她始料未及的。这可是她当了村委之后，第一次召集大家在祠堂里商量事情。结果，就成了这样。以前有长老的时候，这种嘈嘈嚷嚷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现在的人们都怎么了？巧儿不明白。难道真的是因为长老不在了，大伙儿就都无法无天了？

“你们都嚷嚷个啥？俺的话还没说完呢。给邱儿找那个女人，是长老临终时交待过的事情。你们大伙儿也都亲耳听见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俺想，这个道理，不用俺罗嗦，大伙儿也都明白……”

“明白个吉巴！”巧儿的话还没说完，下面就有人骂开了，“上一次，大

家伙儿用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换回来了个啥？还不是球用不顶？”

邱儿低下了头，凤儿也低下了头……

“这一次，又想让大家伙儿拿粮食……别说现在没有，就是有，俺也不会再往外拿了。一粒粮食也不会往外拿。你们就死了那份心吧。俺娘是咋死的？是饿死的。是啃树皮，啃死的……”

下面又是一阵哗然。

草草收了场，巧儿和另外几个村委留了下来。

“大伙儿说的没错。话虽难听了点儿……”巧儿幽幽地说。“咱们黄村人的日子，的确都很艰难啊。”

“要不，咱先把给邱儿找女人的事情放一放。”长老的一个侄女泉儿说，“咱们黄村不能再这么穷下去啦。”

“那你说，咱们该咋办？”

泉儿看看巧儿，又看看其他人，“咱应该好好抓抓生产啦。让大家都把心思，用在地里的庄稼上。种好，照看好。手中有了粮，心里才不慌啊。”

巧儿眼睛亮了。“对呀，大伙儿手中有了粮食，日子就好过多啦。日子好过啦，咱还愁给邱儿引不来女人？就这么定啦，先把给邱儿找女人的事情放一放。从明儿起，大家都出工，拾掇田地，种庄稼。”

几个人又分了一下工。谁负责召集大家，谁负责准备种子，谁负责给大家分工……

如此这般安排好了，几个人这才出了祠堂的门。

黄河，是有灵性的。

七沟八梁一面坡，也是有灵性的。

黄村人，又重新操起了锄把，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耕耘。他们翻土，他们下种，他们施肥，他们浇灌……那些自觉已经没了用的黄村的男人们，在挥舞的锄把中，在辛勤的耕耘里，终于寻找回了些已被丢弃了许久许久的尊严。这时的他们，才像是一个个真正的男人。

黄河没有泛滥。旱魃也离她而去。这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

春去秋来，黄村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已是金黄色的一片。玉米熟了，谷子熟了，高粱熟了……

人们开始了收割。收割他们播种的希望。

黄昏时刻，黄村有了炊烟。炊烟中，有了笑声。笑声给黄村带来了生机……

呛呛的，有些辣眼。黄村的人流泪了……

巧儿她们把收获的粮食，留了一些在村上，当作来年种子。然后，把其余的粮食，全都分给了大家。

分粮的那天，全村人喜气洋洋。多少年了，他们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他们在那一刻，都暂时忘记了那些烦心忧虑的事情……

秋收之后，又到了播种的季节。

长老的侄女泉儿从外村借来了小麦种子。黄村的人又开始播种，播种希望……

许多年以后，黄村的人回忆起这一段时光时都说，这是黄村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人们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就连老天爷也好像开了眼，风调雨顺……

凭着黄村人的苦干和老天爷的开恩，两三年以后，黄村人的手中有了粮。他们不再为粮食而发愁了。

巧儿又开始寻思着为邱儿找那个女人。这一次，她在寻人启事上，大大方方地写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凡是符合以上条件前来应征者，黄村将奖励她一千斤粮食。

她让人把这个启示四处张贴……

然而，令巧儿意想不到的，她自以为很具吸引力的一千斤粮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一个多月过去了，竟没有一个外村的姑娘前来……

“巧儿啊，你到外边转转吧，这一千斤粮食，已经不值几个钱啦。”泉儿说，“现在外村的那些人啊，除了钱啥都不认……”

巧儿不明白，要钱有什么用？钱还能比粮食好？

巧儿是个认死理儿的人。她要到外面去看一看。看一看外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她领着自己的三个丫头出了村……

一个多月以后，巧儿回来了。

她对泉儿说，没钱，真不中。于是，她就领着村里人种粮卖粮，养猪卖猪……她要挣钱，为黄村挣钱。

两三年，又过去了。

黄村，有了钱。黄村人的手上，也有了钱……

巧儿在那份寻人启示上，写下了五万元的重赏。

告示，又一次贴出去了。

望着告示，有了钱的黄村人暗中嘀咕，五万元太多了吧？那些钱，可都是大伙儿一分一文挣来的。你巧儿凭啥就那么大方呢？

说归说，嘀咕归嘀咕。大家也还是盼着早日能给邱儿找到那个女人。

黄村，热闹了。

前来领那五万元奖赏的外村的女人越来越多。可巧儿她们又犯了难……

“咱咋样才能认定哪个女人，是咱要寻找的那个女人呢？”巧儿说，“咱总不能把每个女人的衣服都扒开了看吧？”

“还是先看眼睛吧。长老不是说，那个女人的眼睛是浅红色的吗？”泉儿说，“谁的眼睛是浅红色的，咱再让她脱衣服……”

“只好先就这么着吧。”巧儿说。

邱儿的老娘，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身体还算结实。这也多亏了凤儿的照顾。邱儿也快四十了。这是一个如狼似虎的年龄。

这些年来，黄村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邱儿也变得很强壮了。只是凤儿的病，还那样儿。估计是好不了了。凤儿还和邱儿睡在一个炕上。邱儿睡一边，凤儿睡一边，各人盖各人的被子……

邱儿常常冲动。

望着凤儿依然漂亮的脸蛋儿，鼓鼓的胸脯，浑圆的屁股，他总有一种想摸一摸的欲望……但他不敢。他怕凤儿犯病……

凤儿，还是不爱说话。一双大眼，还是那么地乌黑发亮。在长老去世的那天，她相信了自己有病。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那样的一种怪病。有的时候，她也会产生一种令她焦虑不安的冲动。但只是一瞬间……

这些天来，不断有外村的姑娘前来看邱儿。凤儿的心里，竟有了一丝丝的不快。她也觉得奇怪，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巧儿和泉儿这些天为了给邱儿找那个女人也忙得不可开交。村子里的其

他事情，都交给了另外的两个村委。

可是找来找去，她们也没发现一个姑娘的眼睛真正是浅红色的。来的这些姑娘们，她们的眼睛，不是自己用手硬揉成了浅红色的，就是她们故意染上了眼病。要不，就是使劲儿的流泪，让自己的眼睛发红……

看到这种情况，巧儿和泉儿哭笑不得。

“这些个女娃，咋就这麼精明？为了这五万块钱，啥招都用上啦。”

不管怎麼说，长老临终时说的那个女人，还得继续寻找。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当巧儿和泉儿正忙着寻找那个女人的时候，黄村又传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早年的那个失踪了的鱼儿，出现在了附近的某一个村里。据说，有人看见了。鱼儿长的白白胖胖。

身边还有两个一般大小男娃和女娃，有个十来岁的样子……

这让黄村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说不定啊，邱儿也跟咱一样，是个球用不顶的歪把子。”有人说，“人家鱼儿跟了别人，咋就能生呢？咱现在这样给他寻女人，到时还不定是啥样子呢。”

“说的也是啊。邱儿的吉巴，弄不好，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人们从鱼儿议论到雪儿，又从巧儿议论到凤儿。他们对邱儿产生了怀疑。这是黄村的人第一次对邱儿产生怀疑。

十三

邱儿身上的光环，开始在黄村人的眼睛里消失。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对邱儿验明正身……

其实，对于邱儿，最有发言权的是巧儿。她认为，邱儿应该没有什麼大的问题。于是，她总是为邱儿辩解。可她的话，竟没有多少人相信。巧儿很生气。

“反正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长老说的那个女人，邱儿他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让咱村的女人都去和他睡上一觉，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用……”有的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尽管巧儿极力反对。但这个建议，还是得到了黄村大部分人的赞成。这其中又多数是村里的那帮女人。

长老没有了，黄村有钱了，可这人却变得操蛋了。为什麼呢？巧儿不明白。

见巧儿还不表态，有几个娘们忍不住了，“巧儿是舍不得邱儿吧？咋啦？你和他睡啦，舒坦啦，就不让俺们也和他睡睡啦？”

“扯你娘的吉巴蛋！”巧儿火了，“俺和邱儿睡啦咋啦？眼红啦？谁让你娘的男人不中用呢？少在俺这儿飘杂话。俺见的多啦。你们以为，没了长老，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啦？别她娘的，给鼻子上脸。老娘俺，可不尿你那一壶。”没人吭声了。

“大伙儿听俺说两句……”泉儿站了起来，“有人说，邱儿不中用啦，这事啊，巧儿最有发言权啦。你们还信不过巧儿吗？这些年来，她给咱黄村干了多少事？大家不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吗？她可是一心为咱黄村着想啊。邱儿的事，就听巧儿给咱安排吧。”

“反正邱儿又闲着没事，让咱村那几个丫头试试，有啥不好？说不定还真能整出些名堂来呢……”有人又开始嘟嘟囔囔。

“好吧，让俺们几个先商量一下。今儿先散啦。”泉儿对大伙儿说。

“别忘了，你们这几个人，可都是俺们大伙儿选出来的……你们可不是长老。”有人还在不依不饶。

众人散了，巧儿和泉儿她们来到了黄河边上。

对于邱儿的事，她们几个村委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们想念长老……

长老的坟头，已长满了野草。看得出来，已经很长时间没人过来了。有些荒凉。

也许人们早已淡忘了他。也许人们还有些恨他。

“要不，就让咱村的那些姑娘娃们去试试吧。”泉儿说，“咱也继续给邱儿找……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找到的事。”

“那就试试吧……”巧儿同意了。

巧儿和泉儿她们把长老坟头上的野草扒干净，就转身往村里走去……

已经是深秋季节了，西北风刮的人冷飕飕的。远远望去，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已是一片肃杀的景象。野草，黄了，枯了……柿子树，红得已经发黑了。

她们沿着梁上的羊肠小道走着……这条路，她们太熟悉了。然而，就是这条她们再熟悉不过的小道，竟让她们大吃了一惊……

记不清楚是谁先喊了一声，你们看，坡底下，那是个啥东西？然后，她们就一起往下看……

巧儿说，“好像是棵树……”

泉儿说，“没错。是树……”

于是，她们就来到了坡下的那棵树旁。

这棵树，非常粗壮，她们四个人手牵着手，还抱不拢这棵树……树身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洞。从洞里向上望去，能看见蓝天……树是空的。它只靠着一张皮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是槐树。”泉儿说。

“是柏树。”巧儿说。

树太高，她们无法断定。

“你们以前见过这棵树吗？”巧儿问。

“没有。”

“没有。”

“俺也没见过……”巧儿说，“奇怪，这么大的棵树，咱们咋能都没见过呢？”

“以前，也没听长老说过……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棵树。”泉儿说，“要不，咱去问问村里人吧……”

“你们看看这棵树有多大岁数啦？”巧儿问。

“能长这么大，最少也得五百年。”泉儿说。

回到了村里，她们几个几乎问遍了所有人，都说没见过那棵树。她们先是不解。然后，就是惊讶……

“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咋可能？”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的人就都去看那棵树了。

那棵树，在正午的时刻，哗啦一声倒了下去。

粗大的树干，被摔得四分五裂。

人们这时才看清楚了，是柏树。

这棵树的来历，成了黄村的又一个谜。

至今，也没人能说得清楚……

淡忘，是黄村人的一个特性。正是有了这个淡忘，黄村人也才能历经磨难而不死，顽强地生活到今天……

巧儿她们从村里选了一个姑娘，准备给邱儿送去。邱儿娘没什么意见。她也希望邱儿能试试。邱儿的态度，有点儿暧昧。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半推半就的样子。麻烦出在了凤儿的身上……

那天早晨，巧儿领着村里的那个姑娘，进了邱儿家的门……

邱儿还在屋里睡觉。邱儿娘起来了，坐在炕上，纳鞋底儿。凤儿也起来了，正在院子里撒水扫地。

“凤儿，你娘起来么？”巧儿问。

“起来啦。在屋里呢。”凤儿说。

“娘，俺给咱邱儿领来了个女子……”巧儿说着就进了屋。

“巧儿来啦。快坐，快坐……”邱儿娘放下了手中的鞋底，下了炕。

“这女子俺给邱儿留下啦。俺走啦。”

“不坐坐啦？”

“不啦。俺还有事。”说着，巧儿就要出门……

凤儿不知道啥时候站在了门口。背朝着亮光……

“把这女子带走！”凤儿的声音很低。

巧儿和邱儿娘都听见了，吓了一跳。

“把这女子带走！”凤儿的声音，大了一些。

“凤儿啊，俺娃咋啦？”邱儿娘问。

“把这女子带走！”凤儿几乎是在喊了。

“凤儿，你咋啦？”巧儿问。

“不带走，俺把她杀啦！”因为背对着光，凤儿脸上的表情，无法看清。她的身子在不断地颤抖。

“俺把她杀啦！”

“怕是病又犯啦。”邱儿娘悄悄地对巧儿说。“还是先把那女子带走吧。凤儿犯起病来，说不定，真的会把她杀啦……”

巧儿也有些害怕。她连忙领着那女子走了。

巧儿走出了门，凤儿又拿起了扫把继续扫地……

“凤儿啊，俺娃咋啦？”邱儿娘试探地问。

“娘啊，巧儿她，不听长老的话。”

“凤儿啊，俺娃还记得刚才的事？”

凤儿点点头。

“俺记得。”

后来，巧儿和泉儿，又给邱儿领来了一些村里的其他姑娘，但无一例外地都被凤儿赶了出去。

巧儿无法了，泉儿无法了，邱儿娘也无法了。村里的人更无法了。另外，再加上巧儿本来就不同意这事儿。所以，让村里的姑娘和邱儿试试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很长时间，邱儿娘又一次问凤儿，为啥不让村里的女子进屋？凤儿说，俺梦见长老，长老再三叮嘱俺照顾好邱儿，千万不要让村里的这帮女子

们糟踏邱儿。他告诉俺，他说的那个女人，一定能找到……

邱儿娘听了，也就不说啥了。

十四

天地玄黄。斗转星移。

十多年匆匆地过去了……

在差几个月，邱儿就五十了。长老说的那个女人，还是没有找到。巧儿她们还在找。

当然，奖赏的钱数，已从当初的五万，长到了今天的五十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邱儿娘又常常对人说，俺生邱儿的时候，梦见了一条龙……可后来，不知咋的，它就变成了一条毛毛虫……村里人总是面无表情地听她叨叨这句话。听完了，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应该说，这十多年，黄村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家都盖了新房。黄河岸边，建起了防洪堤坝。七沟八两一面坡上，也修上了梯田，还开了渠，引上了黄河水。生活富裕了，黄村人的思想，却又好像回到了从前。他们更加地渴望邱儿能给他们传宗接代。

他们自愿捐资，重新修好了村口的那间破旧的黄氏祠堂。在祠堂内，供起了自己的祖先黄帝。他们还把那些凡是他们能记得起来的历代长老，也都请进了祠堂……祠堂里，整日香火不断，供果不绝。

但这一切变化，都不能掩盖黄村的衰老。黄村是真的衰老了。在黄村，小孩儿的哭声和笑声，早已经灭绝。举目望去，一片白发苍苍……人老了，岁月也老了。就连在村口流过的那条黄河，也变得阳痿不坚……

在整个黄村，唯一能让人感受到的一点朝气，是依然漂亮的凤儿，是凤儿脸上那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凤儿没有变。她还是那麽地年轻，那麽地漂亮……

前些天，有人翻地，从地底下翻出了许多的盆盆罐罐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石头。盆盆罐罐上，画着许多鱼儿的图样和人的图样。石头上刻着一些棒槌形状的图样……

村里的许多老人，都来看了。

“这是咱黄村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有人说，“这石头上刻着的图案，就是男人的吉巴。咱黄村的老祖宗崇拜这个……他可是咱黄村人神物啊。想当年，咱们的老祖先黄帝就是靠着这个神物，硬是在这儿，尿出了一条黄河……”

于是，许多人便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抱了起来，恭恭敬敬地送进了村口的祠堂中。

难道真是报应？当年老祖宗崇拜的神物，而今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人们想不通。

“唉！真是羞先人啊！这几十年……”

秋天就要过去了。说话间，冬天就要来了。人们收获了，人们播种了……至于收获了什麼，播种了什麼，人们已经不去想它了。

巧儿的仨丫头，都长成了大姑娘。前些年，一个个都嫁到了外村。而且，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巧儿当上了外婆。这几个丫头，都还孝顺。隔三差五地常回来看她。丫头们要把巧儿接到自己家，巧儿死活也不去。她说，长老的心愿，俺还没替他了了呢，咋能走？丫头们知道娘的脾气，也就不再强求

了。

这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巧儿正睡着，就听见有人敲她家的门。她披了一件棉袄，下炕把门打开。

“巧儿啊，快看看去吧。鱼儿回来啦。”泉儿说。

“鱼儿？”

“是鱼儿。”

“就是前些年失踪了的那个鱼儿？”

“对呀。就是那个鱼儿。还带回来了一个大小伙子和一个大闺女。说是她的儿和女……”

“走！看看去！”

巧儿关上门，就跟着泉儿走了。

鱼儿的老爹老娘，也已经八十来岁了。这会儿，哭的是昏天黑地。鱼儿带着俩娃，跪在地上，也哭得是死去活来……

鱼儿家围了许多的人。个个也都是泪流满面。

“爹，娘，俺公公婆婆都死啦。娃她爹也不在啦。俺就回来啦……爹，娘，俺对不住你啊！”

“鱼儿啊，俺可怜的鱼儿啊。是娘对不住你啊。”说着，娘儿俩就抱头痛哭……

天，已经大亮了。太阳，也顺着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爬了起来。一层淡淡的晨雾，铺展开来，笼罩了黄村。

新的一天，就这麼开始了……

也就在这一天，身体一直都很健壮的凤儿病倒了。发高烧，昏迷不醒。邱儿急得手足无措。邱儿娘更是着急得不得了……

巧儿给凤儿请来了郎中。郎中把了把凤儿的脉，开了几副药。什麼话也没说，就走了。邱儿娘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怕是不中了吧？”邱儿娘问巧儿。

巧儿摇摇头，也不知道应该怎麼回答。

凤儿吃了郎中开的药，还是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整天昏睡。不吃不喝，不拉不尿……

下雪了。雪很大。黄村的人，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麼大的雪了。刚刚一会儿的功夫，地上就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雪。白生生，亮晶晶的。

凤儿，继续昏睡……

大雪，仍在下着……

就在邱儿五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早晨，连着下了好多天的大雪，终于停了。久违了的太阳也露出了头。

邱儿睁开了眼睛，他忽然发现凤儿也睁着那双大眼静静地盯着他看……邱儿惊得差一点叫了起来。凤儿好像笑了。而且，笑得很甜……

“娘，娘，快来呀，凤儿醒啦。凤儿醒啦。”邱儿大呼小叫。

邱儿娘听见了，她颤颤巍巍地进了屋。

“娘……”凤儿躺在炕上，轻轻地叫了一声娘。

邱儿娘摸着凤儿的脸，连声应着，“哎，哎，俺凤儿醒来啦……”

就在这时，邱儿又一次惊叫起来，“娘，你快看凤儿的眼睛……”

“凤儿的眼睛咋啦？”娘问。

“凤儿的眼睛，变，变红啦……”

“红啦？”

邱儿娘仔细看了看凤儿的眼睛，“是有些红啦。”说着她伸手去摸了摸凤儿的额头，不烧了……“怕是前些天发烧给烧红的吧……”邱儿娘嘟嘟囔囔。

“娘，你真是不明白啦？”邱儿有些着急。

“俺不明白啥啦？”

“长老以前说啥啦？”

邱儿娘忽然反应了过来，“邱儿啊，你是说……”

“娘，俺是说，凤儿可能就是长老说的那个……”

凤儿哭了，“娘，俺又梦见长老啦……”

“凤儿啊，快给娘说说，长老都给你说啥啦？”

“他说，俺就是他让找的那个女人。还说，俺的前身是一只鸟……娘，你把俺的衣服脱了吧，你和邱儿都看看……看看俺的身上有没有那些东西……”

邱儿娘连忙把屋门关上，又让邱儿给炕里再加了些秸秆。屋子变得暖和了许多……

邱儿娘，把凤儿的衣服脱了下来。邱儿和他娘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凤儿的后背上，有着一块大大的青斑。再往下看，凤儿的尾巴骨上，分明有一块鲜红的胎记……一切都如传说中的一样。

这是邱儿第一次看到凤儿的身体。那麽美丽，那麽迷人。邱儿想哭，想号啕大哭。

可他却怎麽也哭不出来。他感到委屈，无法言语的委屈……

“蚩尤死啦。被黄帝杀啦。长老说的。”凤儿穿好了衣服，坐了起来，“长老还说，俺以前的那个病，是蚩尤让俺得上的。现在蚩尤死啦，俺的病也好啦……”

邱儿娘不住地点头……

凤儿就是长老说的那个女人。这个消息，很快地就传遍了整个黄村。

人们喜不自禁，奔走相告……

十五

凤儿的病，真的好了。她和邱儿第一次睡在了一个被窝里。两个人，都是赤条条的。

邱儿也是第一次真正地感到，自己是个男人。他把凤儿紧紧地紧紧地拥在自己的怀里，感受着凤儿的每一寸肌肤。凤儿在邱儿的怀里像一团水。一团柔柔的水。他们就这样拥着，抱着，……

最后，邱儿觉着，自己在凤儿的身体里，撒了他有生以来最痛快，最酣畅，最淋漓，最幸福的一泡尿。就像黄帝当年这里撒的那泡尿……

第二天，一大早，凤儿仍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她又开始忙前忙后，劈柴挑水，打扫院子……

正干着，巧儿和泉儿来了。

“凤儿啊，昨晚儿咋样？”

凤儿低下头，只是笑。笑得很甜，很甜……

巧儿，也笑了。

泉儿，也笑了。

太阳，升起来了。

邱儿娘，也带着笑容，安详地走了……

这一天，恰好是邱儿五十岁的生日。

五十年了，五十年了，五十年了啊……

“看样子，明年开春，咱黄村就有后啦……”村里人又自发地聚到了村口的祠堂里。

“可不是吗？咱们黄村的劫难该结束啦……”

“等了五十年啊，不容易，不容易啊！”

“是啊！是啊！”

“咱们给咱等了五十年的娃起个名儿吧？”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大家听了，都说好。

于是，所有的人，都开始想……

“叫黄河儿吧？”

“不好，还是叫黄土儿吧。”

“叫黄五儿吧？”

“不好，还是叫黄半儿吧。”

人们七嘴八舌，嘈嘈嚷嚷，不亦乐乎……

祠堂里，欢声笑语，热气腾腾……

“哎，哎，哎。都别嘈嘈啦。俺咋觉着，有点儿不对劲呀……”有一个女人，跳到了黄帝的塑像前，大声说道。人们定睛一看，原来是鱼儿。

“有啥不对劲？别发神经啦。”

“俺没发神经。”鱼儿说，“俺清醒着呐。你们说说看，邱儿他到底姓啥？”

鱼儿的这话，就像一声惊雷。刚才还嘈嘈嚷嚷的祠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人们呆若木鸡……

“这个问题，俺都想了几十年啦。俺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问你们这个问题……”鱼儿说。

“是啊。邱儿他，姓啥呢？”

“俺记得，他好像不姓黄……”

“不姓黄？他不姓黄，那他娃，也就不姓黄啦？”

“日他妈！这麽说，咱这几十年算是胡折腾啦！”

“胡折腾！胡折腾！”巧儿说。

“胡折腾！胡折腾！”泉儿说。

祠堂里的黄村人，顿时，就像泄了气皮球，霜打了的傻瓜，瘫坐在了地上……

“哈哈……”鱼儿怪笑着，离开了祠堂。

“决口啦！决口啦！”就在鱼儿刚刚离开了祠堂，就有人惊叫着，跑了进来，“不好啦！黄河决口子啦！黄河决口子啦……”

“决你娘个屁！大冬天的，黄河咋会决口子？”

正说着，人们就听见祠堂外，传来了一阵阵骇人的轰鸣声。透过祠堂的大门，向外望去，黄河，正翻滚着可怕的浊浪，呼啸着朝黄村扑来……

“看来，这次黄村是在劫难逃啦。”这个声音阴森森的，像那个早已被赶跑了的骗猪匠的声音。

1999/11/18

做个好梦

文/五朝
序

明年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许多人都管她叫“千禧之年”。什么叫千禧年，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明年是十二属相中的龙年。也就是说是我的本命年。

据说，一般的俗人大都会在自己的本命年到来的那一刻发疯，所以俗人们但凡到了本命年的时候都要给自己的腰上系一根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送的红腰带以躲避“疯魔”的光顾。这里不分什么男女老少，贵贱尊卑。是真还是假，我不知道。但有一句俗语好像是这样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还是谨慎点好，早作些准备，防患于未然。否则，一旦要是真疯了，就不太好了。

岁月如歌……靠，怎么会想起这词儿？啊呸！说话间就要进入我的第三个本命年了，而我的红腰带却至今还没有着落。会有人送我一根红腰带吗？也许会有，也许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就意味着我在明年随时都可能发疯。想想都禁不住毛骨悚然。唉！人活到这个份上，除了独自向隅而泣之外，还能干什么呢？那就等着发疯吧。

不过，现在我还没有疯。真的。当然，不是不疯，只是时辰未到而已。那么，趁着现在我还没有发疯，我得赶紧料理一下自己的“后事”。首先我得对自己的前半生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回顾。卢梭对我说，敞开你的心灵，我相信没人敢说他比你强，尽管你最后疯了。大概就这意思。当然我不是卢梭，我只是我，一个明知道自己就要发疯而又无可奈何只有静等着发疯的俗人。

时间不多了，闲话少说，现在就开始。像所有的伟人们写自己的《回忆录》一样，我也得从小时候说起。

真丧气。我出生的时候，为什么就没发生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呢？为这事我曾经耿耿于怀了许久。我不止一次地问过母亲，生我的时候，您没做过什么梦吧？譬如梦见霞光万道，譬如梦见祥云缭绕，譬如梦见天女散花，譬如梦见嫦娥奔月什么的。母亲的回答总是令我失望，我梦见了一个脏兮兮的叫花子，饿得皮包骨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常常想，您老就是梦见顽石迸裂也好啊，没准儿我还能成一孙猴子。可埋怨归埋怨，既然来到了这个人世间不管怎么说总得活下去呀。

那就活吧。母亲梦见了一叫花子，于是生下了我。那么也就注定了我这一生艰难坎坷，而且，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哪怕是一点点。虽然我常常心有不甘……

我的出生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尽管后来有朋友曾经讨好般的提醒过我，你母亲当时梦见的该不会是济公大师吧？我勃然大怒，扯淡！就是济公又有什么好？脏兮兮的一个和尚，整天装神弄鬼骗吃骗喝，还不能娶媳妇。朋友闻言只好闭嘴，不再提这事。

“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在说一个伟人，与我毫不相干。虽然有时我也很嫉妒，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出生的时候是东方黑太阳落呢？这

一点，连我母亲也无能为力。

不说了。我出生的这一段省略。

二

自从记事起，感觉除了有一些现在看来非常廉价甚至无耻的欢乐（比如不知道已经输了多少次最后终于有一次赢了别的小孩几张捡来的脏兮兮的烟盒叠成的三角。比如趁杂货店里的老头打瞌睡时偷偷摸摸地拿走人家一只已经烂了一半的苹果梨之类的水果跑到没人的地方狼吞虎咽。比如在建筑工地的土堆上挖一个很深的小坑挖好后给坑里撒上尿然后在坑的口上放几根小木棍小木棍上铺上一张纸再用土把坑口精心地掩盖起来然后就躲在一边紧张地等待着希冀着能有人一脚踩进我设计的这个陷阱……）之外，我便只有恐惧。在学校，我恐惧老师的教鞭。在家里，我恐惧家长的巴掌。在街头，我恐惧痞子的拳头……

总之，在那些日子里我的阳光并不灿烂，因为生活中有许多许多的恐惧，令我胆战心惊。可能叫花子都这样吧。由此我可以断定，王朔绝不是叫花子的命，姜文也不是。

所以他们才会感到自己的日子是阳光灿烂的。靠！他们为什么不是呢？太不公平。

后来，我慢慢的长大了，从前的那种恐惧感自然也就少了许多。然而，代替恐惧的却是愤怒。至于愤怒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而愤怒，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有些似是而非。

再后来，我终于长成大人了，愤怒也渐渐的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又是恐惧，像是一个轮回。不过，这时的恐惧已经没有了具体的目标。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有些神经质。

三

这孩子真聪明。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对我或者对我的老师和家长说过这样的话。

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但我也时常问自己，我真的很聪明吗？如果我聪明，老师为什么还要用她的教鞭敲我的头？如果我聪明，父亲为什么还要用他的巴掌扇我的脸？如果我聪明，为什么痞子还要用他的拳头捶我的背？他们是想让我变得更聪明么？

就这么想着想着，我就长大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真的觉着自己聪明了，而且聪明的一塌糊涂无与伦比。

于是恐惧便离我远去。我开始学会了愤怒。愤怒又让我变得更加的聪明。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低级庸俗乏味荒唐的世界。我坚信自己应该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我常常想，我之所以来到了这个肮脏的世界，一定是肩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说白了，我就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

多少次我在睡梦中幻想着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情不自禁便开始持续的梦遗。当然，为此我也曾感到过羞愧。羞愧却又让我再一次觉得了自己的伟大——我还会羞愧，你们谁会？伟大的我再也不能容忍周围的一切，包括空气。我再一次选择了愤怒，歇斯底里般的愤怒。

四

记得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的一次愤怒竟使得我的同桌一位娇小的女孩撒了一裤子的尿。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在某一个广场上，我的脸扭曲着，颤抖着，可能五官都已不再原先的地方了。

我暴跳如雷，我怒发冲冠。她呆呆地望着我，眼里充满了一种我当时认为是崇拜的目光，像那些狂热的教徒们见着自己的偶像时眼里所特有的那种炯炯目光。当然，她并不这么认为。后来她对我说，她的眼里只有恐惧。可我还是宁愿相信我当时的感觉。我认为恐惧和崇拜没什么区别。

她的嘴张的很大很大，脸惨白着，连嘴唇都已经开始发白了。她用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觉得，她是想吻我，想热烈地吻我，她的浑身在剧烈地颤抖。我想，她一定是在努力地克制自己。许多年以后，就此事我曾问过她。她对我说，那时的她并非是想吻我，而是想咬我，像母狼一样狠狠地咬我。因为那时的我令她感到了极度的恐怖……知道吗？我都被你吓尿裤子了，她说。听了她的话，尽管我觉得很失望，但那次的情景，至今仍令我陶醉。也就是从那儿以后，我更加丧心病狂地愤怒。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更忘了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叫花子。

五

又到了一个轮回。我已经不再年轻，从前的那种令人亢奋的愤怒，悄悄地离我远去了。我又一次开始了恐惧。

我不知道恐惧什么，但我还是恐惧，甚至比儿时的恐惧更加地恐惧。我开始谨小慎微，我开始循规蹈矩，我开始唯唯诺诺，我开始哼哼唧唧。因为我虽然不知道我到底恐惧什么，但我能意识到我现在所恐惧的东西一定是致命的。它虚无飘渺，但却实实在在。

它像雾像风，但却随处可见。

我回到了原形，一个叫花子的原形。当我发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便又一次感到了恐惧。也许我是在恐惧着一个撒旦，为此我不敢看自己的影子。也许我是在恐惧着一个“心魔”，为此我不敢看自己的眼睛……我恐惧的太多，但都有些似是而非。于是，我困惑。我究竟在恐惧着什么？我想去问我的父亲，然而，我的父亲已经故去，我怎忍心让父亲早已困倦的灵魂得不到安息？我想去问我的母亲，然而，我的母亲已经年迈，我怎忍心让母亲已经寂寥的晚年得不到安度？那么，我该问谁？

古人说，胜人者英，胜己者雄。我既胜不了人，也无法胜己，所以，我今世也就不可能成为英雄。既然今世成不了英雄，就还不如去独自发疯。没准儿，这一疯还能疯出个枭雄来。曹孟德不是说过，男子汉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么？那就惶惶不安地努力着去遗臭万年吧。尽管很无奈。

不管怎么说，我还得活着。虽然很累，虽然明天我可能就要发疯……

跋

大街上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迎接那个千禧年的到来开始张灯结彩了。浪漫的情人们也开始忙着为自己的婚礼精心设计了。更有凸着大肚子的少妇努力着为自己未来的宝宝能出生在千禧年到来的那一天而精打细算……

为他们祝福。做个好梦吧，去梦见霞光万道，去梦见祥云缭绕，去梦见琼楼玉宇，去梦见蓬莱仙阁……只是别再梦见叫花子。

做个好梦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的经验，一个即将发疯的人的经验。听不听由你……

1999/12/08 匆匆

